

施公案全傳

文傳卷一

上海

文 明 書 局 印 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8263B

施公案六傳 卷一

第一回 賀人傑奉命接慈親 關小西無意逢強寇

前集書中說到大鬧殷家堡，殷龍知事不了，去請朱光祖說和，將殷賽花配賀人傑，借此贖罪。後來奉施公允准，着令先行納聘，待賀人傑弱冠之後，再行迎娶，因此兩處罷兵。關小西計全仍押解餉銀，前赴京師交兌。黃天霸等當亦撤營回淮，各守職任，這也不必細表。如今且說賀人傑，自離山東已經三載，這日忽想起他的母親來，在前本有書信寄回山東，接他母親到淮安居住，他母親因他不會代朝廷立過功勞，居心要人傑在面前立些大功，將來再討一房家小，然後再去淮安，故此他母親不會來。現在賀人傑思念不已，這日便與黃天霸說道：叔父嬌母在上，姪兒有件心事，要與叔父嬌母商議：姪兒自從前奉了母親之命，到此投奔叔父，蒙叔父嬌母不棄收留，撫如己子；又蒙大人破格看待，賞了官職，今復蒙叔父嬌母及大人等成全，給姪兒定下這婚事，嬌母叔父的恩德，固是感謝不盡！但是母親遠在他鄉，姪兒一別三年，實在思念得極，意欲回去一走，看看母親精神如何，稍盡爲子之道。請叔父給姪兒在大人前請三個月

的假，不知叔父意下如何？黃天霸道：這是賢姪的孝思，回籍省親，自是正理，愚叔明日的假，當代賢姪在大人前請假便了。但有一件，你母親遠在山東，賢姪又不免思念。最好一勞永逸，賢姪此去，就將你母親接來，在此居住。賢姪既可朝夕侍奉，況賢姪現已定姻事，兩三年後，便要完娶，一家團聚，何等好呢？人傑道：承叔父教，何敢不遵，但恐母親不肯前來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天霸道：這倒不難，就說是奉了大人之命，特地着你回籍迎親，以盡子職。你母親聽了這話，必然肯來的人。人傑聽了，這才大喜道：明日便請叔父於大人前代請假便了。黃天霸答應，次日到了轅門，見著施公，便將賀人傑思念慈親，欲請三個月省親的假，與施公稟明。施公當下說道：難得小孩子不忘孝道，本部堂自應准許。但本部堂之意，母子各住一方，彼此究竟心懸兩地，不若趁此就將他母親接到此地，也不致懸念兒子。而況人傑既在本標，又不能常離職守。如此辦法，到覺一勞永逸，母子團聚，何等不好呢？黃賢弟你看如何？黃天霸道：承大人格外恩典，此是極好的了。副將回去，當將大人恩典告訴人傑，叫他遵大人的命，去接他母親便了。施公點首。黃天霸退出，當即回衙。賀人傑迎接進去，叔姪坐下，天霸便將施公准假省親，並著令迎養的話，告訴人傑。張桂蘭一聞此言，當下喜道：既蒙大人恩典，著令賢姪回去迎

養你母親到來，這便是好極了。賢姪一面回去，咱就一面收拾後進房屋，專等你母親到此居住，咱妯娌兩個便可朝夕暢談。賀人傑道：雖承叔父嬌母如此厚愛，不免要攪擾叔父嬌母了，只得隨後等姪兒稍有寸進，再爲報恩罷。張桂蘭聞言大笑道：到底是要討老婆的人，也會說這樣的客氣話了。而況你叔父與父親如同親骨肉一般，咱與你母親也同親姊妹一樣，一家人有什麼攪擾？你今日說了這話，你想可臊皮不臊皮麼？咱嬌子大膽喊你一聲孩子。黃天霸聽說也是大笑。只見賀人傑把個小白臉兒臊得通紅的，坐在那裏一言不發。張桂蘭復又笑道：見了咱不過說了這兩句話，你就臊得這樣，將來討老婆的時節，要被人家鬧起新房來，還不知要怎樣害臊呢！算了罷。賀人傑這纔跔起來，自去料理。過了一日，次日卽到漕督衙門稟謝。施公又將他傳進，吩咐許多話，叫他趕緊將他母親接來，聽候差使。又叫施安在賬房內取一百兩銀子賞他，做往來盤費。賀人傑再三不肯領，施公命他收下，人傑不敢再却，只得收下，又與施公重謝了恩。這纔帶著銀子退出。回見天霸，便將施公賞給盤費的話，告訴了一遍。天霸也自然感激。此時同寅各人俱已知道，大家就來給他餞行。郝素玉因關小西解餉未回，不便請他筵宴，只得送了幾樣菜，又買許多土產送給他母親。賀人傑不敢推却。

只得通收了；又去各處辭行道謝。黃天霸也送一百兩銀子與他作盤費的，又派了四名護勇同他前往，隨後好送他母親到淮。諸事已畢，這日賀人傑即拜辭了黃天霸夫婦，帶著護勇回奔山東。暫且按下。再說關小西計全等，將餉銀押解來京交兌已畢，領了回批，即便出京，仍回淮安供職。沿途上早行暮宿，渴飲飢餐，一路直至山東交界，到處聞說這兩省界內，出了一個採花大盜，鬧得不成樣子，便是各地方官妻妾，也有被他奸淫的，拐去的。所以由天津至山東，無論軍民人等，個個知道，大街小巷無不紛紛傳說。就便這樣嚴拏的緊，那強盜還是照樣行事，不但不能將他擒獲，連他的那個影兒，終不曾瞧見一面。以致日久了，那些被害之家，反而不疑是強盜，倒反疑到妖怪身上去。或有建醮拏妖的，或有延僧超化的。關太計全等，沿途上得了許多信，心中好不納悶。急要訪拏，爲民除害，却又不見形迹，不知姓名，連個風聲兒都不知道，這是怎麼拏法？只得趕着回淮安銷差，再行與施公說明，請示辦法。彼此商議妥當，就趕緊起程。這日已到了徐州草橋驛地界，關太等就在那鎮上尋了客店住下。到了三更將近，關太一覺睡醒，忽見窗外有個人影兒一閃，就如風飄落葉一般。關太一見，立刻從舖上爬起來，提了倭刀追了出去。計全此時也知道了，他就提了兵刃追趕出來。兩人四

面一看那裏見個人影，又四處尋找一回，一些影響都沒有，只得仍自回房取了火種，將燈點上。忽見桌上有封柬帖，計全卽拏起一看，但見上面寫着「賽罡風採花魁首蔡天化奉拜」。計全看畢，便低低告訴關太說道：「那些採花案一定此人。既知姓名，便好辦事。咱們且回去銷了差，再作計議罷。」關太答應，兩人復又睡了一會，已是天明，便起來梳洗已畢，用了些早飯，算還房錢，帶著親兵，躡路向淮安進發。不一日已到，當卽到施公前繳了回批。施公大喜，便令二人坐下，就將以上各情形說了一遍。欲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施賢臣聚議訪淫盜 賀人傑馳歸見母老

話說關太計全將沿途上聞說各項奸淫案件，將各情節一一說明。施公聞言大怒，當下說道：「如此強人遺害百姓，若不嚴行拏辦，以正國法，本部堂何以對朝廷而安百姓呢？」計賢弟與關賢弟，你二人沿途不免辛苦，且各回衙暫息。關計二人唯唯退下，不必細表。且說這蔡天化係關東人氏，今年纔交二十五歲，是飛來禪師首徒，却是一身好武藝。他更有一個絕技，善運神工，任刀鎗利害，皆不能在他的身上動入分毫。那飛來禪師極是愛他的，後來因他自己仗著武藝高強，好色已極，就將他趕了出門。他見師

父將自己趕出，却是正中心懷，便往來於天津直隸山東各處，專以盜劫財物，奸淫婦女爲事。他有一種悶香，叫做雞鳴斷魂香，只要將那悶香燒起，及至自己知道，却又不
知被誰人污辱，因此含羞自盡的不一而足。這日因各處拏他得緊，又打聽關小西等
是施公得用的人，走此經過，因此要顯顯自己本領，露出姓名，偏使他派人拿捉。蔡天
化存了這個心，所以纔在草橋留了柬帖，通了姓名，使關小西計全知道，回去向施公
說知，好使施公差人擒拿；這便是蔡天化始末原由。且說關小西自見過施公，退出衙
門，便去黃天霸那裏見著褚彪、天霸說了各節，並將施公傳知各人商議的話頭，又說
明一遍。次日黃天霸等皆齊集轅門，見施公請安畢，站立一旁。施公便命大家坐下，因
說道：昨日關太計全解餉回來，說及由天津至山東一帶，近有採花大盜，專門奸淫紳
商士庶人家婦女，雖經各地方官懸賞緝獲，怎奈該盜行踪無定，不易擒拿。又據關參
將計守備聲稱，於徐州交界草橋驛地方，有人留柬帖，上寫賽罡風採花魁首蔡天化；
但與蔡天化有仇，藉此挾嫌誣害，亦未可料。諸位賢弟英雄以爲然否？當下褚彪卽應
聲說道：大人的明見，在老民之意，那採花大盜一定是這留柬帖的蔡天化無疑。施公
道：據老英雄所料，自是不錯；但是他犯法露名，却是何故呢？褚彪道：大人有所不知，大

凡有武藝的人，除非不鬧出事來，若是已鬧出，總不肯不出面，嫁禍於人。却值關參將等解餉回來，打從那道經過，他便留那個柬帖，露出姓名，故意要使那關太報知大人，由大人差人擒捉於他，偏給人拿他不住，那纔顯他自己的本領。雖然如此，這蔡天化既有此舉，在老民看來，他的本領也不在我輩之下，只怕此人現已到了淮安。不過我等認不得他便了。老民還有一說，大人貼身還要格外防備纔好。施公道據老英雄所言，這蔡天化似有些難捉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終不可使他逍遙法外，擾害良民。褚彪道：那蔡天化如此行爲，怎麼能容他倖逃法網，但不過不宜太急，在老民之意，最好不動聲色，先將他形迹訪查確實，然後去合力擒捉，較爲妥當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施公正欲開言，忽見黃天霸在旁大怒，便向褚彪說道：你老爲何長他人之志氣，滅我等威風？難道那蔡天化有三頭六臂，不曾照你老這樣說法，慢慢捉他，倘一日不將他捉住，民間多被一日之害；不但如此，還要給他笑我等無能。我黃天霸是不能耐的。褚彪道：賢姪所言，急於爲民除害，固是賢姪的好心，不避艱難，敢爲敢作；但老朽有句話要問賢姪，你可知道他現在何處？譬如當面見了，你可認得他麼？黃天霸一聞此言，頓覺語塞。褚彪復哈哈大笑道：賢姪依老朽的主意，定然是明察暗訪，等有了實在消息，那時再

拚命合攻，不怕他插翅飛去，便是老朽也可助諸位一臂之力。施公道：老英雄所見甚合某意，黃賢弟不必性急，就照老英雄這樣辦法就是了。褚彪道：雖然如此說，大人左右還須每夜要二人輪班保護纔好。俟訪到那人消息，將那人捉住，大家就可慶太平宴了。看官要知此一番聚議英雄，內中却沒得朱光祖，因他自與殷龍解圍之後，他就另有別事去了，直到後來三訪鐵臂哪吒萬君召，那時他纔出來，趁此交代。黃天霸等由此叙議之後，就各處眼線，分頭訪查蔡天化的消息去了。再說賀人傑由淮安起身，在路非止一日，這日已到了家中，見著他母親梁氏，久別相會，本是極喜的事，更是極樂的事；那裏曉得樂極生悲，他母子二人倒反相視無言，對着面流下許多淚來，覺得這三年之中有許多話，竟不知從那裏說起。當下流了一回淚，還是賀人傑破淚爲笑道：母親你老人家近來身體還康健否？孩兒自那年離了母親，去了淮安，不覺已經三載，何日不念你老人家？刻刻想回來走走，無奈不得脫身。梁氏聽說，便將人傑拉到懷中來，望着他笑，說道：難得孩兒有志向上，顯親揚名，不必說爲娘的心上歡喜，便是你父親在九泉之下，也是喜歡的。於是賀人傑就將大鬧殷家堡，奉命配婚殷賽花，說了一遍。梁氏聽說，好不歡喜，問道：孩兒！那般家女子模樣兒生得如何？你可不要害臊，照

實說與爲娘知道，好使爲娘放心，給你歡喜人傑見問，便帶著羞又細說了一遍。梁氏更加歡喜，當下卽命人傑將帶下四名護勇安頓住下，一面料理擇日動身到淮。畢竟梁氏何日起程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思盡孝幼子承歡 因貪心老成遭騙

話說賀人傑回家，見了他母親梁氏，將奉命迎養的話說了一遍。梁氏見兒子做了官前來接他，自是滿心歡喜，當下就料理起來。收拾有半月光景，諸事已畢，擇定日期動身，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，這日已至淮安城外，賀人傑卽着帶來護勇，先進城通報。黃天霸知道，一面命人出城迎接，一面命人將房屋打掃潔淨，以便盟嫂居住。不一會梁氏已與賀人傑來到，黃天霸卽與張桂蘭迎接出來。梁氏下了駝轎，張桂蘭先讓他進去，到了內室。黃天霸先給梁氏見了禮，又命張桂蘭相見。梁氏回禮已畢，張桂蘭讓梁氏坐下，早有丫環獻上茶來。梁氏便說道：小兒在此一向承叔叔嬸娘照顧，提拔他成人，愚嫂實是感恩不盡。黃天霸張桂蘭也道：便是姪兒在此諸多簡慢，有照應不到之處，還望嫂嫂包容。梁氏謝道：當今之際，就是胞叔姪尙有如同仇寇呢，何況異姓叔姪，撫養猶如己子，教養兼全，再說照應不周，却要怎樣才好？張桂蘭又讓了一會，此時帶來

物件已紛紛搬運進來。梁氏見黃天霸在那裏招呼，委實過意不去，即命人傑進去自己收拾，將所有物件安放妥當。此時日已正午，外面已開了飯，丫環進來請他二人喫飯。張桂蘭就將梁氏邀了出來，彼此坐下，於是二人喫了飯。張桂蘭又帮着梁氏在房內收拾了一會，他兩人就在房內暢談起來，彼此倒着實心投意合。梁氏忽想起一個人來，因問道：「咱曾聞你姪兒說起，此間有個褚老爺也是怪疼你姪兒的。褚老爺現在這裏麼？」張桂蘭道：「在這裏。」梁氏道：「愚姊要去見他，給他行個禮，並一面謝謝關切。就叫大妹着人出去通報一聲，好使愚姊前去。」張桂蘭答應：「愚妹倒把此事忘了，幸虧姊姊提起來，這褚老爺子可真是怪疼姪兒的，就是大人面前，他也代姪兒說了許多話。姊姊既已如此，却是應該給他道謝。況且他前日還記念着姊姊與姪兒，不知何時可到這裏的話，他老人家才是個熱腸古道人呢。」說着就命人去外面通報。一會子家人進來回道：「褚老英雄說是擋賀太太的，斷不敢當。如果賀太太定要出去，也可請賀太太見見，隨後就可常見了。」張桂蘭聽說，一面拉着梁氏望外就走，一面笑道：「這個老兒真討厭，你聽說那種半推半就的說罷。」梁氏也覺好笑。說着已到門內，便與褚彪行了禮，又道謝了一回。謝過這才與張桂蘭進來。一宿無話，次日賀人傑一早到施公那裏稟

到，并稟明已將梁氏接到的話。梁氏又取出土儀，分送張桂蘭及褚彪。又取了一分着人送與郝素玉。接着郝素玉又過來相見。隔了一日，張桂蘭又備了一席盛筵，給梁氏接風，就請郝素玉相陪。郝素玉又備了一席請梁氏，便轉還張桂蘭的東道。梁氏隔了一日，也備了一席，復請張桂蘭、郝素玉二人。由此你來我往，好不親熱。更兼賀人傑朝夕侍奉，曲意承歡，梁氏甚爲歡喜，這也不必細表。且說清和縣境板浦地方，多係鹽僮居住，內中有兩家鹽僮，一個姓李名喚成仁，一個姓刁名喚祖謀。這刁李兩家，卽是貼隣居住，雖不能稱爲通家之好，却也頗談得來。李成仁居心忠厚，這刁祖謀却是奸險無匹，更兼家道貧窮。這一日刁祖謀忽然心生一計，走到李家門首，喊了一聲李家兄回來麼？李成仁見有人去問他，卽走了出來，見是刁祖謀，便請他進去。刁祖謀說道：老哥此踰出門，一定是得法的。李成仁道：什麼得法，不過料理些未完事罷了。彼此就談了一會，見已是嚮午時候，李成仁留他午飯。飲酒之間，在先無非說些經紀的話，酒至半酣，刁祖謀忽嘆氣道：小弟是苦于本短，看看一場大利不得到手，只好讓着旁人去得。李成仁原來爲人雖然忠厚，却有一層利心太重。刁祖謀又深知他見利忘義的，故此拿這個話去誘他。那裏知道李成仁聽得此語，不知是計，却認以爲真，因問道：刁兄

你說什麼一場大利，這話果真麼？刁祖謀道：怎麼不真，而且是千真萬真的事。現在有個南京客人，販了百十箱綢緞，到海州徐州以上一帶販賣。不意走到海州才知徐州以上一帶，去年被了水災，無人愛買，僅海州一處可銷售。因此那南京客販貶價賤售。若得數百金，將這種綢緞買下來，隨後再賣出去，雖不能對本對利，五分利錢靠得住的。小弟是短于財，見著此等大利，不能到我手，你道可惜不可惜麼？李成仁道：如兄所言，究竟要多少銀子，才可將這票貨買下來呢？刁祖謀道：大約至少也須五百兩紋銀。此時刁祖謀早已料定李成仁入了圈套，因此說道：小弟昨日已向友人借了一百兩，自己湊了一百兩，打算前往海州，先買他一半回家；後來聽人說起，那南京客人雖然貶價消售，却不肯分幾起售出，須要一起售出。小弟聞得此言，雖有二百兩銀子，仍是毫無用處，因此又將這一百兩銀子，就還了那個朋友。李成仁道：刁兄，你那一百兩銀子雖已還去，如果有人合本去做，這一百兩銀可拿得回來麼？刁祖謀道：拿是拿得回來，那裏有人肯與我合做呢？李成仁道：你如果真拿得回來，我便出三百兩銀子與你合做。刁祖謀道：此話真麼？李成仁道：誰騙你來？刁祖謀大喜，即刻喫完飯，辭別而去了。晚間果然帶了二百兩銀子到來，當時交與李成仁道：我們明日打算動身，約定一早

下船，愈早愈妙。李成仁答應，刁祖謀辭去。此時李成仁的妻子王氏知道此事，却不以爲然，就極意阻攔。李成仁不聽，到了第三日，天將微明，就起來帶了五百兩銀子出門而去。不一會已至碼頭，刁祖謀早已在那裏等候。刁祖謀便將李成仁邀至酒店內，且飲三杯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圖財害命反告誣栽 托夢伸冤據情互控

話說李成仁與刁祖謀同至酒店座下，說道：李兄清晨到此，想尙未用點心，卽招呼店小二打了一角酒來，又做了些麪餅，二人就對飲起來。李成仁那裏曉得刁祖謀暗帶了蒙汗藥，等到酒將飲畢，刁祖謀便將蒙汗藥放入酒中，又斟了一杯與李成仁飲，說道：飲此一杯，我們便喫些麪餅。腹中已飽，二人帶了包袱，一齊出門而去。走了一會，那酒已是藥性發作，李成仁便向刁祖謀道：刁兄我頭暈得極，不能走了。刁祖謀道：我且攙扶着你同到船上睡罷。李成仁沒法，只得扶着刁祖謀慢慢前行。剛走到一個僻靜河口，向來無人經過的，那時節李成仁實在萬難行動了，只覺得一眼花，就跌倒在地。刁祖謀看了大喜，當卽趕前來，尋了塊大石頭，用繩索縛在李成仁身上，復拖到河口，望河中一放。他便將所有銀子全行收下，仍自回家，走到李家門首向內喊道：李兄你

耽擱在家，這却何故？李成仁的妻子王氏聽說，趕急開門出來，就看見是刁祖謀來問，王氏就驚訝道：刁伯伯你怎麼說？我家大爺，天將微明就帶了包裹去了；莫非他走岔了路？刁祖謀道：我約他的，那個馬頭是一直大路的，怎麼會走錯呢？王氏道：既是一直大路，不會錯的，這就奇怪了！伯伯且請回去，我家大爺去是去的，到了那裏不見伯伯，他必定也要回來，叫他到伯伯那裏去罷。刁祖謀答應回去。到了晚間，刁祖謀又走過來問道：李兄曾回來麼？王氏道：便是我也在這裏疑惑，不知爲什麼到此時還不回來？刁祖謀登時變了臉，怒道：我知道了，你們串同一局，謊騙我那二百兩銀子，叫你在家里糊混搪塞；我實告訴你，我姓刁的也不好惹。說罷，怒冲冲而去。王氏聽了，好不着急，當下卽着家僮向各親友家尋找，那裏尋得到。王氏更加着急，整整啼哭了一夜。到了天明，刁祖謀又過來催逼。可憐王氏不知內中是計，只得央着刁祖謀先到各處尋找。刁祖謀道：嫂嫂，我是看你女流，照你這樣光景，大約是真不知道你丈夫藏躲何處，我且再限你三日，你可趕緊着人尋他。倘三日之後，再不還我銀子，我一定到縣裏告他謀騙了。王氏聽了這話，可憐急得他要尋死覓活，幸虧他家內丫環僕婦再三勸他，他只得請了許多人，帮着四路尋找，訪他丈夫下落。一連又尋了三日，那裏有個影嚮。刁

祖謀說道：我合該與你丈夫是有些口舌，明日我們到縣裏去說罷，凡事經到官都要有個水落石出的說罷掉頭而去。王氏聽說他要到縣裏去告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當即將自己的哥子着人請來商議。他哥子原來清河縣學的生員，名喚王有章，爲人亦極其誠實。王有章聽見妹子將刁祖謀要到縣裏告訴一遍，那裏曉得他一聽此言，比王氏還要怕些，一句話講不出來。到是李成仁平時用的家僮名喚王福，他還有些主意，當下說道：大奶奶不要着急，刁祖謀要果去縣裏控告，大奶奶不敢上堂，奴才願去縣裏；不但與他對質，還要告他將我主人藏匿，反來誣告串騙，就此勒令他交出主人呢。王氏被王福這句話提醒了，心中反更疑惑起來，一人坐在房中，不覺朦朧睡去。忽見他丈夫李成仁走進房來，滿身衣服濕淋淋，如同水內拖起來的一樣，正欲問他如何這等模樣？又見李成仁哭着臉向自己說道：我悔不聽賢妻之言，致有今日之慘，尙望賢妻念結髮之情，代我伸冤，撫我幼子，雖在九泉也是感激的說罷，忽然一陣清風，登時不見了。王氏驚醒，聽了一聽，正交三鼓，放聲大哭。這一哭把那些家僮使女全驚醒了。都趕著進來問是何事？王氏便將夢中所見詳說一遍。只見家僮王福也哭着說道：果不出奴才所料，主人一定是被刁祖謀見財起意，將主人害了。等到天明，奴才便與

奶奶前去縣裏控告，直告他圖財害命。他若狡賴，就請縣太爺勒令他交人，若交得出主人，我們願任誣罪；若交不出主人，一定要他抵命。王氏此時也有了主意，居心要代丈夫伸冤，將到天明，王氏就帶了家僮王福，一齊到了清河縣堂上，一面將那面大羅敲得咚咚的響，一面口中喊道：「求縣太爺伸冤呀！此時清和縣陳文亮將梳洗已畢，忽聽外面有人擊鼓伸冤，即刻吩咐堂下坐堂，將喊冤的人帶他上堂來審問。」家丁答應，也就立刻出來，將差役傳齊。陳知縣升了堂，當有值日差，將王氏帶上，跪在下面，磕了一個頭，口中說道：「求太爺伸冤呀！陳知縣先將王氏打量了一回，見他是個正經人家婦女，就開口問道：『汝姓甚名誰？有何冤枉？』可從實訴來。」王氏又磕了頭，說道：「小婦人王氏，丈夫李成仁，居住板浦，向以鋪售官鹽爲業。祇因五日前，有貼鄰刁祖謀前來小婦人家，夥合小婦人丈夫前往海州販賣綢緞。小婦人的丈夫素來忠厚，當時就允與刁祖謀合本，約定三月後一齊動身。到了動身這日，天將微明，小婦人的丈夫就帶了銀兩出門而去。當日刁祖謀約定丈夫愈早愈妙，他在碼頭上守候。及至丈夫出門後，小婦人以爲丈夫一定同刁祖謀去了。不意到了嚮午時候，刁祖謀忽然回到小婦人門首，喊道：『李兄，你爲何在家耽擱，到這時候還不去？把我等到這回。』小婦人聽說，不覺詫

龔當即告訴他，丈夫於天明的時節，已經帶了銀兩尋你去了，怎麼說他未去？刁祖謀又道：委實不曾去的。小婦人便說道：即是伯伯未曾等到我丈夫，莫非走錯了路不成？刁祖謀又道：若說走錯了路，此去碼頭是一直大道，斷不會錯的。小婦人也就疑惑起來，復向刁祖謀說道：伯伯既不曾遇見我丈夫，等我丈夫回來，叫他到你家去罷。那裏知到一直到晚上，丈夫都未回來。小婦人固自着急，遂疑惑丈夫果真味良，將他銀子騙去，藏匿不出，只得央求他寬限三日，准將丈夫找回來，與他理結。因此小婦人就央了許多人四處尋找，那裏有個影嚮。小婦人正在煩悶，不意昨夜三更時分，在睡夢中忽然見丈夫回來，滿身濕淋淋，如同水裏拖起來一般，望着婦人道：我悔不聽你之言，致有今日之慘，並囑小婦人代他伸雪。一夢驚醒，正交三更，固知道丈夫被刁祖謀圖財害命，特冒死前來，求縣太爺伸冤理枉。陳知縣聽他伸訴了一遍，正欲問王氏那不聽你之言一句，忽見當值的書差送上一張狀詞上來，畢竟這狀詞內是何案情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刁祖謀欺心對質 李王氏上控鳴冤

話說陳知縣見當值差送上一張狀詞，陳知縣將狀詞打開一看，原來就是刁祖謀控

告李成仁因財串騙，逃匿无踪，請飭提家屬押交一案。陳知縣看罷，回頭原差道：「這告狀的人可在這裏麼？」原差稟道：「現在外面。」陳知縣道：「可將他帶來，候本縣審問。」原差答應下去。陳知縣這才問王氏，本縣問你，你說你丈夫託夢於你，叫你給他伸冤，但是大丈夫所說，何不聽你之言，究竟你對他說些什麼話來？說與本縣知道。王氏道：「太爺容稟，祇因那日，刁祖謀到小婦人家內，與丈夫談一會，不知他們談的什麼，小婦人因刁祖謀這人，平時極其奸險，深恐被他盤剝，丈夫却不曾聽信此言，也斷不料他圖財害命，將丈夫害了，所以丈夫托夢前來，向小婦人言的那句話，何不聽你之言，就是攔阻我丈夫不要與刁祖謀合本的話。太爺的明見，丈夫死得實在好苦，總求太爺伸冤。陳知縣聽說，卽命人將刁祖謀帶上。只見原差稟說，刁祖謀業已到案。當下刁祖謀跪在下面，陳知縣便開口問道：「你就叫刁祖謀麼？」刁祖謀道：「小人便是。」陳知縣喝道：「刁祖謀，你爲何圖財害命，誑騙李成仁合夥，將他害死，反要誣告他見財串騙，你可從實招來。」現在屍親已經將你告發，若有虛言，定卽嚴刑訊問。刁祖謀又磕了一個頭，向上說道：「太爺的明見，小人與李成仁合夥是實。若謂圖財害命，小人却不知從那裏說起；況且小人先將二百銀子送交與他，並未見他有銀子出來，豈有圖財反將銀子送去的道？」

理？若說小人將李成仁害死，究竟有何憑據？李成仁之妻素來悍潑，難保不因小人要告他丈夫見財串騙，他先將這個圖財害命的大題目在太爺前控告。太爺的明見，却不能被他朦混過的，總要求太爺一來追他串騙款項，二來治他誣告之罪；不然小不但失去銀兩，還要擔那圖財害命的罪名，那裏擔受得起。陳知縣正要駁詰，只見王氏在旁哭道：青天大人呀！小婦人的丈夫，實是被刁祖謀害死的呀！他說小婦人的丈夫串騙他的銀兩，避匿不出，求太爺卽着他指出小婦人的丈夫避匿的處所，將小婦人的丈夫交了出來，小婦人有了丈夫，情愿認誣反坐；若交不出來，還求太爺明察。刁祖謀聽說，便向王氏駁道：你可不要在青天大人案前撒潑，你將你丈夫藏匿起來，我知道他現在何處？我如果知道，我便要求太爺簽差提他來。陳知縣聽了他們兩造告的供詞，俱是有理，又問王氏道：你丈夫是何時出門的？王氏道：是天微明就帶了包裹出去的。陳知縣又問刁祖謀道：你既與李成仁貼鄰居住，應該約他一齊出門，爲何先自前去，在碼頭上等他？又爲何先將銀子交付與他？既是他真與你合本，儘可各帶銀兩，俟到地頭再行交出不遲。此時其中顯有情弊，快些講來。刁祖謀道：太爺容稟，小人所以不與他同行者，因小人尙多俗事，要去料理；又因李成仁托小人雇船，所以小人

才先走，爲的是預先雇定等，李成仁一到便開，免得耽遲時刻。若謂將銀子先交付與他，這也是小人腳踏實地之處。因小人家道貧窮，無人與小人合本，難得李成仁答應，若不將銀子先交與他，恐他回想起來，又不與小人合本，所以小人先將銀子交付，使他放心。陳知縣聽了，也似有理，一時難以決斷，只得着兩造取保暫行回家，聽候復訊。又密使人探訪了幾日，竟訪不出一些消息。這日陳知縣適有要公，到淮安漕督衙門，見施公面稟要事，就將這案兩造的供詞，順便帶在身上，準備見過施公稟明公事，就將這案情供詞呈上去，請施公的指示。主意已定，帶了供詞，即便動身。這日來到淮安，見了施公，先將原稟要公細細稟過，正要稟告這件事情，却好施公問道：貴縣那裏近來還有什麼疑難的案件？陳知縣見問，正合心懷，因即答應：卑職正有一件案情，要求大人指示。說着將刁祖謀及兩造供詞呈上來。施公接過一看，首先見着刁祖謀這個名字，就有些不悅，及至看了他的狀詞及供詞，已知大意。又將王氏狀詞看了一遍，隨即問道：貴縣却以此案如何辦法？究竟曲在何人？陳知縣道：卑職正因兩造俱是有理，而刁祖謀似較有不實不盡之處；卑職也曾悉心察訪，却毫無頭緒。屢想用刑將刁祖謀審問，爭奈不能指出他們實在的曲處，因此不敢濫用刑法，還求大人指示才好。施

公正欲將案中是非曲直，明白告訴陳知縣，忽聽大堂上一陣喊冤之聲。施公卽命施安出去觀看，是何人喊冤。施安答應出來，見是一個婦人，帶了一個家僮，頭頂狀詞在那裏聽候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就是這李成仁的妻子王氏。他因代丈夫伸冤心急，清河縣不能判斷，久聞施公辦了許多無頭案件，故此連夜趕來求施公伸冤。施安將王氏狀詞接了過去，當卽叫王氏在那裏聽候。王氏答應，隨將狀詞拿了進去，走到施公面前，在旁站定，先回了兩句道：「喊冤的是個婦人，說是他丈夫被人害了，求大人伸雪。」說着就把狀詞呈上。施公接過看了一遍，又遞與陳知縣看道：「貴縣你看這張狀詞，內中所說的各節，本部堂看來，無一字虛假，而且實在情節。若果串騙刁祖謀銀兩，他斷不敢到本部堂這裏來告。」陳知縣說是施公卽命升堂，施安趕着出外傳人伺候。立刻書差人等俱已齊集。施公升堂已畢，坐在上面，卽命帶王氏聽審。差役一聲答應，立刻將王氏帶上跪在下面。王氏便望上磕了一個頭。施公留神將他細細一看，只見淚流滿面，神色愴惶。因問道：「你丈夫究竟被何人所害？你可從實訴來。」本部堂定代你伸雪便了。王氏便將以上各情申訴一遍。施公便命他退下，候將刁祖謀提案，再行覆訊。畢竟如何審問刁祖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據案推情終求定讞 嚴刑審問立破奸謀

話說施公卽退堂，到了書房與陳知縣說道：本部堂方纔審問王氏委係情急上控，並無虛假各情，就煩貴縣將刁祖謀押解來轅，聽候本部堂親自研審。陳知縣唯唯退下，也就卽日回至清河。施公復將陳知縣帶來兩造供詞，細心推詳了一遍，便暗想：刁祖謀素來貧窮，而且與李成仁貼鄰居住，李成仁的家道，他必是盡知。這光景李成仁家道雖說饒餘，却是好利心重，刁祖謀平日知其本性，欲要圖他財帛，必因無由可入，所以特設此計，先以甘言誘他，知他心動，再以現銀安他心，使他不生疑惑，然後再一網打盡。又怕被李家告發，復又託言說他等許久不見前去，反而倒說李成仁串騙他的銀兩，好站自己脚步。不然與李成仁貼鄰居住，何以不約他同行？就使李成仁託他雇船，儘可先期把船雇定，然後與他同往，何以要先在碼頭上等候，又諄囑李成仁愈早愈妙，其中顯有情弊。且據王氏訴稱，李成仁天將微明就提了包裹出門，如此看來，一定是刁祖謀先用拖磚引玉之計，將李成仁騙入圈套，然後在碼頭僻靜之處，趁着天將微明，無人行走，就於那裏將李成仁謀害，取了銀兩先送回家，再去李成仁家，假稱李成仁未曾前去，這是一定無疑了。又據王氏訴稱，李成仁托夢回家，見他滿身皆濕，

欲令王氏代他伸冤，又說悔不聽你之言，致有今日之慘。照此詳察，李成仁定是刁祖謀拋入河中的，以致斃命。且待刁祖謀押解到此，本部堂再一澈底追究，就可水落石出的了。不說施公仔細推詳，且說陳知縣傳令回衙門，將刁祖謀提捕到，先行寄監，准備明日親自押解到淮安聽審。次日正欲起行，忽見地保來報，昨日三更時分，經漁人網得男屍一具，年約四十歲左右，背後綁有青石一塊，係人因故榔縛，拋入河中，因稟報，現在高光斗一併帶到，候太爺的示。陳知縣見報，忽然心下一動，暗道：這個男尸，莫非就是李成仁，因刁祖謀圖財害命，將他拋棄入水，且待本縣前去相驗畢了，再作道理。想罷，即命該地保預備屍場，本縣親臨相驗。地保答應退下。到了午候，陳知縣即帶了仵作，前去那蘆葦港相驗。一會到了尸場，陳知縣升坐公案，即命仵作檢驗。據仵作喝報驗得屍身委係因酒後爲人故縛拋棄入水身死。陳知縣據報，出位週視一遍，遂命書差填明尸格，一面命地保暫行棺殮掩埋，俟招尋尸親認明，再行給領。地保遵諭。陳知縣打道回衙，又將漁戶高光斗帶上堂來問了一遍，遂即交保釋放。將來如要對質，再行候傳。陳知縣即將尸格帶在身邊，就於當日押解刁祖謀前往漕督衙門聽候復訊。不日已到淮安，陳知縣先到督轅稟見。施公當即傳見。陳知縣進內參見已畢，施

公命他坐下。陳知縣稟道：奉提之刁祖謀一犯，卑職已經將他解到，候大人示下。施公道：該犯既已解到，可卽着先寄山陽縣監內，候本部堂明日親提嚴訊。當今施安傳話出去，自有清河縣原差，將刁祖謀解往山陽縣寄監，不必細表。陳知縣又向施公稟道：卑職昨日派差押解該犯起程，忽據蘆葦港地保報稱，該處漁戶高光斗網獲男尸一具，單身有繩索柳縛，背後並有青石一塊。卑職聞報，當卽親往相驗，並據忤作喝報，委係酒後爲人綁縛，拋棄入水身死。卑職據報，也卽親視一週，與忤作所報無異。卑職的愚見，李王氏控告一案，李成仁難保非刁祖謀有意圖財害命，將李成仁綁縛拋棄入水身死。卑職細思李王氏所控，李成仁托夢伸冤，李王氏又見李成仁滿身透濕，據此看來，似覺已有先兆。不過李王氏現在此地，是否該氏之夫，無人前去相認。施公道：貴縣將尸格填明麼？陳知縣道：尸格已經填明，現已帶在身上。施公大喜道：既有尸格，就容易辦了。陳知縣便將尸格呈上，施公看了一遍，卽刻傳齊書役升堂，將李王氏提來復訊。一會李王氏帶到跪在下面，施公問道：李王氏汝控刁祖謀有意圖財，將你夫害死，你把你丈夫所穿衣服告我。施公聽罷，一些不錯，因將漁戶網獲尸身一具，說了一遍。李王氏聽了，不覺放聲大哭。施公道：李王氏你不必如此，刁祖謀現已提到，候本部堂

明日訊問明白了，便可代你夫伸冤。施公退堂，次日陳知縣已經進來，施公命傳齊差役升堂，並令往山陽縣監內，將刁祖謀帶來聽審。一會子由清河縣原差將刁祖謀提到。施公即刻與陳知縣一起升堂，刁祖謀跪在下面。施公先將刁祖謀一看，見他滿臉奸相，施公已知道他不是好人，便望下問道：刁祖謀，你控李成仁串騙，藏匿不出，你可將以上情節細細訴來，或本部堂好代你作主。刁祖謀見問，即磕了一個頭，便將如何合本情形申訴一遍。施公聽了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即將驚堂一拍，喝道：好大膽的奸刁！在本部堂面前，還敢逞你的奸滑，你膽敢用那拖磚引玉的奸謀，將李成仁圖害，還敢反告他串騙，快快從實招來，究竟如何將李成仁害死？若再假詞搪塞，本部堂定即嚴刑拷問。一面諭說，一面留神看刁祖謀的神色。刁祖謀道：小人實在與李成仁合本，先將銀子交付與他，約定一起動身，小人先在碼頭久候，不料李成仁居心謊騙，將小人的銀子騙去，藏匿不出，反串他妻子王氏誣告小人圖財害命的，小人實是冤枉呀！要求青天大人明鑒。施公聽罷，怒道：該死的刁民！本部堂已察破你的隱情，你還敢強辯。本部堂且問你爲何將李成仁灌醉，將他綁縛起來，還用青石綁在他背後，拋棄入水，將他害死。你既設此狠毒心腸，還敢在本部堂面前強辯，拖下去，將他夾起再問。差役

一聲吆喝，立刻將刁祖謀拖翻在地，把他兩條腿就此一夾，刁祖謀受痛不過，只得一供出，實係圖財害命，用酒將李成仁灌醉，綁縛起來，拋棄入水。施公命人錄了供詞，當判刁祖謀圖財害命，着於秋後處斬。所有李成仁紋銀三百兩，仍令該家屬繳出，付還尸親。李成仁尸身，着令李王氏領回，自行掩埋。判畢退堂，陳知縣也跟了進去。施公力向陳知縣勉勵了幾句好話，陳知縣這才告辭退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蔡天化一次露真名 老褚彪一議捉強盜

話說施公審明刁祖謀圖財害命一案，退堂以後，正欲寬衣，忽見王殿臣慌忙進來稟道：「千總奉命尋訪蔡天化，現在該賊已有下落，請大人示下。」傳知黃天霸等一齊前去拚力拿捉。施公聽說，好不歡喜，當時傳知各人，趕緊隨同王殿臣前去捉拿。你道王殿臣如何知道蔡天化的下落呢？原來蔡天化自那日草橋驛留柬露名之後，本來就要暗地跟隨關小西計，全來到淮安，只因他聞說徐州婦女美貌之人甚多，因此徐州界內耽擱了好些日期。這日蔡天化打聽施公訪拿他甚緊，他便要顯顯自己武藝，偏要使人前來捉拿，却終久拿他不住。他存了這個心，因此無處不行。這日在一個酒樓上飲酒，那酒樓名喚做一醉樓，要算得淮城裏第一座酒樓。蔡天化就在那裏獨自小飲，

忽見樓上走上一人，彷彿差官打扮，那跑堂的小二一見，立刻立在一旁垂着手，喊了一聲王老爺，早見那人上樓來，就在裏面一間房內坐下。那店小二也就跟着進去招呼，而且是應酬不迭。蔡天化見了，就有些疑惑，當時並未開口。停了一會，店小二到了蔡天化面前，問蔡天化還要什麼菜，蔡天化先要兩件菜，趁此就問道：那房間裏坐着那個人他姓什麼？你爲何那樣應承他，却是何故？店小二道：你老有所不知，那人姓王名喚殿臣，是總漕施大人衙門裏一位千總。這王老爺在施大人面前，頗爲得用，平時却不常來飲酒，偶爾來了，待我們是極其寬厚的，賞我們的小錢，說不定一樣比正賬還多；所以我樂得殷勤些去招呼他，是想他老人家多賞些錢，你老人不要笑話。蔡天化聽罷，也就微微的笑了一笑，心中暗道：原來就是施不全那裏的人，咱何不趁此就叫他帶個信回去，使黃天霸那個小子知道，叫他前來會咱呢？主意已定，又自斟自飲起來。蔡天化將酒飲畢，便將店小二喊到面前問道：喫了多少銀子酒菜，算明白了，咱就走了。店小二道：連酒共菜兩共八錢三分，外加小賬是我們的，聽隨你老人家賞給是了。蔡天化道：咱知道了，現在身上未曾帶錢，代我權記在賬上，午後到城外天齊廟內向咱領取。店小二一聞此言，好不詫異：怎麼這人看他不像是個光棍，那裏竟是個

喫白食的？向來又不認識他，怎麼叫我代他記賬？一面暗想，一面帶笑說道：你老不要見怪！我們這個舖子內向來是不賒賬的，皆是現錢交易；而且與你老初會，你老雖叫我們天齊廟內去討，又不知你老姓甚名誰，這不是叫我們白跑一躺，還請你老現惠罷。蔡天化見說，忽將兩眼一睜，一聲大喝道：好個有眼無珠的小子，你要問咱的姓名，你可站穩了，咱就叫做賽罡風採花魁首蔡天化。你若識時務的，快快給咱將賬記了，午後向天齊廟內向咱去討，咱斷不少把一文；若有半字不行，你可不要怪，咱眼睛裏認得你是跑堂的店小二，拳頭上認不得你了。說着就把左手在桌角上一拍，只見他那張桌角如同刀削的一般，已削去一角。店小二一聞此言，見他就是蔡天化，已是嚇得魂不附體。又見手這一起，他已將桌角削了下來，更是不敢聲張，抱頭躡躡跑了去。此時王殿臣早已聽見在前，也就早想跳出來與他交手，只因蔡天化聲名大了，一個人拿他不住；又因他說出住在天齊廟內，王殿臣心中一想，便想明明是他知道我在這裏，有意說把我聽，叫我前去與他交手。我若出去與他動起手來，能夠勝他也還罷了；若再被他打敗，我這淮安城裏就不能住了。況且他既說出姓名住處，分明叫我們前去捉拿，料定他絕不逃走，我不若還是不出去的好，等他走過再回去送信，約同

大家一齊到天齊廟內捉拿，也覺得穩當些。主意已定，卽向壁縫內將蔡天化認了個清切，以便大家一同前去。好認明捉拿。蔡天化將自己的姓名住址報了出來，也料定王殿臣不敢出去與他交手，他也就下樓去了。此時樓上酒客等，蔡天化走過，就大家議論起來。有的說蔡天化不像強盜的，有的說蔡天化真是好武藝的，還有的說施大人正在各處訪拿，他竟敢明目張膽出來，是他自尋的。議論紛紛，不一而足。王殿臣聽了也是好笑，趕着算了錢，走下樓去，趕回衙門報與施公得知。施公傳齊各人，連褚彪聽見，也就一齊進來，商議捉拿之計。當下施公說道：「方纔據王殿臣來報，說是蔡天化現在此地，他已見過本人，諸位賢弟怎樣前去拿他？」黃天霸見問，便將如何見着蔡天化的情形，向王殿臣問了一遍。王殿臣也將上項的情節說明。黃天霸不由的氣往上沖，卽向施公說道：「大人的明見，這沒有什麼計策。」蔡天化既在天齊廟，副將等卽便前去捉他便了。褚彪當卽攔道：「黃賢弟，你不必性急，依老朽的愚見，咱們此時不必前去，還是在衙門裏等候，可一面各處埋伏起來，他到夜間見咱們不去，他必然到此探視，那時出其不意，將他尋獲住了，實做個以逸待勞。」若此時就大家前去，反要爲他笑話。咱們無見識。施公聽了，也覺有理，卽向黃天霸道：「老英雄所言甚合吾意，你等就照老

英雄這樣辦法便了。黃天霸實在氣忿不過，爭奈施公攔阻，不敢違拗，只得勉強答應下去。當時就商定黃天霸關小西二人在施公暗房保護，計全李昆在施公臥房內埋伏；何路通李七侯在外房埋伏；賀人傑褚彪在夾巷內埋伏；王殿臣郭起鳳金大力在二堂外埋伏。又將張桂蘭郝素玉二人傳來，令他各處巡風，幫同接應。商議已定，到了點燈的時候，大家皆飽餐了，帶了兵刃暗器，各就各處埋伏起來。那夜並不多點燈火，仍同平時一樣，若作毫無準備。大家等到二更的時分，不見動靜，看看又到了三更，仍是毫無影響，大家都有些着急。黃天霸正在施公臥房內與關小西說道：咱不懂褚老叔專代那個蔡天化小子說話，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關小西正欲回答時，忽見窗外有個黑影兒一晃。黃天霸遞了個暗號，立刻提刀將窗格推開，飛身出來。關小西不敢走開，也就打了一個暗號與各人知道。張桂蘭郝素玉二人已是瞧見，正欲遞信與天霸，已見天霸飛身出來。當下三人即刻穿上房檐四面一看，見施公臥房上面立着一個人，手內提着單刀。黃天霸一見，便大聲喝道：蔡天化小子不要走，你認得黃天霸老爺麼？只聽蔡天化答道：天霸你這小子不要逞強，咱老爺特來會你，與你比個高低。天霸一聽大怒，立刻飛過簷，向着天化就是一刀，天化也不格架，將左手望天霸刀口

上一迎，只聽鳴噠一聲，天霸的刀猶如砍在石頭上一樣。天霸說聲不好，趕將單刀抽回，才要復下一刀，向天化肋下刺去，天化的刀已向天霸砍來。畢竟勝負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衆英雄大戰天齊廟 蔡天化小住藏春樓

話說蔡天化、黃天霸兩人在房檐上交起手來，一來一往約有十數個回合，蔡天化暗暗的贊道：人說黃天霸武藝高強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咱與他戰了這一回，他並毫無破綻。黃天霸也是暗暗贊道：怪不得褚老叔料他本領高強，果然不出所料；如此對手，若要捉他，倒也有些費事。不說二人各自暗贊，且說張桂蘭見黃天霸戰蔡天化不下，也就提着刀飛了過來，出其不意，認定了蔡天化肋下就是一刀。蔡天化實在眼快，說聲來得好，刀這一起就望下面一磕，後一轉刀背，將張桂蘭那把刀掀在一旁，趁勢一刀向張桂蘭胸前刺到。張桂蘭望後一縮，一轉身跳到蔡天化左邊。蔡天化正欲掉轉身軀來戰桂蘭，黃天霸已又早一刀向天化肩背砍到。蔡天化也不躲讓，一面將肩背向刀一迎，一面執定利刀向張桂蘭便刺。黃天霸見他不避刀鎗，心中好生着急，正欲各拿暗器傷他，只見蔡天化說聲不好，已飛下門簷。你道這是爲何？原來賀人傑在對面屋上，

見天霸桂蘭二個人戰他不住，便暗暗取出金錢鏢打來，以爲這一鏢出去，必然將蔡天化雙眼打瞎了，好讓黃天霸趁勢擒拿。那知蔡天化實在眼快，才將張桂蘭黃天霸兩把刀分開左右，瞥眼見對面屋上有人將手一揚，向他雙目上打來，他早知道了。暗器如果要讓是萬讓不去，只得說聲不好，將頭一低，一個戰步跳下屋去。黃天霸一見他飛下房檐，也就取出金鏢，認定蔡天化腿上打去。張桂蘭也就飛出袖箭，向他腦後射來。那知蔡天化他鍊的本領，不必說金鏢袖箭，任你什麼暗器，要想在他身上，都不能傷他；只有兩處照門是他的要害，那兩眼兩腋他是刻刻防護着的。所以賀人傑將金錢鏢打來，他卽趕緊跳下去。蔡天化正跳落地面，只覺腦後與腿上有兩樣暗器打到，他也毫不介意。却好關小西舞動折鐵倭刀，從施公臥房內跳出來了，接住蔡天化便殺。黃天霸張桂蘭見兩股暗器俱傷他不得，也就嘆嘆一齊飛將下來。却好郝素玉又舞動繡鸞刀前來助殺；賀人傑也從對面房檐上直躡下來；五個人將蔡天化團團圍住，在院中間大殺起來。只見蔡天化抖搜精神力戰五個，毫不介意。鬥了有一個時辰，不但拿他不住，且未傷他分毫。此時惱了關小西大喝一聲，舞動鐵倭刀，向蔡天化左右前後亂砍。天化一面迎敵，那把倭刀，一面防護著自己的要害，得空還要向黃

天霸等人還上一刀。就此又鬪了好一會，只見關小西折鐵倭刀，本來鋒利無比，又兼他殺上氣來，將喫奶的力氣，皆貫足在這把刀上，因此一撒手，向蔡天化項門劈下。蔡天化見是這一刀甚是利害，趕將手中刀望上一迎，不意關小西的用力過猛，刀又因鋒利異常，也算得削鐵如泥，吹毛即斷。蔡天化的刃才迎靠上去，只聽咯噔一聲，又聽噹啷一響，那把刀已折成兩段，拋在地上。蔡天化知道此刀利害，將自己刀折斷，手無寸鐵，何能撕殺，也就不敢戀戰，抽個空舉起雙拳，先向賀人傑面門上虛晃了一下。賀人傑趕緊望旁一讓，蔡天化回手一拳，出其不意，認定黃天霸的肩背一擊。黃天霸冷不隄防，被中了一拳，哎喲一聲，才倒退了兩步。蔡天化就趁着這個空兒，已飛下房簷，大聲喝道：爾等這些小子有膽量的，明日到天齊廟內，與咱再比個高低，咱去也！說着躡房越屋，早已不知去向。此時已將天亮，各人也各安睡一會。次日起來，施公復聚衆議道：蔡天化如此利害，若不設法將他拿住，不但是心腹之害，而且閭閻受害不淺。黃天霸等道：副將今日准備會合全力，前往天齊廟內捉拿，若不將他擒獲，誓不回署。施公道：黃賢弟言之差矣，吾料蔡天化今日必不在天齊廟內，昨日所言是其詐也。褚彪道：大人雖料得不錯，在老民看來，蔡天化必不逃走，他正要在此地大顯威風，試試武

藝若就此逃去，還恐惹人恥笑。今日正該會合，全力前往擒拿，且到那裏見機而作。施公道：「既是老英雄所料如此，本部堂之意，還要請老英雄同他們一行，不知老英雄肯臂助否？」褚彪道：「老民當得效力。」於是大家飽養一頓，一齊帶了兵刃，出了衙門，直往天齊廟而去。不一會，已至天齊廟內，大家一擁而進。蔡天化是早已預備，知道他們今日必來，一見大家進來，便即迎出，向大家說道：「咱們今日比試，還是大衆齊上，還是輪流而來見個高低？」話猶未畢，只見金大力手舉齊眉鑕鐵棍跳上前來，認定蔡天化頂門，就是一棍打將下來。蔡天化說一聲來得好，趕着將雙刀望上迎住，身子旁邊一跳，趁勢一個猿猴摘枝，先將左手刀，向金大力面上晃。金大力趕着用棍來迎，蔡天化已將右手的刀，向金大力腿上砍去。金大力躲閃不及，小腿已着了一刀。李公然看得真切，大喝一聲，跳了過來，手起刀落，直向蔡天化猛力砍去。招攔格架戰有三十餘合，李昆漸漸抵敵不住，計全即提了刀上來輪換李昆，計全又勉強戰了二十餘合，也是不能取勝。大家皆輪流已遍，蔡天化並未分毫受傷。此時大家皆已急了，一齊擁上，你一刀他一鎚，你一拐他一劍，更有許多暗器，如李昆的彈子，張桂蘭的袖箭，黃天霸的金鏢，郝素玉的軟索鎚，皆紛紛打下，毫不中用。賀人傑也就將金錢鏢掏出，手一揚直

向蔡天化兩眼飛來，蔡天化看得真切，就趁此借味，先將頭一低，讓過金錢鏢，復大笑一聲道：爾等這些本領，咱已全領教過了，各種暗器咱嘗過味兒了，咱可要飲酒喫飯去了，咱們再會罷。說着兩脚一蹬，平地飛上閒簷。黃天霸等一見也趕着一個個追了上去，穿房越屋，趕了許多地方，終趕不上他的。忽然蔡天化望下一跳，黃天霸也就趕了下去，登時就不知去向。只急得黃天霸等怒目咬牙，要與他誓不兩立。此時見蔡天化已不知去向，只得各處搜尋一回，終不見個形迹。大家復又會合一處，趕回衙門再作計議。那裏曉得黃天霸等才到衙門，見了施公正欲回明各節，施公已拿出了一張簡帖，遞與天霸等人觀看。大家環視一遍，只見上面寫着：咱蔡天化特地前來給你送信，黃天霸等那班小子，皆被咱殺敗，爾可再請武藝高強的人前去捉咱。咱限你一月，如若捉咱不住，咱可就要將爾捉去了。大家看罷，又恨又愧，好不難受，連褚彪也覺慚愧起來。施公見他們俱有愧色，反用好言安慰了一會，大家才退了去，互相議論設法捉拿。蔡天化不表，再說天化自從天齊廟別了衆人，又到施公那裏留了柬帖，他便緩緩行去，仍暗暗回到天齊廟內，取了些銀兩帶在身旁，復又出去，廟內和尚都不知道。蔡天化復出了廟門，心中一想，咱此時往何處去呢？不如前往藏春樓取樂一回。蔡

天化如何取樂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妓女無心窩留巨盜 狗兒畏罪首告強徒

話說蔡天化要往藏春樓取樂，這藏春樓是何所在？原來這藏春樓是淮安城內數一數二的妓館。館內有數十個妓女，皆是名震一時，惟有一個金玉姑，更是超羣出衆的。蔡天化初到淮安，他就到了那裏住了兩宿，他便與金玉姑取樂，等到天黑，蔡天化便走了進來。鴛兒、鵝兒是熟客，也便笑迎出來道：「我道是誰？原來是蔡二爺，請裏面坐罷。」蔡天化走進金玉姑房內坐定，早有人送上茶來。蔡天化問道：「金玉姑往那裏去了？」當有鴛兒答道：「方纔被河坊街王八老爺接去陪酒；你老請坐一刻，小的們先去叫兩個姑娘來陪着。」蔡天化道：「很好，你快去叫罷。」鴛兒答應，轉身出來就喊了兩個進去。蔡天化一看，見那兩個，一個是十七八歲，一個才十四五歲，雖不如金玉姑美貌，倒也不甚討厭。只見那兩個妓女走到前面，先請了個安，站立一旁，低聲問道：「老爺高姓？」蔡天化笑道：「咱姓蔡，便隨問兩個妓女道：你們叫做什麼名字呢？」十七八歲的道：「我喊小紅，那十四五歲的道：「我喊小寶。」蔡天化便將小紅、小寶一手拉一個，向兩膝上坐下，又問小紅道：「你們會唱曲子嗎？」小寶道：「我是才學的，唱的不好，小紅姐姐唱的絕好的京調。」

蔡天化聽了大喜，就逼着小紅去唱。小紅也不推辭，就叫人取了一把胡琴過來，他接在手中。蔡天化一面聽着，一面與小寶戲謔。一會子小紅唱完，蔡天化喊了一聲好，便問小紅道：你唱的是唱的好極了！可是咱但知道你唱的好，可不知道你唱的是些什麼？你告訴咱罷。小紅搯嘴笑了一聲道：我方纔唱的是捉放曹。蔡天化道：這捉放曹是怎麼一回事兒？你明白的說了罷。小紅道：是曹操先被陳宮捉住了，陳宮後又把他放了，就是這麼一回事。蔡天化道：原來這就喚做捉放曹。又問小寶道：你會唱什麼呢？小寶道：我是更不會唱的。小紅道：他的崑腔唱的最好，你老叫他唱罷。蔡天化聽著，就逼住小寶唱崑腔。小寶推辭不過，只得夾着小紅吹笛，他也唱了一個佳期。蔡天化道：聽了更是一句不懂了。又笑問道：你這個把戲兒好不悶人，究竟唱的是些什麼？小寶道：是唱的一齣佳期，在唐朝有個鶯鶯小姐，給張公子瞧見了，那時張公子就愛上鶯鶯，要與他成就了好事，爭奈不得到手，却好鶯鶯有個丫頭喚作紅娘，張公子就買囑了紅娘，紅娘給他牽馬，紅娘就答應張公子，把鶯鶯的心說動了。這日紅娘就約定了張公子，在花園書房內相會，他又把鶯鶯約了出來，給他二人成就好事，他自己却在書房外面等著。這曲詞全是紅娘在此思想，那張生鶯鶯兩人在裏面動靜。後來有人編

成曲子，就叫做佳期。蔡天化聽罷大笑道：「原來就是這樣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門帘一掀，走進了一個人來，笑着說道：「蔡二爺，你爲什麼這許多時，都不到我這裏來？」蔡天化聽說，見是玉姑娘回來，趕着撇了小寶小紅，迎上前去，一伸手，將玉姑的手拉住，順便就在旁邊一張椅上坐下，將玉姑娘抱入懷內，先將他的臉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你今日的酒飲得不少了，你那春心也要動了。」金玉姑聽說，便笑答道：「隔了有半個月才來，還要說些米湯話，你不怕臊麼？」說着，便轉過頭來，向着小紅小寶謝道：「有勞二位妹妹給我陪客了。」不表蔡天化飲酒取樂，且說這院內有個打雜的，喚作胡狗兒，可巧叫他到金玉姑房內上菜，他一進了房，見着蔡天化就是一怔，蔡天化却不曾留意。胡狗兒上了菜，趕着跑到領班的房內，悄悄的向領班的王二說道：「二爺，咱們院內要出事了，金玉姑房內，現接下一個強盜了。」王二爺一聽，慌忙問道：「你這是怎麼說？」玉姑娘房內是個熟客，前已來過兩次，還在這裏住了兩宿，你怎麼說他是強盜？」胡狗兒道：「他不是姓蔡嗎？」王二道：「他正是姓蔡。」胡狗兒道：「那更不錯了。」王二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他是強盜呢？」胡狗兒道：「昨日我尋買老爺去，才走到天齊廟門外，見那廟裏擁了許多人，我便問道：『做什麼呢？』就有人說道：『施大人派了黃副將等一千人，現在廟內捉拿什麼採花大盜蔡天化。』」

我聽見這話，就擠進廟內，躲在旁邊偷看，但見黃天霸老爺，還有十幾位老爺，兩位女將，都在那裏與蔡天化廝殺。鬪了有兩三個時辰，忽見蔡天化就平地跳上房簷逃走去了。黃老爺等人也就追趕上去。我看了一會，見不會拿住蔡天化，我就回來了，所以特來告訴。王二聽了，已是嚇得魂不附體，忙與胡狗兒商議道：「據你這樣說，你有什麼好主意？」胡狗兒說道：「在我看來，去到施大人那裏首告，請他老人家派人前來捉拿，無論拿得住拿不住，我們就可派沒事了。」王二聽說又道：「既這麼說，你即趕速前去一躺，請他老人家那裏派人來捉拿。」胡狗兒道：「我去是去的，但是我們家裏不必驚動，第二個人也不要告訴，還照常關門，與他時一樣。若把他驚走了，等到施大人那裏派人來捉拿，他已逃走，那時他們必然說我們賣放，我們還是過不去了。」王二答應，胡狗兒便立刻出了門，一口氣飛跑到漕督衙門，先到房門裏，向那個值門的爺道：「大爺，小的姓胡，名叫狗兒，是藏春樓妓館裏打雜的，特地前來有緊要的事，機密得很，須跪稟大人，請你進去稟報一聲，還不可遲緩。」那值門的聽說，又見胡狗兒那種慌張的樣子，忙問道：「你有什麼要事？你可告訴我，好給我進去稟大人。」胡狗兒沒法，只得向着值門的耳邊低低說道：「蔡天化現在我們家裏呢，請大人前去捉拿。」那值門的聽說，不敢怠慢，遂

立刻飛跑進去稟明施公。一面密傳黃天霸等，一面將胡狗兒喚了進去問明一切。胡狗兒見了施公先磕了兩個頭，然後細細稟了一遍。施公大喜，卽命施安取了五兩銀子賞給與他，叫他帶領同行。不一刻黃天霸等人得了這個信息，大家見了施公立刻就叫胡狗兒帶路，飛奔直到藏春樓而來。畢竟蔡天化能否被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落妓院強盜誤遭擒 解公堂淫徒再逃脫

話說黃天霸等跟着胡狗兒飛奔向藏春樓而來，不一刻已到。當由胡狗兒先走進去，悄悄的告訴合院人等，並先招呼他們切切不可聲張。合院人等都已知道了，一個個息聲屏氣，皆當作不曉得一樣。胡狗兒復出來將黃天霸等人帶了進去，指明所在。胡狗兒復又出來，將大門仍然關好了，自己便躲在旁邊。黃天霸也就悄悄的與大家議道：我與李五哥李賢弟三人先上樓去；計大哥與賀賢姪可捏足潛踪，在樓上屋上面接應；褚老叔關大哥王大郭大四人可在樓下把守；難得有此機會，此番若再捉不住，我們就枉爲人了。大家答應稱是。於是天霸李昆李七侯三人，也就飛上樓屋，就着簷口用了個猿猴墜枝的架落，倒掛下來，隔着樓窗一看，見房裏尚有燈光明亮，就輕輕的將樓窗撥開，三人齊下房檐，又用個帶燕子穿檐的勢，由樓窗內穿入樓房內。

去，還是輕輕的捏足潛踪，腳踏實地，見上首棹上點着一盞燈，李昆卽將薰香取出來，就在燈上點着，順便撲了一聲將燈吹熄。三個人尙未動身，歛聲屏氣，又聽了一會，只聽那床上呼聲如雷，又聽見接連兩個噴嚏。黃天霸知道他已受了薰香的氣味，因此睡熟過去。黃天霸等三人進來，他便一些兒都不知道。黃天霸等知道他已動彈不得，卽拔刀出來，跳至床前，將帳門一掀，李昆把火種一亮，只見蔡天化抱着金玉姑並頭而睡。黃天霸趕上前去，卽將蔡天化兩手撥開，把金玉姑向牀裏一推，薄被掀起半邊，但見蔡天化赤條條如死的一般睡在床上。黃天霸急將單刀舉起，在蔡天化腿上用足了力，在腿上搨了四五下，只見蔡天化兩條腿運動了幾陣，並未有甚傷痕。黃天霸見了，也覺詫異；當下那敢怠慢，李七侯便在旁邊衣架上，取了一件衣服，把蔡天化下身蓋起來，卽刻取了繩索，將蔡天化翻轉身來，四馬拴蹄倒捆了個結實。此時黃天霸等三人，隨卽把他放下，當卽招呼屋上計全賀人傑聽見，也就由樓窗跳了進去。李昆又將那火種取出，把燈點起來。褚彪關小西等，在樓下也知道蔡天化擒到，便招呼了合院的上下人等起來。藏春樓的人聽見招呼，也知道蔡天化捉住，大家也把心放下。來一個個尋了火種，各處燈光重復點起。這一驚動，便嚇壞了許多住客。當下卽會合

了，大家先將蔡天化送下樓來，一起在那裏看守。等到天明，再行押解回衙，聽候施公發落。一面又叫院內鵝兒，取了涼水上樓，去將金玉姑胸膛前用涼水噴了，將他喚醒。鵝兒答應，立刻取水上樓，如法泡製，果然不到半刻，金玉姑已是醒來，睜開二目，便問道：媽媽你在這裏做什麼？蔡二爺如何不見？他到那裏去了？鵝兒見問，便答道：姑娘再不要提那個蔡二爺了，你道他是個什麼人？原來是個著名的大盜，喚作什麼蔡天化。幸虧胡狗兒送信去，已被施大人那裏的人捉住了，此時放在樓下呢。我也是施大人面前那位黃老爺叫我上樓來，將姑娘喚醒，怕的是等到天明，還要姑娘帶去一同審問呢。姑娘你可不要害怕呢，如果將你帶去審問，你千萬不要說別話，只回他接客是有的，其餘是一概不得知，包管你沒事也。萬萬不可說出胡狗兒前去首告的話來。金玉姑聽了這番話，果真嚇得三魂少了二魂，七魄只有一魄，不覺大哭起來。那鵝兒趕着又安慰了一回，金玉姑這纔不哭，便胡亂將衣服穿好，坐在床沿上動也不動。不言金玉姑自嘆了一回，再說那些住客及各房內妓女，打聽金玉姑房內接下一個強盜，現被黃天霸等人已經捉住，專等天明押解到總漕衙門審問治罪。這一起坐客與各妓女，纔算驚魂甫定。看看已是天明，蔡天化業已醒來，知道自己被人捉住，也不懊悔。

便睜開兩眼，見黃天霸等皆團團圍住那裏看守。蔡天化看罷，望着衆人大聲笑道：「爾等這一起小子好不慚愧，咱爺爺悞被爾等捉住，終不能算爾等功勞。」黃天霸等聽說也出口罵道：「狗強盜你胡作胡爲，也有了今日，眼見得死在頭上，還敢逞強。」蔡天化復又笑道：「爺爺這皆是貪戀烟花，偶爾大意，纔被爾等這一起小子捉住。不然任爾等用盡平生之力，也不能損動咱一根毫毛。如爾等這些沒有用的東西，就說情願給咱做兒子，咱爺爺還不願意呢。」當下褚彪便向天霸說道：「咱們可以回去了。」黃天霸答應一聲，立刻吩咐藏春樓的人，取了一根槓子，就將蔡天化四馬攢蹄，倒抬了起來，又命將藏春樓的領班王二、妓女金玉姑二人帶了，便一齊押解出門，直望總衙門而去。回到衙門，黃天霸先進去稟報施公得知，蔡天化已經捉住，立刻升堂，先將領班王二、妓女金玉姑帶上堂來審了一遍。王二、金玉姑只認了接客是實，其餘概不知情。施公早已知道，也就不再追問，即命二人跪在一旁，喝帶蔡天化審問。蔡天化到了公案面前，仍是四馬倒攢蹄那種樣子，並不等施公問他，他便向着施公說道：「施不全，你不用問了，咱爺爺既誤被你手下的那一起小子捉住，你就照例問罪罷，咱也沒有別樣口供，就是一個採花大盜所做的案子，咱也記不清楚，多着呢。」施公也不望下追問，就依他

的話錄了口供。當時就提了硃筆，立判了個斬決，即刻要就地正法。黃天霸一見施公判下，個個抖抖神威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立刻將蔡天化翻轉過來，先給他兩手鬆開，重行背綁停當，大家拔刀在手，團團圍護，正欲推趕市曹斬首示衆，忽見蔡天化大笑一聲，向衆說道：爾等小子不要追趕，咱爺爺去也！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話猶未了，只見他綁的那繩索，一段段堆在地上，蔡天化已飛身上牌樓。黃天霸等說聲不好，也就立刻追了上去。蔡天化一見，早已搗了許多瓦塊，紛紛擲將下來。黃天霸等反被他傷了兩個，不能前進。瞥眼間已不見蔡天化的踪跡，畢竟如何再拿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老褚彪兩議捉強徒 蔡天化一心訪名妓

話說蔡天化武藝高強，在公堂上掙斷網綁繩索逃脫，當由黃天霸等奮勇追趕，已經不知去向，仍舊在逃未獲。黃天霸等只得依然回到衙門，在施公前請罪。施公道：諸位賢弟不必介意，蔡天化當堂逃脫，還望諸位不可稍懈，竭力購線擒拿纔好。黃天霸等齊說道：副將等仰蒙大人寬宥，不加疏忽之罪，副將等雖赴湯蹈火，終要將蔡天化復行捉住。但不知該盜今日逃走，又向何處藏身，還要暗地緝訪，得有消息，纔可合力去捉；此非急切之事，還求大人寬限纔好。施公道：諸位賢弟但須各處購線，加意擒捉，不

必定限日期，只要將他捉住就是。黃天霸道：以副將的愚見，擬求大人閉城三日，並通飭各客店妓館酒樓，以及庵觀寺院一律知悉，遇有面生可疑之人，前去遊玩沽飲投宿等情，趕緊前來稟報，仍責令各地方地保認真查察，並通飭各地方官一體懸賞，設法擒拿，或者易於爲力。施公聽罷，也就答應。一面飛飭各城門暫行閉城三日，一面懸示曉諭合城居民關閉城門，細爲搜查在逃巨盜蔡天化以安衆心。並飛飭鄰境各府州縣營汛一體協拿。黃天霸等即刻就退出衙門，先在城內分頭查訪了一遍，訪了三日，毫無形跡，只得據情稟告施公，再行購線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蔡天化由公堂脫逃之後，當時因手無寸鐵，又兼身無衣服，便在一僻靜的所在藏躲起來。到了天黑，打算暗地回天齊廟去取他的衣服，及至走到城下，見城門已經關閉了，他便越牆而去，悄悄的到了天齊廟取了衣服，拿了銀兩，又將兵刃藏好，挨到天明，也就向別處去了。暫且按下。再說黃天霸等，雖各處購線緝訪，仍然毫無消息。這日褚彪便與施公議道：蔡天化緝訪無着，不知他現在何處？在老民的愚見，思得一法，可以誘他前來，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施公道：老英雄既有妙策，可以大家商議而行。褚彪道：蔡天化來去無踪，又不知他窩藏何處？老民意在鄰境擺一擂台，就假大人之名，欲招天下衆英雄，上

爲國家儲才，下爲蔡天化逃逸無踪，合力同心，設法捉拿。蔡天化是個自恃才能的人，一聽了此言，他居心要在大衆前顯顯武藝，必定前來打播；那時再合全力捉他，或者可以捉住他。況播台一開，天下有武藝的英雄，也就聞風而至，因此得兩個武藝出衆的人，從中幫助也說不定。施公聽了此話，雖未一定答應，也覺有些道理，當下說道：「老英雄所言，雖甚有理，本部堂且再商量是否能行，便請老英雄作爲台主。褚彪聽說，覺得有些不甚願意，也只得說道：『大人且商議定了，再聽行止也好。』說罷退出，過了兩日，施安送進一角公文。施公打開一看，是淮安府轉據安東縣詳稱，該縣義勇村武舉曹德彪請設播台，欲招取天下英雄，給他的女兒曹月娥擇婿，稟請安東縣、安東縣不敢擅准，所以詳稟施公。施公將這件公文看罷，當下就將褚彪、黃天霸等傳到書房，與大家說明此事。黃天霸道：『大人的意下如何呢？』施公道：『前承褚老英雄說起擺設播台，以爲可以誘設蔡天化，本部堂明知此計甚妙，無如建造播台，不無耗費庫款，因此未及據情照辦。今既經該府縣詳稟前來，本部堂便將計就計批准下去，讓他們自行搭蓋。等到臨期的時節，如果蔡天化慙不畏死，敢到該縣打播，再將他設法擒拿。如果曹德彪果眞父女武藝出衆，請他幫同拿捉。諸位賢弟及褚老英雄以本部堂之言爲如何？』

呢？褚彪欣然說道：大人就此批准下去。到了臨期，蔡天化包管前去，那時候務要將他捉住的。施公聽說大喜，當就准安府來文批准，發了下去。褚彪等人退出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準備前往安東縣打擂台，捉拿蔡天化，暫且按下。再說蔡天化這日到了河南開封府，尋了客店住下，當有店小二進來招呼，蔡天化即叫他先打二角酒，揀兩件可口的菜來。店小二答應下去，當下拿了兩角酒四碟菜擺在棹上。蔡天化將酒斟了一杯，端在手中喝了一口，又揀了一筷子菜喫了下去，便問店小二道：你姓什麼？小二道：咱姓洪名喚洪四。蔡天化道：你是本地人麼？洪四道：咱就是本城人。蔡天化道：咱且問你，這河南古稱繁華之地，想那烟花中的所在定是不少的，你可知道這裏那一家有出色的好媳婦兒麼？洪四便問道：你老說媳婦子這是怎麼講？蔡天化道：你不懂麼？咱告訴你這媳婦子，就是娘子的別名，咱們那裏皆叫他媳婦子的。洪四聽說，這纔明白，當下答道：只有枇杷巷柳二家新到的一個粉頭，喚住花月英，是南邊人，今年纔有十五六歲，生得真是美貌異常，而且唱的一口頂好的京調，咱們這裏那些鄉紳老爺們，誰不與他來往。還給他取了個綽號，喚做蓋河南，因此這花月英就高抬聲價起來。蔡天化道：這枇杷巷離這裏有多少里嗎？店小二道：離咱們這裏不遠，出了門向東轉灣，走

彩衣巷過落星橋，再向南一直走過雙珠巷，再向西就是那枇杷巷了。不過只有二里之地，你不要忙，喫過飯再去也不遲。蔡天道：咱正要去見識見識。店小二道：你老既要去，咱給你老領道兒便了。蔡天道：好，等咱飲過酒，你便領咱前去。店小二出言大笑道：咱可直發昏了，與你老講了這半會子的話，還不曾請教你尊姓，咱可不該死嗎？你老尊姓呀？蔡天道：咱姓蔡，由關東到天津山東徐州淮安有事，現在剛從淮安到這裏，做些買賣生意，尋找兩個朋友。店小二笑着走了出去。一會子蔡天化酒已飲完，便喚店小二領他去訪花月英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安東縣德彪擺擂台 萬家村光祖訪良友

話說蔡天化飲酒已畢，將包裹安頓停當，即令店小二洪四領他前往枇杷巷訪詢粉頭蓋河南。一路行來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已到枇杷巷內。店小二洪四走到那家門首，正欲推門進內，忽見柳二家兩扇大門上貼着府縣封條。洪四看罷，不勝駭異，因轉向蔡天化道：你老可來的不巧，不知怎麼他家門上貼了封條，想是鬧出事，被府縣封了。蔡天化聞言，甚爲不樂，因道：你去左右人家打聽打聽，看他所犯何事，被府縣官封門。現在搬在那裏？洪四答應，即走到貼鄰王二和尚家問了一遍，纔知柳二家被封緣由。洪四

便將此話告知天化道：「咱去問話的那一家叫做王二和尚，也是做這買賣的，他家也有幾個粉頭，也還下得去，不過不如花月英罷了。」蔡天化道：「你既如此說，且領咱到他家去耍一會兒罷。」洪四答應，便領了蔡天化到了王二和尚家內，那些龜奴鴇母見來了一個生客，又兼洪四暗地與王二和尚說了兩句，蔡天化是個做買賣的客商，若將他接穩了，便是一位大財爻。王二和尚聽了此話，將蔡天化先領到客廳上坐下，隨即喚出七八個粉頭。蔡天化一見都不出色，勉強挑了一個喚作林二寶，便將蔡天化領到自己房內坐定。有人獻上茶來，林二寶又問了蔡天化尊姓，蔡天化也就問了他的名字。這林二寶雖不甚出色，却是嫵娜異常，一派言語俱然把蔡天化籠絡住了。當下蔡天化即叫洪四回店，將物件包裹看守好了。洪四也就回去。蔡天化這夜就宿在林二寶姑娘那裏，到也頗覺豪興。暫且按下，再說淮安府安東縣，這日奉到施公批示，見曹德彪稟請擺設播台，已蒙施公批准，當下即飭知曹德彪去後，曹德彪歡喜無限，也就揀了地位，擇定日子，喚了工匠營造起來，約有一月光景，播台已經搭好。曹德彪一面貼了招貼，一面稟報三月初一日開播，五月初一日收播，由縣通報上去。只見滿街上招貼寫道：

爲擺設擂台招聚英雄事，今有淮安府安東縣義勇村曹德彪擺設擂台一座，擇於三月初一日開擂，五月初一日收擂。凡屬四方豪傑，天下英雄，如願前來比試者，有能打台主一拳者，敬送花紅銀五十兩；踢台主一脚，送花紅銀一百兩；能將台主打倒，或拋落台下者，除送花紅銀五百兩外，不論官商紳庶富貴貧賤，仍招爲女婿；如果武藝平常，希圖繳倖前來，被台主打傷及死者，只給官殮，概不抵償。業經稟請各大憲照准立案，合再通知。凡屬英雄豪傑有願來此比試，務望如期而來，切勿觀望自悞。本台主曹德彪特白。

這道招貼一出，不但鄰境四方全行知道，就是各省府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盡皆知道了。却說朱光祖自從與殷龍議和之後，便各處閒遊，或尋找他舊日的朋友，或到名勝之地玩遊一番，倒也消閒自在。這日偶然想起舊日一個好朋友萬君召起來。這萬君召你道是何人？就是落馬湖困施公猴兒李配的女婿。他綽號叫做鐵臂哪吒，江湖上却是大大有名，而且武藝高強，却與鳳凰嶺張七，以及褚彪、朱光祖等，皆是至好的朋友。從前也是綠林中豪傑，後來掙了些錢財，他也就洗手，不做那件買賣，自己在家享他田園之樂。這日朱光祖想起他來，便去他那裏拜訪，却好萬君召在莊，見莊丁傳報進去，

聽說朱光祖前來，好不歡喜，即刻迎接出來。老遠的招呼，說道：朱大哥，咱們多年兄弟，各在一方，小弟正渴想得極，難得大哥前來，真是意想不到！咱兄弟二人好暢談暢談了。朱光祖也就伸出手來，拉住萬君召的手，說道：老兄弟，你好呀！愚兄久已想來，爭奈窮事太多，欲來了幾躊，復又中止，今日特地來會會你，咱兩兄弟暢叙幾日。萬君召道：老大哥你既來了，咱可要作個霸王請客，要留你在此一月，你若答應便罷，倘不應允，咱也纔不留你，你就趁早兒走，咱們各幹各事。朱光祖笑道：老兄弟，你真是霸王請客了。既這麼說，咱就在此住一月，與老兄弟暢談罷。萬君召大喜，此時已到了客廳，彼此坐下，有人送上茶來。萬君召就一面命人擺酒，一面問朱光祖：老褚現在施公那裏，還做個什麼官兒嗎？朱光祖道：那老頭兒也太怪得極，施公要給他官做，他定不肯，却又歡喜住在天霸那裏，遇有什麼難事，給他們商量商量，施公到器重他。萬君召又道：天霸他們想皆是得法的了。朱光祖道：他們皆是得意人，不比咱們終老田園的。老兄弟，你可知道施大人那裏現在還有個小子却也怪好。萬君召道：是誰呀？朱光祖道：是賀天保的兒子，叫做賀人傑，年紀只一十七歲，却生得一表非俗，更兼一身好武藝，飛簷走壁，件件皆能。前因盜回印信，施大人賞給了千總之職，後來大戰殷家堡，那殷龍

老兒請咱前去說和，咱又代他作伐，將殷龍的女兒賽花又匹配人傑，現在還未迎娶。施大人的主意，要等賀人傑過了二十歲，纔與他們配合起來。萬君召道：賀天保當日爲飛抓打死，可是怪慘的。他既有了這個小子，也算他是一心改邪歸正的好報。但是老大哥專喜代人作媒，黃天霸的老婆也是你作的伐，現在賀小子又是你給他作伐，你那喜酒想飲了不少了。朱光祖笑道：可不要提這喜酒的笑話罷，黃天霸招親張桂蘭，咱與褚彪不過喫了張七一頓酒，後來還說要天霸請咱們的，接着又大鬧菊花莊，那時怎有什麼空兒討他的喜酒；可是酒雖不會喫得，菊花莊一鬧，關小西得了個老婆，那郝其鸞的妹子郝素玉配了小西了。現在張桂蘭與郝素玉兩個，一個是副將的夫人，一個是參將的夫人，居然稱起太太來了。至於賀人傑，雖然給他作了伐，殷龍的酒是喫過他的了，賀人傑的酒，不必說是一杯，連一滴也不會到嘴呢。萬君召聽罷，大笑不止。正在大笑，莊丁已擺上酒來，當卽入席痛飲起來，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，直飲到皆有醉意，只纔散席。二人復又閒談起來，正談的高興，忽見莊丁送進一張字帖來，欲知這帖子上所寫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見招帖慷慨論英雄 說因緣殷勤求壯士

話說朱光祖與萬君召飲酒之後，正閒談的高興，忽見莊丁送進一張招帖。萬君召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安東縣曹德彪擺設擂台，招聚天下英雄豪傑前去比試。萬君召看了，便遞給朱光祖看。朱光祖看罷，說道：「這擺設擂台，是個大干例禁的事，安東縣又逼近淮安，怎麼施大人不預爲禁止？難道施大人是知道的麼？」萬君召道：「老大哥你不瞧見，只招帖上明明寫着，業經稟過各大憲批准遵行，這不是施大人要禁的了。」朱光祖說道：「這就不解他們是何用意了？」萬君召道：「施大人既准了他，這其中必有個用意，隨後皆可知道。但是那姓曹的，雖然擺設擂台，就我所曉得的，現在也沒有什麼人了。」朱光祖道：「矮子中選將軍，也可將就的。」萬君召道：「咱却知有一人，說起這個來，老大哥也該知道。」朱光祖道：「是誰呢？」萬君召道：「那蔡天化小子也算過得去了。」朱光祖道：「咱倒不知蔡天化是誰呢？」萬君召道：「說起他來，是飛來禪師的首徒，本領却不在你我之下呢。」飛簷走壁無一件不精，還有一件絕技，會使神工，只要將這神工運用起來，不論你再利害的刀鎗暗器，總不能傷他分毫，只有兩處命門，他便最護着不使人近的。咱到了去年纔知道，咱又因他事，去飛來禪師那裏，並不曾見着他。咱就問他到那裏去了？」飛來禪師就帶着怒說道：「我說那蔡天化不務正業，仗着自己的本領，專門黑夜去各

處採花，屢說不信，本來就要將他致於死地，後來想他如此行爲，我卽不送他的死，他總有一日死於非命的。後來咱走過天涯，聞說一帶被害人家實在不少，官府雖然懸賞購線，爭奈捉拿不住，又不知是個什麼樣兒的人。那時我就料到他身上，大概是他所爲。現在曹德彪這擂台一設，蔡天化如果知道，他一定是要去的。朱光祖道：老兄弟你在家也沒有事，難得那裏有這等熱鬧，咱們去走一蹣，瞧瞧熱鬧也是好的。現在開播的日期已近了，咱們明日就同去走一蹣罷。萬君召道：老大哥，小弟是不去了，料想也沒有什麼熱鬧瞧；還是在咱這裏，咱兩兄弟談論談論還好。老大哥若定要去，咱也不敢屈留，老大哥一人去罷。朱光祖道：老兄弟既不願去，咱也不敢有屈，咱明日可是要去走一蹣，等到他們收播以後，咱再來你這裏住半個月，痛談痛談。萬君召道：老大哥你年紀雖也不小，還是這樣高興也罷，老大哥既要去瞧瞧，等到收播的時節，可定要走這裏來住半個月。你如失信，咱以後就與你絕交了。朱光祖道：那時定來的，此時夜已深了，彼此安歇，一宿無話。次日天明，朱光祖起來梳洗畢了，與萬君召同用過早點，就辭了君召往安東而去。出得大門來，心中想道：咱此去何不先到淮安往施大人那裏順走一蹣，一來給施大人請安，二來與衆家兄弟會晤會晤，有何不可？主意已定，

卽望淮安進發，不一日已到。大家一見皆來叙別，當下褚彪便問道：老兄弟你今日是甚風兒將你吹來？你可知道咱們這裏的事麼？朱光祖道：咱別的事可不知道，只曉得安東縣曹德彪擺設擂台，招聚天下英雄前去打擂。咱想這擺擂台是大干例禁的事，爲何那姓曹的稟請上來，大人就准他開擂呢？褚彪見問，便將蔡天化如何兩次露名留柬，如何奉命拿捉，如何大戰天齊廟，如何已經被捉，復行逃走，不知去向，如何曹德彪稟請擺設擂台，施公就此意欲誘他前來打擂，那時再合力捉他，因此批准的話，前後細細說了一遍。朱光祖這纔明白，便道：這蔡天化只有一人可敗他，計全在旁問道：朱大哥你說這可破蔡天化刀鎗不入的工夫，究竟是誰呢？咱們還可以請得到他麼？朱光祖道：這人你們大概也知道，就是猴兒李配的女婿。褚彪道：原來就是君召，他怎麼能破蔡天化那刀鎗不入的工夫呢？朱光祖便將萬君召所說的話，一五一十，細細的告訴了一遍。衆人大喜，當卽稟明施公。施公也就立刻將朱光祖請進。朱光祖見了施公，先給施公請個安，然後坐下。施公道：自從一別，本部堂無日不念及壯士，久思差人前去問候，奈壯士行踪無定，未識究在何處，所以竟疏問候，實在渴想得極！朱光祖道：便是民人疏散性成，少得過來給大人請安，還求大人勿罪。施公道：豈敢，豈敢！但是

方纔天霸進來，說壯士有個至好的朋友，可以幫助捉拿蔡天化，壯士可卽明白見教，以便本部堂飭人去請。朱光祖道：大人的明見，若得萬君召前來，蔡天化却是一定拿獲的了。不過萬君召尙恐不肯前來，便是大人飭人去請，也未必如期而至。再不然託故不出，倒是一件難事。施公道：既如此說，本部堂親去一踏，昔成湯聘伊尹，三使往聘之；劉皇叔三顧諸葛亮於草廬之中；自古求賢大半如此，某當躬身自去請他便了。朱光祖道：萬君召是何等之人，敢蒙大人枉顧？民人到有個主意，明日可請褚大哥辛苦一踏，就說大人求助之意，務必請你幫助幫助。若不肯出來，大人便要親自來請，某後日便由此再行動身，追趕前去，再到他那裏去走一踏。第三日飭令黃天霸再行前去。他如果見咱們兩人去了，他已經答應前來，便是天霸與他途遇，他定感激大人的知遇。他如仍不肯前來，又得天霸前去面請，他見去請三次，雖實在不愿到此，那時也得不來的。民人的主意如此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求勇士三顧萬家莊 捉盜徒同上淮安府

話說朱光祖獻計，延請萬君召前往安東協拿蔡天化。施公聞言大喜，當與褚彪商議，褚彪答應，大家退去。施公又命施安預備黃金綵緞之類，以便兩日後，交給黃天霸帶

往萬家莊。到了次日，褚彪卽告辭先行，接着朱光祖、黃天霸亦陸續就道。這日褚彪已至萬君召家，當有莊丁報進。萬君召聽說褚彪前來，心中頗爲疑惑，卽刻跟了莊丁迎接出來，笑道：「褚老叔，咱們有好兩年不曾相見了，你老什麼風吹來？」褚彪也笑道：「便是老朽也，刻刻記念得極，今特有事奉請，所以不辭千里而來。咱們且到裏面再說罷。」說著二人走到客廳，見禮已畢，分賓主坐下。莊丁獻茶已畢，褚彪就將施公之意說出。萬君召聽出這句話來，卽哈哈大笑道：「你老豈不知咱無意於人世麼？雖蒙施公如此謬賞器重，但是咱絕無技能，不敢承此重責，仍望另延高士建立功名，某不勝徼倖。褚彪聽說，因道：「賢姪此言差矣，以賢姪英雄過人，天下之大，誰人不曉？難得施公誠心慕訪，正賢姪知遇之時，何必委心田園，願作農夫以沒世？賢姪雖功名心淡，無意取求，在老夫看來，正宜相機而作。若污泥終隱，竊爲姪不取焉。還請三思，勿過拘執纔是。」萬君召道：「老叔勿急，容某再達鄙意。」老叔當自明之。褚彪見他故意不行，不覺氣往上沖，因道：「賢姪無須故意推託，如蒙見允，請以一言，若竟不行，亦請一決。」某當卽告辭，勿作老厭物，有擾清況。」萬君召笑道：「老叔何太逼迫耶？無論行止，也得容某三思，而況某與老叔渴別多年，今旣前來，某亦當聊盡東道，切勿相拒太甚，使某汗顏。」說着卽命擺酒，不一

刻酒已擺上。此時已是下午，二人就入席暢飲，絕不再談此事。飲酒已畢，已將二鼓，萬君召就請褚彪在書房安歇，褚彪也就去安睡了。到了書房，暗自想道：這廝何太可惡？咱若在少年，聽了他這些言語，早已與他絕交了。且待朱光祖明日到此，看他如何，再作計議。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，又問萬君召行止如何。萬君召仍無決斷。褚彪也不追問。時將午刻，只見莊丁報進，說朱光祖來了。萬君召一聽，好生詫異道：他未去許久，何以又來？當令莊丁去請。少刻朱光祖走進，正欲與萬君召說話，忽見褚彪在旁，故意說道：小弟前去奉候，不意未遇，後聞施大人見諭，說是大哥已到這裏來，請君召兄弟，彼時小弟不知何事，後又聞施大人說出蔡天化那番話來，只纔明白。小弟當時就對施公說了一句無意話，但道大人雖派褚彪前往萬家莊，那君召兄弟是個不管閒事的人，恐怕未必肯來。那裏知道把句話說出，施大人即問小弟道：想是你與萬君召壯士也是要好的，既如此說，褚老英雄一人既未能將萬壯士請來，還請你再去一躺，幫同褚老英雄竭力說項，務要將我求賢若渴之意說出，必定前來。若再不行，我即親自前往，效那劉皇叔三顧草廬之事了。小人被你家大人纏繞不過，只得遵諭前來，邀請咱們君召兄弟。但是咱一路想來，既有老哥這老面子，又兼大人那種誠意，想君召兄弟一

聞此言實是願意前往的。咱不過既蒙大人之託，不得不到此一行，都算是來過一踮了。說着又望君召說道：老兄弟何日啟行呢？萬君召聽了也覺好笑，暗道：他們做成了圈套，前來誘我，這是何故呢？但既如此，咱若再拒絕，就對不起朋友了。因道：朱大哥，昨日小弟與褚老叔談了一日，小弟本不願去，後因褚老叔再三相勸，小弟雖未明言，本擬過了明日，後日與老叔前往。但去雖去，設若其功不成，還求二位善爲說辭，請大人格外寬宥纔好。褚彪朱光祖見他已允，均大喜道：但請放心，君既肯行，此事未有不成之理。若說不成，包管大人斷不見責。一宿無話。次日一早，天霸卽帶了黃金綵緞，到了莊外，通了姓名，莊丁立刻飛報進去。萬君召聽罷，與褚彪朱光祖迎接出來。大家到了客廳，天霸先與萬君召行過禮，然後分賓主坐下。天霸卽將來意說了一遍。因道：大人仰慕已久，前昨雖已有褚老叔朱老叔奉請，奈因空言造訪，甚非所以求賢之意；今特遣某賚呈黃金綵緞，聊達速駕之意，區區私忱，尙乞笑納。萬君召先謝了來意，復又再三推辭，聘禮堅不肯受。還是褚彪朱光祖再四說項，勸他收了。當時萬君召只得收下，隨令莊丁大擺筵宴，四人痛飲。過了一宿，等到次日一早，大家起來梳洗已畢，用過早點，萬君召又將家事稍爲安排，吩咐莊丁妥爲照料門戶，這纔帶了包裹，並藏了兵刃，

與褚彪、朱光祖、黃天霸三人一同出莊，直望淮安而來。不一日已到，當下天霸先報進去。施公見報，即刻命人開了正門，帶領關小西以下一班勇士，親自迎接出來。萬君召見施公如此相待，甚是過意不去，趕即上前給施公跪下，口稱小民何德何能，敢勞大人如此厚待？小民雖肝腦塗地，不足報效於萬一。施公趕緊將他扶起，邀入後面坐下，因道：久仰壯士賢名，恨無由得見；只因蔡天化如此作惡，實爲天下人民之害，因特敢攀玉趾，枉駕前來，協助本部堂共拿惡賊盜。成功之日，本部堂定即據情保奏，聊報壯士見義勇爲之心。萬君召道：小民一無技能，求大人格外寬恩，不加譴責，小民更就感恩不盡了。施公道：壯士母得過謙，既蒙慨允，合當蔡天化必難再逃，法網惟望合力幫助，除莠安良，是所至望。萬君召又遜謝了一回，施公即命大排筵宴，款待君召。不一會酒席擺好，施公親自邀萬君召上首坐下，再三不敢爭奈，推辭不過，只得謝了坐，然後又與各人告罪，只纔坐定。施公坐了主位，大家暢飲起來。飲酒之間，萬君召又將蔡天化始末根由，細細與施公說了一遍。施公聽說，又極意奉承。萬君召兩句，萬君召見施公如此器重，也就死心蹋地，竭力報效。一會子酒席已散，施公命黃天霸好生款待。天霸答應。萬君召又給施公請安，這纔告退。欲知捉拿蔡天化之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邂逅相遇女郎屬意 倉皇遇害公子無辜

話說萬君召自施公飭令朱光祜褚彪黃天霸三人卑禮厚幣，及他請到淮安，施公又優禮相待，不必說萬君召是個草莽的英雄，就是諸葛亮當日受了劉先主三顧之恩，也曾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你道萬君召有施公這一番厚待，他自然以身相許。看看安東縣開播的日期已近，黃天霸等一衆英雄，就約同萬君召一齊前往。不日到了安東，尋了客寓，只待開播，他們便去等候蔡天化前來，合力拿捉。暫且按下。如今再說一件奇案，雖在先未曾經施公判斷，到後來案情已定，仍要施公判明奇冤。原來鎮江丹徒縣，有一世家姓衛，這衛家有一家名喚增祥，母親陸氏，早已去世，只有父親在堂。他父親也是丹徒縣學生員，名喚家祥。這衛增祥聰穎過人，十四歲上就進了學。當時學政見他文學優長，頗爲誇贊，與那本學教官說道：衛生聰穎過人，他年必致清貴，此今日之小衛玠也。由是小衛玠之名無人不知。就有那羨慕他的，爭相前來與他老子說親，願以已女相配。他父親因愛如掌珠，行止皆問之衛玠，自負殊勝，不肯草草擇配。他父親也不強勉。年已弱冠，尙未婚娶。彼時同邑有一富翁，姓張，名玉球，這張玉球有個女兒名喚珊珊，年交十八，不但貌美異常，而且詩詞歌賦，以及針黹無不精好。張玉球也

是愛如拱璧，嘗與人道：吾家有掃眉才子，現在是不開女科，若開女科，不患不狀元及第。因此擇婿頗爲難。這日正當是二月十九，相傳觀音聖誕，鎮江西門外有個觀音洞，每年到了這個日期，四方信男善女皆往燒香。那日珊珊與他嫂嫂李氏，也同往觀音洞拜佛燒香。已畢回來，路上巧遇衛生。珊珊見衛生丰姿絕世，不覺秋波一顧，意甚戀戀。他嫂嫂李氏在旁看見，暗與珊珊笑道：姑娘你知道這個人麼？珊珊道：邂逅相逢，妹妹怎麼知道他姓氏？李氏道：他便是鄉里中所稱小衛玠的便是。他與我哥哥同爲文社的朋友，往來甚密，且是極要好的，我所以相識。妹子如果屬意，當與我哥哥說明，使我哥哥代妹妹作伐。珊珊聽說，只覺兩頰飛紅，笑而不答。不一刻已到家中，姑嫂又笑說了一回，也就各自歸房，略爲歇息。不意珊珊既歸之後，思念衛生，頓覺忘餐廢寢。李氏本來與珊珊情同姊妹，也就不時省問。李氏早知其意，又獻問道：妹妹如此，想是不忘那日所遇的小衛玠麼？若有此意，以妹妹與衛生得偕伉儷的，是天生一對的好夫妻；可請我哥哥到爹爹前說項，當無不諧。但有一件，衛家甚貧，恐將來作合成功，妹妹不能過他家的日子；所以我代你甚慮。珊珊聽說，因嘆一口氣與李氏說道：實告嫂嫂知道，妹妹於此籌之已久，我想命好，今日雖貧，安知他日不富？富貴貧賤皆關於命，何

必以今日之貧爲患耶？嫂嫂旣代妹籌，妹妹敢不敬告嫂嫂，惟望嫂嫂設法便了。李氏聽說又道：「旣是妹妹所見如此，那撮合一事，自覺不難，包管在我身上力代撮合。」三日後當有好音，惟望妹妹善保身軀，不必過爲煩惱便了。珊珊聞言大喜，說也奇怪，不到數日，病已好了，終日無事，便日望嫂子回復了。不料天不從人願，同里有個許公子，名喚炳文，他父親曾作廣東知府，因死在任上，官囊極其豐厚。這許炳文却與珊珊同年，也是年交十八。這日搬他父親靈柩回來，又因他已聘之妻在籍亡故，急求再聘。因聞珊珊美貌異常，又能文墨，如此就請了媒人，前來與張玉球說親。張玉球因許家門第固好，又兼財富，因此一說便允。這日珊珊的嫂子聞知此事，知難挽回，便來與珊珊說道：「前者妹妹託我之事，當與我哥哥言過，我哥哥亦一力贊成，也曾與衛生微露其意，衛生也頗情愿。不料天不從人願，昨有許公子名喚炳文，曾聞妹子的芳名，特遣冰人與爹爹說項。爹爹因他父親曾爲廣東知府，門第固極相對，又兼他家道甚豐，因此就當面許了。可見婚姻大事自有天定，非人力能爲，似此天作之合，未嘗非妹妹之福，妹妹又何必重衛生而輕許公子成心不化呢？珊珊聞說，亦覺無可如何，雖不敢有違父命，心中却甚爲不樂。光陰迅速，又過了半年光景，這日吉期已屆，許公子親迎出來，珊

珊珊亦備極裝飾，簇然一新。兩家賓客自不必說。到了晚間，珊珊乘坐綵輿，鼓樂喧天，送至許家，當有伴房攙扶新人送入洞房，與許公子坐牀撒帳，合巹交杯。諸事已妥，許公子復又出來款待來客，當晚極爲熱鬧。酒闌人散，許公子出房便溺，一人掩至背後就是一刀。許公子冷不提防，當被那人洞穿胸背，扑地而死。那人見許公子已死，疾走入新房，將燈燭吹滅，走到珊珊面前，猛然遽抱入帳求歡。珊珊以許公子前來，因駭問道：如此鹵莽，夫何爲者？那人見問，便低低答道：我我非公子，乃小小衛玠也，感念汝意，特來報你。珊珊聞言大驚失色道：你速去，公子卽來，不然兩有不便。那人又道：汝勿慮，公公我已將他殺了，可請放心。珊珊聽說，更覺驚悲，復又問道：汝言果真麼？那人道：那那敢相謊，誰誰騙汝來！珊珊聞言，不覺失聲大哭道：你如此所爲，真累我不淺了！那人還擁抱不放，極意求歡。珊珊且罵且哭，抵死不從。那人無奈，又怕人至，只得卽將珊珊頭上所佩金釵拔下，跑出房外逃去。此時那外面丫鬟僕婦聞珊珊哭聲，大家拿了蠟燭將房來看，只見珊珊坐在床上披頭散髮，呼喘不定，面無人色。大家急向前問視，珊珊將上項話說了一遍，衆人大驚，急急跑出房外，各人尋找公子，找至廁所，果見公子仆倒在地，再將火光望下一照，只見血流滿地，公子胸堂業已被利刃洞穿，一面

將合宅男女全行喚集，一面飛報女家。張玉球一聞此言，當即飛奔親至許家，進入內堂，只見許炳文屍身僵臥在地，旁立許炳文兩弟，撫尸大哭。張玉球亦驚恐異常，不知等到天明，許家即具了狀詞，前往丹徒縣控告。那狀內並有牽連珊珊，難保無知情一節。丹徒縣閱詞已畢，即刻帶了仵作前往許家相驗，隨據仵作喝報，委係出其不意，刀穿胸際，仆倒身死。丹徒縣又親視無訛，命先行棺殮，一面將珊珊帶往衙門，一面飭差飛提小衛玠到案質訊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月明鏡破據夢推詳 物在人亡傷心控告

話說丹徒縣將珊珊、小衛玠提至公堂，訊問刺殺許炳文一案。珊珊一見小衛玠大哭道：「太爺在上，小女子向與這小衛玠素不相識，究因何事刺殺許炳文，小女子實不知情，還求太爺明察。」丹徒縣喝令跪在一旁，又問小衛玠道：「你一介書生，為何膽敢挾嫌刺死許炳文，爾可從實招來。」若有半字虛言，本縣定即用刑嚴訊。小衛玠向來未登公堂，一見差役如虎如狼，早已嚇得魂不附體，及見縣官訊問，更不知所對，只得倉皇領錯勉強說道：「小生實不知情。」丹徒縣見小衛玠如此倉皇，更覺信以為實，一面將小衛玠生員革去，一面用刑嚴訊。小衛玠被刑不過，只得屈打承招，因此就擬了斬監候的

罪名。珊珊雖非知情，却事出有因，也就一併繫獄。此時小衛玠的父親見兒子無端坐罪，心實不甘，即寫來狀詞，趕往淮安施公那裏控告。不日已至，衛家祿即頭頂狀詞，到了衙門將鼓擊的咚咚嚮，口稱冤枉。施公即命人出來查問。當有值日問衛家祿各情，並將原告狀詞代了進去，呈與施公觀看。施公看罷，即命升堂，將衛家祿代上堂來，先將他一看，見他委係書生本色，毫無奸猾情形。施公又問了前後各情，衛家祿又細細的告訴了一遍，因道：大人一秉至公，遐邇皆仰。施公便退堂進了書房，又將衛家祿的狀詞細細審視，不覺伏在公案上睡熟過去。但見一人手持銅鏡一枚，向地下一擲，登時擲破了一半，那一半毫無損壞。又見那人歌道：銅鏡如月，半明即滅，先缺後圓，後圓不缺。歌畢忽然不見。施公也就驚醒，細想這銅鏡的夢兆，又想那歌中語意，不覺有所觸發。即刻簽差備文到丹徒縣，移提小衛玠珊珊二人，並將張玉球及許炳文家屬一齊提到。不一日原被人證俱已齊集，施公升堂，先將珊珊問了一遍，珊珊仍對以與小衛玠素不相識，實不知情。施公喝令退下，又問小衛玠道：爾何爲膽大圖姦，刺殺炳文？爾父尙以爾爲誣屈，到本部堂這裏控告，爾可從實招來。一面訊問，一面察看小衛玠實係是個美貌書生，斷非殺人之輩。施公問罷，只見小衛玠稟道：小生前因經縣令用

刑嚴訊，小生受刑不過，只得招來。今蒙大人親提前來，若蒙明鏡高懸，爲小生雪此冤枉，則小生得慶再生，皆大人恩德所賜。若猶以許炳文係小生所殺，還請大人勿再用刑，小生亦無他供，惟有坐以待斃而已。說罷大哭不止。施公聽說，卽令暫寄山陽縣監聽候，再行復訊。差役答應，將小衛玠與珊珊一齊帶下。施公當卽密傳令施安投以密計，屬獄吏淨除一室，備設床帳，故縱小衛玠與珊珊聚處其中，以察其情來告。施安答應，隨卽往告獄吏，獄吏如命以治，隨將二人閉封一處。當日珊珊途遇小衛玠，並不曾意相珊珊。今見珊珊同處一室，又見美貌動人，因卽向珊珊嘆道：小生素與卿未經謀面，平日並無仇隙，一旦妄遭誣陷，却是何故？尙望卿指示明白。小生手無縛雞之力，卿雖女流，亦當審視得出，豈有無力縛雞，而能持刀殺人者乎？於是珊珊便將如何途遇，如何抱病，如何與嫂氏同謀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小衛玠這纔明白，復又嘆道：既蒙卿謬愛，今者已百喙難遲，但枉被虛言，心實不甘。卿如慈悲，俾得一親芳澤，死亦感德不淺。說罷，便拉着珊珊求歡。珊珊聞言，心甚悽慘，不覺雙淚俱下，也不拒絕，任其所爲。事畢，珊珊復又向小衛玠問道：昔日之夜，君旣口允，而又狐臭不堪，今何二者皆無耶？小衛玠聞說，因道：小生素無此疾，卿何所見而云然？珊珊因又歷述昔日許炳文被害後，那人

滅燭入幃，所聞實係如此。復又嘆道：據君言，向之殺人者果非君耶？當下於是二人又細談一會。獄吏在外潛聽甚明，便一一轉告施公。施公聽說，當即笑道：此中果有冤枉，殺人者定非其人了。因密傳張玉球進內問道：爾家中平日往來的人中，可有口伶而狐臭的麼？張玉球見問，沈吟了一會，當即稟道：平日往來之人，只有個裁縫金二朋。施公聽說金二朋二字，更與夢銅鏡歌相合，不覺笑道：爾可知殺許炳文的，就是此人麼？張玉球好生驚異。施公便將夢示銅鏡及授以密計的話，告訴了一遍。張玉球這纔明白。施公道：候本部堂提到金二朋審明之後，再與爾女及衛生作主。張玉球唯唯退出。施公備了文書，飛差馳往丹徒縣提金二朋，並傳知丹徒縣一並解送來轅候審。暫且按下。再說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有個銀匠姓吳，名喚質仁，向在北京開店，這吳質仁有個胞妹名喚婉姑，也隨着哥哥在北京居住，因婉姑曾許原籍一個秀才喚作劉國才，那年吳質仁有個表弟是個舉人，因進京會試已畢，吳質仁見他妹子年紀已大，固應當出嫁了，就籌畫一些奩資，托他表弟帶同他妹子一齊回籍，送他妹子于歸。不料他表弟將他妹子帶回，擇了吉期，出嫁之後第二日，他妹子的丈夫，及他妹子婆婆皆被人殺死。當時報官相驗，山陰縣問了一堂，即硬指他妹子與他表弟通姦，謀害親夫與

他婆婆當時定了罪名，秋後俱已處決。吳質仁因在京中不能分身，聞知此事，也疑惑他妹子與他表弟通姦。如此隔了一年，吳質仁因有事回南，這日走到淮安城內一家當舖裏，要與這典東說話，忽見有人手持金釵一支來當。吳質仁瞥眼看見，却認得是自己手製之物，贈給他妹子出嫁的。因暗道：爲何失落在這人手內？因念及他表弟向非苟且之人，他妹子又極其端正，其中定有冤枉，因一面向典主人說：請將當金釵的人設法圈住，一面就請人繕了狀詞，到施公那裏喊冤。欲知施公是否准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呈金釵銀匠訴冤 悟銅鏡縫工起解

話說吳質仁在典當內，偶見自製金釵係贈嫁婉姑之物，因知此中有異，更慮他表弟與胞妹婉姑，此中定有冤情，因請那當典內的主人設法，將那質釵的圈留起來。他便一面繕具狀詞，趕卽到了漕督衙告狀，求施公代他伸冤。施公見了狀詞，當時升堂將吳質仁帶上問道：你有何冤枉？爾可從實招來。吳質仁向上訴道：小人原籍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氏，從幼年在北京從師習學銀工，數年之後，技藝畢業，掙了幾個錢，在北京開了一爿銀樓。那時原籍家中，尙有老母弱妹，這年老母病故，弱妹無依，小人便回

原籍，將老母殯葬的清楚，帶了弱妹到京居住一起。彼時弱妹婉姑方纔十三歲，已由母親作主，許字同籍一個秀才劉國才。那時劉國才尚在書房讀書，還未進學，到前年二十歲上纔進學的。小人帶着妹子在京居住，小人的妹子方交十九歲，小人聞得妹夫劉國才已經進學，大人的明見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小人就要送妹子于歸。無奈小人店務冗繁，抽不出空來，可巧那年適逢會試之期，小人有個表弟成都彥，是上一科舉人，由原籍進京會試，就住在小人店裏。小人這表弟真是個誠實君子，難得表弟到此，他又是一個至誠可靠的人，因此商量定了，將妹子託他帶回原籍，擇吉于歸，以了婚姻大事。小人的表弟因此也就答應，甚爲歡喜。又因妹子夫家甚爲貧賤，妹夫雖然進學，他家中尚有老母，就便給人家教讀，每年能得幾何，再加之自己的房用，將來添兒生女，家用日大，進項又少，小人的妹子如何度日？因此小人就多備了些嫁資，又給妹子自製了幾件工巧的釵飾，一齊交與妹子。擇了日期，就托小人的表弟將妹子帶回原籍，小人以爲了却一件大事。不料妹子與表弟回籍之後，將妹子于歸劉家。第二日忽然妹夫劉國才及妹夫的母親均被殺死，當經妹子喊聲鄰舍，投告縣裏。彼時妹子以爲親夫及夫母被人殺害，求縣裏伸冤。那知縣太爺相驗之後，追問小人不在原籍，便

將小人表弟提去。及至問到同路回籍原由，縣太爺就說小人的表弟與小人的妹子，一對怨女曠夫，豈有同行數千里，絕無曖昧情事？又令穩婆驗得小人的妹子果非處女，因卽嚴刑拷問，小人的表弟與小人的妹子，只得承認通姦謀殺。因此小人的表弟與小人的妹子，皆抵償問罪，業已明正典刑。小人在京尚不知道；後來原籍親戚寄書小人，方知此事。當時小人亦以爲表弟與妹子存此狗彘之行，理應受此國法。既又想道：小人的表弟與妹子，實非如此無恥之輩，其中難免無冤屈之意，因此疑信難決。現在因離鄉多年，又因妹子與表弟這件事，故此暫行回籍偵訪。不料走到治下裕豐典內，與典主說話，忽見典夥手持金釵一股，到典主面前說道：此釵製法精巧，質價太鉅，不敢自主，請典主定價。彼時小人在旁看見，實係小人妹子回籍時贈嫁之物。因思既有此物，小人的表弟與小人的妹子之冤當可明白。因此小人請典主，一面將質釵人設法圈留，一面小人親到台前控告。小人實係情急，又念表弟與妹子實在冤枉，爲此叩求大人俯念無辜問罪，死者含冤，急速飛簽將質釵之人提到追究，以求水落石出，感德非淺。申訴已畢，復又磕了一個頭跪在地下。施公聽罷，當卽准詞，飛簽去提質釵之人。一面飭令吳質仁暫行退下候訊。吳質仁唯唯退下。施公也退堂。不一會差

役來報，已將質釵之人提到。施公隨卽升堂問那人道：爾喚什麼名字？是那裏人？那人道：小人是北京人氏，姓王名六。施公道：爾爲何在紹興劉家姦盜財物，殺害母子？爾可從實招來。王六見施公問出真情，不覺毛髮皆悚。施公見王六有畏懼之狀，也知道是他所爲，因將驚堂一拍道：該死的強盜！本部堂既將你的實情察出，你還敢不招麼？當卽望兩旁喊了一聲：來！將他夾起再問。王六見要上他的夾棍，趕卽求道：小人願招。因道：小人前在京中，誠知吳銀匠嫁妹子，嫁資甚厚，當時便思盜取，奈不便下手。後來跟着出了京，他們沿途防備的緊，因此一路跟到紹興，那日劉家喜期，小人卽伏在左近，等到親友各散，小人卽乘間入門，暗伏廚下。到了二更時分，劉家的老婆子，到房裏來檢點什物。小人怕那老婆子看見不便，卽拿刀出來，將那老婆子殺了。那劉家新郎聽廚房內有了響聲，也就點了燈火，到廚房照着。小人見他又有人來，也就將劉家的男子一併殺死。彼時小人就將男家男子所穿衣履更換起來，復行秉燭入房。其時新娘初來，不辨真假，小人就與新娘同寢，當時就騙他道：聞說汝兄贈嫁時，有金針金釵等件，製法頗爲精巧，可能取出與我一看麼？其時新娘以爲小人眞是他丈夫，因卽將所有贈嫁之物，全行拿出與小人觀看。小人看畢，誇贊了兩句，又令他仍然收好。小人又

與他同寢。天明看見新娘睡熟，小人便將金釵金釧等物，攜取藏在身旁，越屋而去。此皆小人實供，小人也自知犯法，求大人明察便了。施公聽罷，即喚吳質仁道：爾可聽清楚麼？吳質仁道：小人聽真了，還求大人作主才好。施公道：且在此等候一月，候本部堂將此案緣由奏明聖上，俟奉到諭旨，應如何辦理之處，再行給爾定奪。現在本部堂一面先移咨浙江撫台，請將山陰縣先行革職，並着縣官將全卷查明，隨帶前來歸案訊辦。一面即奏聞聖上，請旨定奪便了。吳質仁又磕了個頭，只才退下。施公又命將王六交山陰縣監禁，差役答應，將王六帶下。施公退堂，進了書房更衣已畢，即刻擬了奏本，並擬明各項罪律，次日頒發出去。又備了咨文移咨浙撫，請解山陰縣帶同全卷迅速歸案到淮，暫且不表。再說張珊珊與小衛玠一案，經施公因夢銅鏡，察出真情，令原差趕往丹徒，迅提金二朋到案訊斷。那丹徒原差奉了施公之命，那敢怠慢，日夜趕往，不日已到鎮江。當即在本縣衙投了文，丹徒縣即將原差喚進問明一切，原差便將如何審問，如何在監用計，不知如何牽出一個金二朋來，現在着令小的回來，拘獲金二朋前去訊結。丹徒縣道：難道許炳文果非小衛玠殺死麼？那差人道：小人也不知其中委曲，但見施大人問了一問，就叫小的來提金二朋了。丹徒縣道：既是如此，爾可趕將金

二朋提來，好讓本縣備文申解便了。那原差聽說，卽刻出了衙門，各處查拿金二朋。不到兩日，居然將金二朋捉住，先解到縣裏，由丹徒縣問明無悞，卽日加差押解前往。欲知如何審問那金二朋，下回分解。

施公案六傳

卷二

第十八回 折疑獄大審金二朋 雪奇冤參處山陰縣

話說丹陽縣備了申解文書，將金二朋加添差役押解到淮，便至施公處投到。次日施公卽升坐大堂，將原被人證，及許炳文家屬，全行帶至堂上。施公便先問了小衛玠、張珊珊二人，又問了許炳文家屬一遍。施公便望許家的原告說道：爾可知許炳文並非小衛玠所殺。本部堂已審得真情，現在凶手已經獲到，俟本部少刻問明，爾等且在這裏聽斷，少時自知。站在一旁。施公喝提金二朋。不一刻堂下帶上一人，在施公案前跪下。施公喝道：你是金二朋麼？金二朋答道：小的叫金二朋。施公道：爾所犯之案，可知道麼？金二朋道：小的不知所犯何事。提案，還求大人明示。施公道：爾既不知道，待本部堂告訴你便了。因令張玉球走至公案前面，喝令金二朋認道：你可認得此人，是誰麼？金二朋將張玉球一看，已是驚恐，便竦粟答道：此人小人相識的。施公道：你如何相識？金二朋道：這這張家的衣服，皆皆是小人承做的。施公道：爾既承做他家衣服，他家有個姑娘名喚珊珊，你可見過麼？金二朋見問，不覺神色俱變，因答道：小人不會見過。施公卽將驚堂木一拍，喝道：好大膽的強盜，爾膽敢圖奸害命，爲什麼冒稱小衛玠，將許公

子刺死，嫁禍於人，爾好從實招來，若有半字虛誣，定卽嚴刑處治。金二朋見施公如此威嚴，又見他全付道破，就知勉強賴也，賴不過，還要皮肉受苦，料想亦不能活命，終是一死，不如招出實情，以免眼前受苦。主意已定，卽向上說道：大人不必動怒，小人人願招，因道：小人人向爲衣工，張家男女衣服，因小人縫紉得好，皆喚小人去。及至他家，小姐大了，所穿衣服也，因小人做的甚好，非小人手製不穿。小人妄想他家小姐，既愛小人手製之衣，大約與小人有緣。無奈小人雖聞他家小姐美貌，却從來不曾見過。這日因小姐到親戚家去，小人偶見一面，實在生得美貌，因此更萌妄想，自己暗道：小姐得與我作夫婦，那就好了。當時張家有個僕婦與小人有私。這日那僕婦忽與小人說道：我方纔在小姐房外，聽得大奶奶與小姐謀合，因小姐途遇小衛玠，回來思念不忘，就得了病。大奶奶勸小姐不要煩，只要你病好了，小衛玠與你配匹，包管在我身上。後聞小姐並未許與小衛玠，是許配許公子。當時小人就存了這個計策，等張家小姐喜轎進門後，小人就掩了進去，意想將公子殺死，假冒小衛玠之名，小姐必然應允。卽使不遂，也可嫁禍於小衛玠。因此那日就到了許家，趁公子出來解溺，小人卽突出利刃，將許公子殺死。復入房中假託小衛玠之名，求歡於張小姐。不意小姐拒絕不行，小人

又恐被人捉住，因將小姐頭上金簪拔下，出房逃走。及至次日，聞知小衛玠被縣裏捉去，後又聞得已定了罪名，小人自料無事，不意被大人察出，捉小人前來，自知該死，此是小人一往實供，并無虛誣，求大人明察。施公聽罷，便喊許炳文家屬說道：爾可知殺人者，果非小衛玠麼？若非衛家前來控告，真使他兩人屈死了。爾等可知本部堂如何察出是金二朋所爲呢？因將夢示銅鏡，及暗授密計，囑告獄吏的話說了一遍，大家方纔明白。施公當卽擬定罪名，金二朋擬抵許炳文，着卽發回原縣就地正法。丹徒縣聽斷不明，妄加定罪，本擬重嚴參處，姑念衛生雖幾陷大辟，尙未正法，着從寬不予追究。卽着丹徒縣爲媒，以珊珊匹配小衛玠，並着罰金助贖，以資小衛玠膏火之用。施公退堂，大衆退出。次日小衛玠與珊珊全行出獄，小衛玠感謝施公之德，又親自往總漕衙門叩謝。施公又將他傳了進去，勉勵他一番。小衛玠又磕頭重謝，因是回到丹徒，當由丹徒縣爲媒，將珊珊匹配小衛玠，又助裝奩。小衛玠從此更加用功，後來點了翰林，這也不表。再說施公判明吳質仁代他表弟與妹子婉姑鳴冤一案，當時就具了表章，擬定罪名，申奏聖上。不日奉到上諭，王六著寸磔處死，所有承審山陰知縣聽斷不明，自負精刻，着卽交浙江巡撫處決論抵。承訊在事各官，自督撫以次，均着一體從嚴議罰。

以爲有司草菅人命者戒。又特旨婉姑給予旌表建坊，舉人陳邦彥准予一體入監讀書，用示體恤。施公奉了這道諭旨，立卽將王六提出，綁赴法場寸磔處死。山陰縣仍着委員押解原省，交浙江巡撫遵旨處決論抵。吳質仁也就釋放回籍不表。且說安東縣曹德彪擺設擂台，施公欲借此捉拿蔡天化，又將鐵臂哪吒、萬君召請來，與黃天霸等一同到了安東，尋了客店住下。看看已至三月初一，前兩日黃天霸等就先至擂台地方看了一回，只見那座擂台高聳半天，四面掛着燈彩，兩旁皆有廂台，專爲地方官起坐之處。台口一方匾額，上寫英雄本色四字；兩旁台柱上掛了一副對聯，上聯是拳打南山虎豹，下聯是踏脚北海蛟龍，陳設精緻異常。黃天霸等看賞了一回，仍回客店喫酒。畢竟蔡天化如何捉拿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推誠接物大宴羣英 協力鋤強允拿草寇

話說黃天霸等到了次日，十三人一齊出了店門，直望義勇村而去。不一時已到莊上，黃天霸首先卽向莊丁說道：煩你進去通報一聲，就說淮安總漕施大人標下副將黃天霸，參將關小西，以次一衆人等，奉了施大人之命，特地前來拜望你家莊主，務要相見，咱們還有要話面講。那莊丁聽說總漕施大人那裏來的人，只得飛跑進內去通知。

主人不一會開了正門，曹德彪帶領兩個教習一齊迎出。當有莊丁先走至門外與黃天霸指道：咱們家莊主迎接出來了。黃天霸正欲迎上去，曹德彪已到了面前。只見曹德彪將兩手一拱，口中說道：荷蒙諸位老爺遠臨，有失迎接，望乞恕罪，請裏面坐罷。說罷就與兩個教習站立一旁，讓黃天霸等進內。黃天霸等見曹德彪雖然是武舉，那一番讓和的氣象，也實在令人可敬。因答道：冒昧奉訪，亦望勿罪。曹德彪道：豈敢，豈敢！且請到裏面咱們再談罷。黃天霸等計共十三人，一齊挨次入內，曹德彪讓進客廳，大家行了個總禮，分賓主坐下。莊丁各獻了茶，退下。曹德彪又與各人通了名姓。黃天霸又與那兩個教習通個名姓。曹德彪開口說：久仰諸位英名，如雷貫耳，爭奈無緣相見。今幸諸位台駕遠臨，頓使蓬門生色，實是萬千之幸。黃天霸也就答道：便是某等久聞芳名，亦欲前來奉拜，奈公事羈身，無暇及此。今幸蒙大人之命，特派某等前來監察擂台，因此得以瞻仰。曹德彪又道：某請設擂台的情由，當與諸君細談。只因某膝下無子，只有一女，幼年好使鎗棒，現已及笄，某當爲小女擇婿，無奈小女自負太甚，仰慕古人擺設擂台，可以招聚英雄前來比試，借此可以選擇佳婿。某阻攔至再，奈小女不行，這也是某姑息太甚之處。因此就答應他，在縣主台下稟請擺設。某以爲縣主必因此事有

千例禁，一定不准，某借此以絕小女之意。不料縣主轉稟上台，又蒙施大人批准下來，某只得遵示照辦。今又蒙大人委派諸位前來監視，使我抱罪不淺了。褚彪道：像我輩子女，能有這等豪氣，亦不愧我輩本色。今足下擂台已開，天下英雄齊集於此，將來是定得佳婿的，可賀，可賀！曹德彪道：某豈敢望必得佳婿，不過聊具小願罷了。此時莊丁已擺出四席酒來，曹德彪就與黃天霸等說道：不知諸位遠臨，未曾準備東道，謹備水酒一杯，聊申洗塵之意。草草不恭，尚乞諸位原諒！天霸等亦同聲相謝。到此打擾，實是不該，真所謂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。曹德彪道：怠慢褻尊，統望包涵是荷。於是大家就序齒列坐，這也不必細說。酒過三巡，黃天霸便開口向曹德彪說道：小弟有一事動問，那賽罡風採花魁首蔡天化，此人老哥可相熟麼？曹德彪道：這蔡天化也曾耳聞其名，未見其人，并據傳說其人甚不安分，現在訪拿在案，可有此事麼？萬君召就插口說道：這蔡天化與小弟有一面，現在急須訪問，要與他一會，因此動問老哥，如果知他現在那裏，小弟去尋訪於他；老哥既不相識，這就罷了。曹德彪見說話有因，即追問道：諸位既蒙不棄，如再以某爲心腹，有須小弟爲力之處，尚乞指教，某當效力，斷不有負諸位。倘只模糊問答，是直見外於某，亦不敢謬託知已了。如蒙指示，或者小弟可以幫助也。

未可知。褚彪見曹德彪如此說法，知他與蔡天化是毫無瓜葛，便將捉拿蔡天化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曹德彪聽說，這纔明白。計全又道：實不相瞞，大人所以准老哥擺設擂台者，此也因借老哥擺擂台之名，意欲招誘蔡天化到此，可以協力捉拿。因此某等臨行之時，大人又再三吩咐，務必先要尊處與老哥說明，爲的是恐怕將來捉拿之時，老哥悞會其意，那就悞事不淺了。今既說明，想老哥是不偏護的。如果蔡天化將來到此，上得台時，還望老哥與令小姐，并兩位教習，如意防備，助弟等一臂之力，那就感謝不盡了。曹德彪聽了這番言語，復說道：諸位放心，蔡天化不來則已，如果前來，吾父女並兩個教師，倘稍存偏見，不助諸位協力擒拿，與萬民除害，弟等誓不爲人。說着，便把自己杯中的酒，傾了一半在地，瀝酒爲誓。黃天霸等見曹德彪如此仗義，又如此爽快，大家好不歡喜。於是就痛飲起來，直至夕陽西下，方纔散席。黃天霸當卽告辭回店，專候次日去看打擂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曹德彪隻手敗吳崧 史占魁奮身敵石勇

話說曹德彪自送出黃天霸等人，回至客廳，與徐甯石勇二人說道：原來是爲捉拿蔡天化。兩位教師在此，我方纔已允定他們協力捉拿，萬一蔡天化到此，還望兩位教師

克踐前言，助一臂之力。徐甯石勇齊道：「但請放心，我等情願助力。」曹德彪大喜，又閒談了一會，便進入內宅，與他女兒月娥說知。月娥亦滿口答應。話分兩頭，再說黃天霸等回到客店，大家又談了一會，用過夜飯，各自安睡。次日亦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用過早點，約有辰牌時分，大家就暗帶了兵器，走出店門，直望擂台而去。不一刻來到擂場，只見遊人往還，熱鬧異常。此時台主尙未上台，大家就在茶棚內坐下。不一會安東縣已到，又一會安東營守備已到，上了台監視。不一刻忽人聲喧沸，哄傳台主來了。黃天霸回頭一看，但見曹德彪當先騎在馬上，頭戴元緞包腦，當中打了個英雄結，氍毹高插頂門，身穿一件秋葵色素緞直袍，腰束杏花綵帶，腳踏薄底快靴，到了台口翻身下馬，立定脚步，將單袍用手一提，只見一個箭步跳在台面，在台中間一張交椅上坐定。接着兩個教習也飛身上台，就曹德彪下首兩張交椅上坐下。黃天霸等看見曹德彪徐甯石勇三個人，步法輕靈，身體便捷，正自誇贊，忽又哄傳小姐來了。黃天霸等復又掉頭觀看小姐的身段，頭帶元緞抹額，上面打了一個鴛鴦結，滑滴滴螺髻高盤，鬢旁斜插兩朶絨花，一對珠環低垂耳下，身穿一件素緞綉花外罩，內襯灰色湖縐密扣緊身綉花短襖，腰束湖綠絲縐，斜插一口佩劍，下穿一條元色湖縐百摺裙，內襯元縐洒花

紮脚套褲，一對金蓮緊踏着大紅綉履，真個是柳眉杏臉，粉臉桃腮，生得極其美貌。緩緩的到了台口，跳下馬來，先將身上衣服拂了一拂，然後將外罩找起，一隻手提起裙角。只見他身上縮，柳腰一擺，已輕輕的飛上擂台，就在曹德彪上首那張交椅坐下。有丫環送上香茶，曹月娥喝了一口，即站起身來，同着曹德彪往兩旁廂樓上，給縣主并城守請了安，然後曹月娥進入內台，脫去外罩，曹德彪也將外衣脫下，父女兩個走至台口，兩手一供，望台下說道：在下曹德彪，率領小女月娥，因欲招聚天下英雄到此比試，特爲稟請各大縣擺設擂台。今日正開擂之期，天下英雄四方豪傑，想已齊集到此，如蒙不棄，便即請上台來領教。兩手若有能打在下一拳者，贈給花銀一百兩；有能將在下及小女擲落台下者，除贈花銀五百兩外，還招爲女婿，決不食言。倘若被在下及小女教師打傷，或致斃命，在下除備棺盛殮外，概不抵命。業經稟請各大縣准予立案，不得借此生端。有武藝的，便請上台來領教。話猶未了，只見東北角上大喊一聲：你敢口出狂言，藐視天下豪傑，俺來會你。說着一個箭步跳了上去，搶在上首立定脚步。曹德彪將手一拱，問道：足下尊姓大名？何方人氏？那人道：俺乃山東曹州府人氏，姓黃名毓英。曹德彪道：請了。黃毓英就分開架式，直向曹德彪一拳，認定曹德彪胸前。

打來。曹德彪一見，便知他拳法平常，豈有開手便向人家胸前打到。曹德彪也不回手，但將身子一偏，黃毓英一拳落空，又舉起右拳向曹德彪面門打下。曹德彪見他右拳來得切近，喝聲來得好急，將左手向上一托，捏住來人右拳，右手一起，便從來人腰下一托，趁勢將黃毓英擲下台來。台下人齊聲喝采。忽見東南角上又有一人大聲喝道：「台上人休得逞能，俺來會你。」喝聲未了，那人已跳上台。曹德彪說道：「通個姓名，本台主再與你交手。」那人道：「俺乃山西絳州人氏，飛山虎吳崧的便是。」說着在上首立定脚跟。曹德彪將手一拱道：「請了。」吳崧分開架式，右手向前接着，左手曲着一半，半胳膊向外，便落了個鷓子反探爪，一反手向曹德彪面門打來。曹德彪將身一偏，頭向左邊一扭，趁勢就用了個鷓子翻身，右手一起，變成了白虎探爪，向吳崧左臂抓下。吳崧就是一讓，一轉身跳在曹德彪背後，認定曹德彪後心，即飛起一拳。曹德彪早已防到，趕將身子向左邊一讓，吳崧這一拳打了空。正欲飛起右拳，認定曹德彪左肋打下，曹德彪已轉身來，就地飛起一腿，只喚做枯樹盤根。吳崧知到這一腿利害，急望旁邊一跳。曹德彪見他讓過，隨將右腿縮轉進來，立刻將左腿撇開，用了個旋風掃葉，望吳崧掃去。吳崧便使了個燕子穿廉，將身一縱，直望曹德彪撲去，到又起了二指，認定曹德彪雙眼。

點來，這叫個雙龍取珠。曹德彪一見，趕緊收回右腿，右脚站定，使出金雞獨立勢，等吳崧來得切近，左腿往上一翻，認定吳崧腦袋打去。吳崧說聲不好，趕緊身子一轉，使個鯉魚大翻身，滿想讓了過去。曹德彪怕這一腿就傷了他性命，也就縮轉進來，却變了個泰山壓頂，趁他翻身的時節，就一隻手將吳崧的右臂抓住，向空一舉，離了台板，順手就望台下一拋，跌落下去。台下的人齊聲喝采。黃天霸等遠遠看見，褚彪即開口說道：曹德彪那樣身軀靈捷，煞是好手。黃天霸等正欲回答，又聽一聲大喝道：台上的聽者，爾休得逞能，可認得我史占魁麼？爾站穩些了，等我來將你拋下台去。說著已跳上台了。當下曹德彪已退入台後，教師石勇搶上前來，便彼此通了名姓，二人分了上下首。史占魁占了客位，石勇道：請了史占魁，便使開架式，向石勇打來。石勇也擺架式敵住，二人在擂台，你一拳他一脚，鬪了有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只見石勇忽然身子一倒，跌入擂台當中，四仰八叉睡在下面。史占魁便趁勢飛起一脚，認定石勇擋下端來，不知石勇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石勇巧打史占魁 徐寧誤敗殷家虎

話說史占魁即飛起右脚，認定石勇擋下端來，史占魁不知是計，誤認他真個是跌在

地，那裏曉得石勇是用的醉八仙。史占魁右腳纔要踹進，石勇不慌不忙收轉左腳，望檔下一護，又將右腿往裏一縮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史占魁纔要進檔，石勇已將右腿發出，認定史占魁肋下打來。史占魁見來勢甚猛，說聲不好，自己上了當，趕緊要躲讓，那裏躲讓得及，纔算將身子偏過，石勇的右腿又到，正打中坐臀。史占魁就此向地下一坐，正欲站起來再打，石勇已站立起來，趁勢搶進一步，右腳一起，認定史占魁踝兒上就輕輕的一踹，隨即伸開兩手，一彎腰將史占魁的東腰抓住，提了起來，高高舉起，走至台口打了兩三轉，大笑一聲道：請你下去罷。說著輕輕的丟下台來。衆人好不喝采。此時日已過午，曹德彪又到台口向台下說道：還有那位英雄上來比試比試，招呼了半會，並無一人上台。曹德彪只得又向衆說道：諸位不肯見教，咱們可要回去了，明日再來領教罷。說罷退入後房，帶着女兒月娥，並教師徐甯石勇，又向兩廂與縣主守備道了乏，收播回庄。縣令守備也就下台，各乘轎馬回衙去了。曹德彪父女教習等候地方官走後，也下台乘馬回庄。黃天霸等也回客店。那些看熱鬧的人不必細說，自然各散回家。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辰刻，大家還是前來觀看，地方官先到，接着曹德彪父女及兩個教習又上了台，還如昨日先向地方官請過安，略坐片刻，到後面脫去外蓋衣，走

至台口又向台下招呼了一回。但見下面跳上一人，約有二十歲以外年紀，黑漆漆皮面，頭戴元色湖縐包腦，當中打了個英雄結，身穿元色湖縐包扣緊身，腰束杏花綵絲，下穿元色湖縐馬褲，脚穿薄底快靴，立在台上，先向曹德彪拱手說道：在下姓殷名勇，殷家堡人氏，殷龍是俺父親。在下特奉命來，自知武藝生疎，何敢與台主比試，不過父命難違，藉此可以叨教。倘有不到，還乞台主指示。曹德彪聽了這番言語，羨慕之至，又見他一表非俗，更覺可愛，心中早已存了個讓他三分之心。當下也將兩手一拱，向殷勇說道：久仰尊翁大名，恨無由相見。今幸小英雄遠臨見教，某年衰力弱，小英雄拳足之下，還請稍讓三分，實在萬幸。他們二人在那裏敘話，黃天霸等早已看見，當時賀人傑就要喚叫，天霸等緊忙攔住。一面就指與萬君召道：這小子就是殷龍次子，又指向賀人傑道：就是他的二舅爺。萬君召聽說，又向台上將殷勇打量一回，說道：俺看這小子一表非俗，大概武藝也還下得去。黃天霸道：這小子的本領是好的。正談之間，只聽台上說了一聲請，大家仰面觀看，但見殷勇佔了上首，曹德彪在下首立定，二人分開門戶，曹德彪就使了個童子捧銀瓶的架式，殷勇就使出黑虎偷心，照准曹德彪當心一拳打去。曹德彪將身一側，左手一起，將殷勇的拳頭鉤開，即將右手照定殷勇肩窩。

一拳打去，殷勇轉身擔左手幫在右臂，將他拳頭推開，進一步還他一拳。彼此搭上手來，一來一往，打了有三十多個照面，論殷勇的拳法也還不壞，爭奈氣力究竟不如，看抵敵不住，曹德彪見他要敗下去，故意賣個破綻，是讓他一着的意思，看他知也不知。那知殷勇誤會其意，以為有了空兒，趁此便好進步，趨着使了個蝴蝶穿花勢，向曹德彪一拳打來。曹德彪一看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來得好！說着將身子一偏，殷勇一拳打了空。」曹德彪就勢使了個鷓子翻身，伸開右手，順手就在殷勇肩上，只用二指，在上輕輕一點。殷勇正欲躲閃，已來不及，正中肩窩，登時就覺麻木起來。只見殷勇臉這一紅，跳下台去。台下的人喝了一聲采。曹德彪正欲招呼，又見台下跳上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少年，但見他也是頭戴元色包腦，打着英雄結，巍巍高聳頂門，身穿一件湖色湖縐密扣緊身短襖，腰束鵝黃色絲絛，下穿元色灑花馬褲，腳踏花腦頭薄底快靴，紫檀色面皮，兩道濃眉，一雙豹眼，高鼻樑闊口，滿面精神，一身膽量，在台口立定脚步，將手一拱道：「俺乃殷剛是也，俺二哥被台主打敗，俺應該退避三舍，何敢不知進退，妄自逞能，欲與台主比試，爭奈俺既奉命，不敢暗地欺瞞，明知交手必敗，但不得已而為之，還請台主不棄，指教兩手，俾得後輩長些見識，回家好覆父命。」曹德彪聽了這番言語，比殷

勇更說得好，不覺心中更加喜悅，因道：小英雄既如此說，諒來武藝是一定高明的，請了殷剛答應一聲，卽搶到上首立下門戶，曹德彪也就擺了架落，只見殷剛出其不意，飛一拳直向曹德彪肋下打到。曹德彪趕緊將右手一起，一轉身就一切掌，認定殷剛的拳頭切下。殷剛眼尖手快，見他一掌切了下來，立刻收回右拳，身軀向旁邊一閃，隨卽一個鷓子翻身，趁勢一拳向曹德彪左太陽穴打到。曹德彪見他這一拳打來，暗暗的喝采道：好靈捷！也就說了一聲來得好，左手一起，就來託他的右拳。殷剛不等他來，一面將右拳在他面上一晃，那隻左拳已到了曹德彪腋下。曹德彪看他如此靈捷，不覺喝一聲好！殷剛一聽，就此稍分了一點神。曹德彪已伸開右手，將殷剛的束甲縶提住，輕輕望台下一丟，說聲去罷。殷剛纔被曹德彪從台上丟下，話猶未了，又見人叢中跳出一個十七八歲小孩子來，大喝一聲休得逞強，將我哥哥兩個打敗，俺小爺爺殷強前來會你。說着已上了台，不分清白便飛起一拳，向曹德彪打來，曹德彪正欲回手來敵，那邊跳出徐甯將殷強接住。殷強拳打腳踢，好似不成家數，那知他是練就這等工夫。徐甯欺他年幼，就把他不放在心上，彼此往來有二十餘合，殷強故意賣個破綻，徐甯就趁勢飛起一腿。殷強看得真切，說聲來得好，便將兩手一抱，身子向後一縮，徐

甯腿打了空，正待回身，殷強出其不意，兩手一開，直向徐甯面門打下，喝一聲着，險些兒打中面門。畢竟勝負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賢郎舅旅館談心 假英雄擂台獻醜

話說殷強兩手一開，直向徐甯面門打下。徐甯一見，說聲不好，趁勢將頭一埋，望旁邊一閃，讓雖讓過去，險些兒一個面磕地。殷強却乖巧，見徐甯如此，也算喫了個小虧。若再等他轉身過來，自己却不是他的對手，因喝道：小爺爺打得不高興了，且下台去，頑耍頑耍，明日再來會你。說了幾句大話，跳下台去。徐甯只氣得七孔生煙，再要與他爭能，他又是一個小孩子，就是勝了他，也不甚響名，而況他已經下台去了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悶悶不樂。此時已是響午，曹德彪就約了徐甯到後面午飯。黃天霸看了一座酒樓前去用酒，纔走進酒樓，忽聽有人招呼道：黃叔父，你老人家在這裏麼？黃天霸抬頭一看，不是旁人，正是殷龍的三子。因道：殷賢弟，你們昆仲來了幾天了？住在那裏？殷勇道：昨日纔到的，住在城裏萬家巷興隆店。你老人家共來了幾人？黃天霸正欲回答，殷勇又見計全、褚彪、朱光祖、關小西、李昆、李七侯、金大力、何路通、王殿臣、郭起鳳、賀人傑等人都進門來，因又說道：原來諸位伯父、叔父、連賀兄弟都一齊在這裏呢，可巧極了，與會

興會！說着卽讓黃天霸等人齊入座。黃天霸道：咱們大家一桌坐，不必分開來坐罷。於是便令賀人傑與殷勇兄弟一齊坐了。黃天霸等就分開兩桌坐定。殷勇見了萬君召却不認得，便走至朱光祖面前問道：這位小姪不會見過，也得要行個禮兒，但不知尊姓大名？朱光祖道：這位是鐵臂哪吒萬君召，你爺爺也會過他的。殷勇聽說，便到萬君召面前行了禮，口中說道：還望叔父寬恕，小姪未曾謀面，幸勿見罪。萬君召又謙讓了一會。殷勇又叫兩個兄弟前來見禮，殷剛殷強隨又過來見禮。萬君召先誇贊了他三人一回，當下又問了他些閒話，殷勇仍歸本桌坐下。大家各用了些酒菜，歡呼暢飲起來。一會用完酒飯，黃天霸搶着一齊算清了賬，大家一同出了酒樓，還到擂場去看了。一回，可巧午後並未有人上台去比試。曹德彪在台上招呼了一會，並沒一人上台，殷勇便低低向黃天霸說道：你老人家具着一身本領，什麼只在這裏旁觀，不上去比試。一回，你老叔上去也可將那曹小兒打下台來，給人家暢快暢快，免得他在台上目空一切。黃天霸聞說，因說道：賢姪們有所不知，咱到那裏是爲看打擂台到此，只因奉了大人之命，前來有要緊公幹的，少時再與賢姪說知便了。殷勇見說，也不就往下問。曹德彪見無人上台，也就穿了衣服，率領女兒並兩位教師下台而去。黃天霸等也就一

同進城回店，到了城內說明了住處，便叫殷勇將行李搬來在一處住，好大家談論。殷勇也極歡喜，立即到興隆店算明了房飯，將行李搬出店，挑到黃天霸等客店裏去。黃天霸就叫店小二騰出一順五間，大家皆住在這一進內。殷氏兄弟歡喜無限，因又跟黃天霸問道：方纔叔父所說不爲打播而來，是奉大人之命，到底是爲着什麼事呢？黃天霸見問，將蔡天化之事細說了一遍，彼此謙遜一番，稍敘闊別。正談高興，忽見店小二進來請喫晚飯，四個人便出去用晚膳去，用過晚膳，彼此又談了一會，就各去安歇。次日一早起來梳洗已畢，大家用了早點，去看打播台。不一時已到播場，大家就在原處那個茶棚內坐下，見有人在台上交手，未及數合，忽將那人丟下台來。接着又有一人上來，也是不到數合，後又打落下去。接連有五六個皆是如此。曹德彪便在台上喊道：若再有如這樣不中用的，儘可不必上來罷，免得有累台主的拳足。話猶未了，只見正南上人叢中擠出一人大聲喝道：台上的聽真，你有多大的本領，膽敢口出大言，俺來送你的狗命。那裏曉得還是如此，不過三五合仍舊丟下台來。曹德彪哈哈大笑道：我道是個真有本領的，原來還是一個不中用的小子。笑聲未畢，忽見台上已跳上一人，畢竟此人是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粉金剛力敵曹德彪

冲天炮奮鬪徐文豹

話說曹德彪將此人打量一回，暗自喝采道：這個人大約有些勁敵了。他外穿一件白綾繡花外蓋，腳踏粉底烏靴，頭戴逍遙巾，手執白紙扇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珠，分明是個白面書生，那裏像前來打擂，他偏不矜才，不使氣，連嚮也不響，就跳上擂台，因此曹德彪就知道他是個勁敵，忙將兩手向那人一拱道：請教尊姓大名？祖居何處？那人道：小生姓徐名喚文豹，祖籍浙江人氏，因向直隸探親，路過此地，聞得老丈大開擂台，招聚天下豪傑英雄，小生不採冒昧，妄自班門弄斧，還請尊拳下稍讓三分，使小生得全顏面。這一番話真儒雅風流，令人動聽。黃天霸等在那茶棚內，聽見他說了這一番話兒，定然是個絕妙的本領。正在凝神觀看，又見曹德彪向徐文豹拱手說道：既蒙不棄，即請見教罷。只見徐文豹答應一聲，便將外蓋大衣脫下，現出一件密扣緊身湖色短襖，將一根丈長多的絲絛在腰間束好，又將脚下粉底烏靴蹬了一蹬，說一聲有佔了，當下在上首立定脚步。只見曹德彪已分開門戶，左脚曲起，右手擋定頂門，左手在右肋按定，使了個寒雞獨立之勢。徐文豹不慌不忙，先將身子一偏，左手按着胸膛，右手搭在左膊之下，騰身進步，將右手從後邊團轉過來，使了個葉底偷桃的架落，陰泛陽一

拳打來，便破他的寒雞獨步的解數。曹德彪將身一側，左手一起，將徐文豹一拳掀開，趁勢還他一下。徐文豹來得飛速，趕緊躲過，他右手使了個毒蛇出洞，認定曹德彪臂後點來。曹德彪看得分明，也趕着使了個王母獻蟠桃，將徐文豹的那隻手托了出去。徐文豹將身一轉，又使個鷓子翻身，撲轉來雙手齊下，這喚作黃鶯圈裏。曹德彪趕緊將身望下一蹬，將頭向左邊一偏，躲過他雙手，趁勢使了個金剛掠地，將右腳在台上旋，直認徐文豹旋轉掃來。徐文豹趕着將身跳過，又使了個泰山壓頂，照定曹德彪腦門打來。二人在擂台上你來我往，腳去拳來，只打得眼花繚亂。這一個好似青蜓點水，掠一掠便飛向空中；那一個如蚨蝶穿花，點一點又飛來牆外；一個似南山餓虎，見着人撲面而來；一個如北海怒蛟，得了勢騰空而去；真是個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才。那些上台台下的人，看得個個齊聲喝采，就連黃天霸等這一班會手，見着二人如此，不覺的也高聲喝采起來。二人足足打了有一百餘合，還是不分勝負，你也莫想打我一拳，我也莫想踢你一脚。他二人見不分勝負，更外抖搜精神，又鬪了有五十餘合，還是不分勝負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忽見曹德彪將兩隻手，竟在那當胸一合，說聲且住，停一會兒再決雌雄。徐文豹一聽此言，也就說道：遵聽台命。說着各人舉了手跳在一旁。曹

德彪復將手一拱道：此時日已向午，俺們且喫過午飯再來。徐文豹便道：使得。說罷，徐文豹即走向衣架上拿過長衣，就身上披好，輕輕跳下台來。大家一看，見他打了有兩個時辰，還是面不改色，無不稱贊。徐文豹下得台來，搖搖擺擺擠出人叢，便去尋找酒樓好用飯。天霸等也就去到酒樓用飯，大家用飯畢，仍至擂場。此時曹德彪要輪流與徐文豹比試，以試徐之本領。便由徐甯出來與徐文豹各通姓名，說罷便道了一聲請，彼此立了門戶，即刻就交起手來。你來我去，到也是一對勁敵。兩個人也鬪有八十餘個回合，徐文豹並未稍有破綻。徐甯見他拳法精純，急切不能將他敗下，自己有點心高氣傲，總想在東家面前要個面子，方肯甘心。但既存了這個心，便用出一個毒手出來，先使了個蜜蜂進洞，將兩拳向着徐文豹兩太陽穴打來。文豹一見，早知他要用那手毒着，已暗暗的防備起來。文豹便先用了脫袍讓位的數解，將兩手並在一處，從下泛上向兩邊一分，去掀他的兩隻手。徐甯見他來分自己的兩手，便借他分開之力，趁勢一反手，正對文豹腦門劈來。這一着就是褚彪說的那獨劈華山。文豹是早已防備到此的，見他一拳劈來，此時文豹早將兩手平住了胸膛當來，說了一聲來得好，立刻將右手向上一托，泛住徐甯那一反掌，順勢將左手向徐甯胸前一點，這叫做天王托

塔只聽徐甯說聲不好，正待要用將身子一偏，文豹這一拳已經逼近他的胸膛。畢竟徐甯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徐文豹大鬪曹月娥 衆英雄協拿蔡天化

話說徐甯說聲不好，趕將身子一偏，幸而讓得快，已在肩膀上擦了一下。曹德彪看得清切，怕徐甯有失，趕急走過來，向當中一隔說道：今日天已過午，咱們明早再來比試罷。二徐聽說，各人收了手。徐文豹就衣架上了衣服，換好下台。曹德彪父女及兩個教習也自下台回庄。黃天霸等自不必說，也是回到客店。曹德彪到了家中，坐下歇了半刻，向女兒月娥及徐寧石勇兩個說道：咱們打了這幾日擂台，還不曾遇見勁敵。今日這姓徐的，到有點扎手。方纔徐師傅若再與他交下去，只怕要敵不過他了。徐寧道：若不是台主那樣說法，真個有些敵不上來。但是明日怎樣設個法兒，要敗他一次纔好。月娥在旁說道：石師父明日且待你敵住他，看是如何，咱再與他較量一次，便可分其高下了。曹德彪道：我兒你可不要小視於他，就是與他比試起來，也須仔細纔好，纔得要與他不相上下，方得不被人笑話。那時爲父自有主意。月娥答道：女兒自當遵爺爺之命。說了一會，也就各自用膳，且不提。再說蔡天化自從在河南勾欄中掛念着一

個妓女，到也不想往各處貪花，却住了半個多月，有些不耐煩起來。這日出門到街上閒遊，忽然聽人傳說，安東縣現在擺設擂台，爲的是招贅女婿。蔡天化聽了這話，心中暗想道：這個擺擂的人家那個女兒，想必是色藝俱全，咱何不到那裏去會他一會。若果真美貌，咱打勝了他，定然給咱老婆，咱落得有個色藝俱絕的家小，也可幫助幫助。好在咱在這裏也沒有一些事兒，不但將他打勝，可以得個好老婆，還可以格外響名。主意已定，卽日卽由河南動身，日夜兼行，不到六七日工夫，已到了安東縣內。當下落了客店，就從各處打聽了一回，見說有個徐文豹，現在這裏打得不分勝負。他聽說肚內暗道：這個姓徐的，難道有三頭六臂不成？俺若不到此，由他逞能耀武，俺既到此，可不讓他獨自逞能了。想了一回，也去擂台場上看了一會，這日却因曹月娥冒感風寒，不會上台。那擂台上面掛着一面白漆粉牌，上寫着告白，暫停一日。蔡天化看見告白，當夜就思量到曹家去走一躑，如果見着曹月娥，果真是好，他便放出採花的手段，與他暗戰了一番。復又想到，俺既然到此，且等他明日上台，俺將他打敗下來，還怕不是我的受用。若果今夜就去，被他知道，反敗了俺的英名。因此一想，遂不會前去。這也曹月娥應該不被污辱的。天化死期將至，所以古人說得好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蔡天化

向稱採花魁首，今日忽然動了這個念頭，未去污辱曹月娥，要想爭立英名，閒話休表。却說隔了一日，曹月娥的感冒已是大好，先着人到台上將告白牌下去。那些來打擂的，及那些來看打擂的，並那些小本營生的，熱鬧異常。蔡天化此時也就到了擂台場內，却因人多擁擠，不曾看見黃天霸等人到此，就使他也該想到，他竟倚仗自己武藝的高強，又因黃天霸等拿過他兩次，均未曾捉得住他，及至酒醉誤爲捉住，尙被他掙脫；他所以把黃天霸這干人也不會放在心上。倒是黃天霸等，雖然在此看打擂台，却刻刻留神防着他到此。却巧賀人傑走出茶棚小便，瞥眼瞧見一人走過，好像蔡天化，就尾隨在後一看，却是蔡天化已進了那座茶棚坐下。他便回至綵棚打了個暗號，大家還未開口，只見黃天霸就要奮勇出去。萬君召攔住說道：老兄弟還不到時候，且不要空了手足。黃天霸只得耐住性子，坐在那裏看光景。此時上台的已到全了，徐文豹跳上台去，只見石勇走出台口，向徐文豹拱手道：尊駕學的高藝，咱家台主與那位徐師父，俱已領教過了；但是在下還不曾領教呢，請賞過光兒，指教一兩句罷。徐文豹笑道：既是尊駕不棄，當得請教，便說了個來罷。石勇道：主不佔客，還請在先。徐文豹道：既如此，我可有佔了。說着即將外衣脫去，有人接過向衣架上掛定。二人先分了門戶，卽

刻就交起手來，你一拳我一脚，或前或後，或左或右，各盡所長，鬪了有八十餘個回合，忽見徐文豹飛起一拳，直向石勇打來。石勇正待要讓，徐文豹這一拳並未打下，復飛起一腿打來。石勇一見說聲不好，正待將身子一偏，讓他這脚，忽聽嬌滴滴一聲，喝道：姓徐的，你不必逞能，俺姑娘曹月娥出來會你。話猶未畢，徐文豹趕着脚步立定，將曹月娥上下打量了一回，但見他頭挽烏雲，高高的盤着一個堆螺髻，元緞抹額，中間打了一個鴛鴦結，高聳頂門，緊靠兩耳，斜插兩朵絨花，一對珠環低低垂下，身穿一件大紅緞洒花密扣緊身襖，腰束着一根蘋菓綠絲絛，下穿元色湖縐灑花紮脚馬褲，窄窄的一對三寸金蓮，穿着一雙大紅繡履；真個是柳眉杏眼，粉臉桃腮，雖爲閨閣佳人，實是裙釵武士。徐文豹看罷，不覺暗暗的喝采。曹月娥也將徐文豹看了一看，只見他兩道長眉，一雙俊眼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珠，心中也着實羨慕。彼此打量已畢，只聽徐文豹說道：小姐既然下顧，我徐某也是三生有幸了。月娥聽說，面上一紅，也就應聲說道：從來未有主佔客先的道理，還是先請賜教罷。徐文豹聽說，立刻就分了門戶，與曹月娥交起手來。只見他們兩人，一個是身如鐵樹，拳到處不讓分毫；一個是腰若柳枝，足踢時頗難躲避；忽然間蛟龍出水，氣挾風雲；忽然間臥虎翻身，勢崩山谷；他兩個人一來

一往，足足去拳來，足足鬪了有百餘個回合，那台下的人都看得呆了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忽西北角上大吼一聲道：「姓徐的休得逞能，你休想這個老婆，須留給俺蔡天化爺受用。」那台下人俱聽得清楚，暗道：「這個蔡天化奉拿的人，爲何敢如此大膽前來打搦？」台上的曹月娥、曹德彪，及徐寧、石勇四人，早已聽見，正要防備，蔡天化已跳上搦台。曹月娥抽了空兒，卽向徐文豹說了一聲漫走，俺去就來。說着便退入後房。蔡天化上台卽與徐文豹兩下交手，未知蔡天化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逞強能衆英雄塵戰 中要害蔡天化成擒

話說蔡天化一聲大喝，上了搦台也不打話，便與徐文豹交手。這却何故，他却存了一個心，恨不得一拳將徐文豹打死，他便可得了曹月娥去做老婆。不料徐文豹果然毫無畏懼，就與他力鬪起來。曹月娥退入後房，拿了兵刃，會同他老子，及兩個教習，一齊拔刀相助。蔡天化却不知其中緣故，正與徐文豹一拳一脚的打了個正對，忽聽撲撲撲一陣聲響，黃天霸等一衆英雄，都拿了刀到了台上。徐文豹一見，雖知大概，却不曉得底細，正是疑惑，又聽黃天霸等聲喊道：「咱們大家合力呀！不要再給這狗強盜掙脫逃走呀！一聲未完，只見衆英雄兵刃齊施，你一刀他一劍，認定蔡天化砍來。蔡天化知

道不好，卽運動神工，赤手空拳來與黃天霸等奮力惡鬪。只見黃天霸等一刀砍來，蔡天化將右手一架，隔過開去，連皮都不曾傷了一塊。衆英雄鬪了有兩個時辰，李七侯手中刀誤失，又爲蔡天化得去。幸曹德彪一聲大喝，該死的囚徒還向那裏逃去！說着就舞動竹節鋼鞭，認定蔡天化打下。蔡天化卽將手內的單刀掀開，不料曹月娥又從背後舉起雙鋒刀，從蔡天化肋下刺來，賀人傑又是一金鏢打下。蔡天化說聲不好，趕着將手中單刀望上一擋，將金錢鏢及曹月娥兵刃擋過。十幾個如狼似虎的英雄，將他團團戰住，他竟一些懼却没有。原來萬君召自黃天霸等齊上擂台之後，他却暗暗伏在上面台頂上，在那裏細心觀看，要等黃天霸等將蔡天化打有個八九分數，他就下來，只用一個撒手着，就要將他捉住，所以打了這半會，總不見萬君召與他交手。此時蔡天化力戰衆人，任他本領再高，也難敵得住黃天霸等十二人，並殷家三兄弟，加了曹德彪父女兩個，及徐寧石勇，又是能征慣戰的英雄。你一刀，他一槍，你一鎚，他一鞭，你一棍，他一劍，還有許多的暗器，這還是蔡天化的本領真高，又兼着能運神工，可以刀槍不入；要換着第二個，還等到這個時節，總早已將他捉住。他把李七侯一腿打倒一旁，就搶了他的刀，與衆人廝殺。此時却又打倒兩個，一個是何路通，被刺了一刀，

正中大腿，跌倒台下去了。一個是石勇，肩膀上被他傷了一下，不能再戰，只得走到台後。黃天霸等見不會將他捉住，反被他打倒了一人，砍傷了兩個，好不著急，於是大家拚命的殺來，就連曹德彪父女並教師徐甯也是奮力去殺。蔡天化看看有些抵敵不住，心中暗道：倘若再與他們戀戰，真個要被他們捉住了，不如趁早逃去罷。主意已定，便舞動單刀，認定朱光祖面上一晃。朱光祖趁著架住，計全早一刀飛來，蔡天化也不去擋，居心讓他砍一刀，趁此就可得空逃走。不期賀人傑看得真切，看見他無念戰之心，有要逃走之意，即刻又掬出兩個金錢鏢，向蔡天化兩眼打去。這對鏢方打出去，忽見萬君召從擂台頂上，一個翻身倒挂下來，先使了個燕子穿簾的架式，只見一個黑影兒，平穿到蔡天化面前，隨即用了個葉底偷桃，向蔡天化左腋下一點，只聽他哎呀一聲，登時縮了下去。萬君召趁勢將身一轉，即翻到蔡天化右手，輕輕的將蔡天化右膀一掀，只用兩指在他右腋一點，任他銅筋鐵骨，再也不能動彈了，於是大家一齊上前，將蔡天化綁縛停當，再仔細看，已見他兩眼打得血流滿面，却是被賀人傑的金錢鏢打傷，因中了他兩處要害，纔被捉住。這也是他惡貫滿盈，天網恢恢，應該如此。畢竟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正國法強徒授首 挾私仇惡霸歹心

話說蔡天化因被萬君召賀人傑二人著傷他兩處要害，致被人捉住，黃天霸等人就將蔡天化綁好，拖下台去，交給安東縣帶回衙門，先行收監。萬君召又道：「太爺回衙之後，可命差役將他的琵琶骨穿起來，用刑具上了，方保無虞。」安東縣聽了，好生擔驚，因說道：「本縣雖有監守之責，要求諸位保護一程。」黃天霸答應，即刻一時將蔡天化護送進城，到了衙門，當由差役用頭號鐵鍊，將蔡天化的琵琶骨穿起。說也奇怪，自從傷了他的要害，那神工不能運動了。當下給他上了刑具，送入內監。黃天霸又請安東縣寫了文書申稟施公，說蔡天化已經設法捉住，但使沿途押解，恐有不測情事，是否就地正法，以昭慎重，而免疏虞。安東縣隨即備文，專差連夜投報，暫且按下。再說黃天霸等，當日又去曹家村道謝。曹德彪迎接進去，黃天霸當即給他道了謝，又問了教習受傷的話。曹德彪道：「敝教習雖然受傷，却還不重，但可歇息一兩日，即全愈了。當下曹德彪即命人擺出酒來，給大家道賀。」黃天霸再三推却不過，只得入席叨擾。飲酒之間，談起徐文豹打播一事，褚彪先自說道：「那姓徐的，如果未曾娶親，居心想來招贅，他明日必然前來，那時再將他問明，便可招爲快婿了。」曹德彪聽了大喜。大家又復痛飲起來，直

飲到日落西山，方纔散席。黃天霸等回到客寓，又看了何路通、李七侯，所幸受傷不甚重，大家便去安歇。次日又往看打播，徐文豹果然復來，曹月娥又與他鬪了一回，仍是不分勝負。曹德彪卽命他兩人住了手，問明徐文豹曾否娶親，徐文豹果然未娶，當下將女兒贅他爲婿。徐文豹也就答應。曹德彪隨將徐文豹帶回莊上，過了一日，就與月娥成親。一面將播台拆去，這也不必細表。黃天霸等仍回客店，專等施公的回文。不日回批已到，蔡天化著卽就地正法。這日黃天霸等皆全身裝束，各帶兵刃。安東縣又將城守請來，帶了兵丁沿途護衛。蔡天化著卽提出，打開刑具，當卽如法背綁起來，押到市曹斬首。一會子到了法場，等到午時三刻，將蔡天化斬首，將首級用木籠裝好，以便解往淮安懸竿示衆。諸事已畢，黃天霸等也就一起回去。淮安銷差殷家兄弟也由安東縣回殷家堡而去。不一日大家俱至淮安，見了施公，銷過差，施公又將捉拏的情形，細細問了一遍。當下施公就與萬君召道謝，并欲保奏君召。萬君召再三推辭，不願爲官。施公方纔罷議，又將衆人保奏出去。後來奉到聖旨，各人俱加一級。黃天霸是總兵銜，關小西是加了副將銜，其餘各官按原級遞加，惟有人傑升了守備，大家好不歡喜。朱光祖、萬君召二人，在淮安盤桓了半月，也就回去。有話卽長，無話卽短，且將黃天霸

等人按下。如今再說桃源縣新出一案，全家被害，實是可慘。桃源縣西廂有一梁家莊，莊主梁世和，是個本縣的武舉，其家道富有可觀，爲人亦頗正道，而且任俠好義。這梁世和年交四十餘歲，妻子陳氏，生了兩子一女，長子名喚家駒，年交十八；次子名喚家驥，纔交十二；惟有那女兒玉貞最大，今年正交二十歲，詩詞歌賦，件件皆精，而且生得美貌動人。這梁世和夫婦真是愛如拱璧，自幼與他表兄結了婚事。他表兄名喚陳仁壽，住在城裏，今年二十二歲，也曾進過本學生員。父親早已去世，祇有母親許氏在堂，家道雖不大富，也還小康。只因梁家莊在西北五里有個溫家寨，溫家寨寨主名喚溫球，是個武進士出身，綽號鬪太歲，爲人極其凶暴險惡。家中廣有田產，多蓄豪奴，並養着教習數人，打手數百，專搶民間婦女，強霸一方，人人見他側目，却與梁家莊梁世和家不敢沾染。因梁世和爲人正直，而且武藝高强，雖然是個武舉人，却還比他那個武進士強著幾倍。前兩年爲爭買田地，溫球意欲強佔，梁世和不肯干休，後來兩下動起武來，溫球打梁世和不過，依舊還把那分田地讓給世和，却暗下都有懷恨。這兩年之內，雖然各不相擾，溫球却刻刻要設法去報復他，也是合當有事。這日梁世和的女適在門口，隨着他母親在那裏觀看春景，不期溫球方從城裏回來，走此經過，忽然看見

梁世和的女兒那般風流俊俏，美貌動人，他這一見，却存了一個混賬心，要想娶他作妻。回家以後，便神游日想起來。隔了一日，就託人出來，到梁世和家去說，託言給他兒子求婚。爭奈他兒子是個十不全，人盡知道的，不必說梁世和的女兒，已經自幼許下姻事，就使沒有，梁世和也不肯把個愛如拱璧，貌若天仙的女兒，許了個十不全。只得對來人說明，已經自幼許下姻事。來人只得回溫球，說他早已許了人家。那知溫球一聽，重重大怒，他不說人家果真許字與人，他反疑惑梁世和嫌他兒子十不全，不肯與他結親，因此懷恨在心，愈加要尋事報復。可巧這日梁世和家，來了一個外鄉人，因脫了盤費，訪問梁世和是個任俠好義的人，就前來找他給些盤費。梁世和見了那人，一表非俗，而且是個武生打扮，就問了他尊姓大名，住居何處。那人一一告訴他一遍，原來姓郭名仁，是山西人氏，到南邊投親不遇，因此脫了盤程，却有一身的武藝。因此梁世和更加親敬郭仁，就留他住了兩日，又送他幾十兩紋銀。那知溫球打聽出來，便到桃源縣，賄屬了差役，硬說梁世和通同大盜，勾結強人。桃源縣也不問情由，便將梁世和捉去，嚴加拷問，叫他招出通盜的各情。梁世和那裏肯招，桃源縣又將他妻子帶去拷問。溫球見梁世和家中人俱已下獄，只有他女兒不曾帶去，便率領衆豪奴到了梁

家莊，將玉貞小姐硬行搶去。不知玉貞果有性命之虞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因驚成疾梁女全貞 抱屈鳴冤陳郎入告

話說太歲溫球因挾私仇，誣害梁世和通同大盜，在桃源縣出首，經桃源縣知縣不問情由，將世和合家大小下獄。梁玉貞當爲溫球搶劫回莊。到了莊上，當將梁玉貞扶入後房。溫球便問他道：你父親通同大盜，眼見得性命難保，因此將你接到我家，你若肯與我兒子成爲夫婦，我一定設法將你老子及你母親兄弟救了出來，仍舊成爲親戚。那裏曉得溫球儘管說，梁玉貞一字不答。溫球不覺大怒，正欲伸手去打，再一細看，但見梁玉貞玉容慘淡，聲息毫無，坐在那裏已是昏絕過去。溫球一見，趕著呼喚僕婦，立刻取了薑湯灌下，復又慢慢低聲輕喚，好容易喚醒過來，只見梁玉貞嘆了一口氣，掙了半會，纔說了一聲苦呀！衆僕婦見將梁玉貞已經喚醒，大家好不歡喜。溫球在旁也甚喜悅，因命將梁玉貞扶入臥房，好生將他伏侍，自有重賞。梁玉貞眼睛雖然閉著，耳內却聽得清楚，睜開二目大罵一番。內中有一個姓劉的老媽媽，雖然在溫家做工，却是存心忠厚，卽插口向溫球說道：太爺放心，這梁姑娘我包管伏侍他好好的。溫球當卽答應出去。劉媽媽就對梁玉貞說道：姑娘你放心罷，且到裏面歇一會兒，我包管

你不至被他奸賊強逼；且耐兩天，我再設法救你便了。梁玉貞聽說，見他不是歹意，也就隨他進入內房，就床鋪上睡下。那劉媽媽又殷殷勤勤伏侍他一會，又與他談了些家事，又歎息了一回，又切齒痛罵了一回，這纔出去。少刻又進來看視，又對梁玉貞問茶問水，梁玉貞也著實感激。梁玉貞受此一驚，加之父母兄弟不知如何，憂慮成疾。溫球屢來侵犯，多虧劉媽媽將病推托，不曾受着污辱。再說梁世和一家四口下在獄內，此時城裏城外通哄傳開了。他的女婿陳仁壽一聞此言，著實喫驚不小，因趕出城先到莊上看視。纔到莊口，只見梁世和家內一個老家人梁孝，匆匆忙忙走了過來，驚慌說道：姑爺來了麼？陳仁壽道：老爺怎麼遭此大禍？究竟有甚麼仇人？梁孝道：姑爺休提了，真個禍不單行，老爺太太同兩個少爺纔被縣裏捉去，不料溫家寨這個溫球奸賊，率領了許多打手，撞進門來，硬將姑娘搶去。老奴等趕了一回，實望將姑娘奪回，反被他家那些豪奴打了一頓。姑爺來得好極了，也得趕緊設個法兒，一面去縣裏救出老爺太太少爺，一面去溫家寨救回姑娘纔好。在老奴看來，還是先到溫家寨救姑娘要緊。老爺雖在縣監，急切尙無性命之虞；惟有姑娘平日性情最烈，姑爺是早知道，現在被奸賊搶去，萬一強逼，姑娘必不肯從，定然斷送性命，豈不將性命白白的，送在奸賊

之手麼？姑爺須趕緊設法去救纔是。那梁孝只管對陳仁壽那裏訴說，不曾細看仁壽原來仁壽聽見他表妹被溫球搶去，就這一急，已經氣絕過去。及至梁孝把話說完，忽見陳仁壽跌倒在地，梁孝又趕著將仁壽扶坐起來，取了薑湯灌下，纔算甦醒。陳仁壽即切齒罵道：若不將溫球置之死地，我陳仁壽誓不爲人。說罷即令梁孝道：你且同我到城裏一行，先往獄內將老爺等安慰好了，然後再設法去處置那個奸賊。但你見了老爺太太，切不可說姑娘被他搶去，我自自道理，總要先將老爺太太少爺們救出來，然後再去救你家姑娘呢。梁孝也只得答應，立即隨著陳仁壽到了縣裏，賄通了獄卒，進入內監，見著梁世和夫婦，暨他的兩個兒子。梁世和夫婦一見他女婿進來，便哭了一回。仁壽用好言安慰一番，並說溫球誣控，我們好的毫無真憑實據。至表妹你老人家格外請放寬心，姪兒已將他接回去了。梁世和夫婦聽了這話，稍寬了點心，又復問道：賢婿你設法救我等全家，究竟是個怎麼解法呢？陳仁壽便走到梁世和跟前，附耳悄悄的說說了兩句。梁世和聽說大喜，陳仁壽即刻就告別出去，走到監門口，又切實囑託監卒道：望你老人家方便，隨後這個家人進來，還請你放他進去，我將來一起再謝你。說着又在腰間掏出五兩銀子賞給禁卒，自然歡喜無限，滿口應承。陳仁壽

出了縣門，即刻到家中先悄悄與母親說了一遍，又叫梁孝不許在外稍露風聲，我要趕往淮安去，到施公那裏控告，你可每日去到縣裏探視一回，再密訪你姑娘生死如何。我到淮安住在總漕衙門照壁後王四房客店內，你可每日寫一封信，將所有探聽的細情告訴我。我一經將事體辦定，立刻就回來了。梁孝唯唯答應。陳仁壽連夜僱了船，帶了銀子直往淮安進發。不日已到淮安，就在總漕衙門照壁後王四房住下。當時就寫好狀詞，專待次日一早前去告狀。却好次日正是七月初一，施公打扮到河神廟拈香回衙，他便去攔輿告狀。畢竟施公可否准他狀詞，代他伸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察理准詞親提縣令 聞風報信暗告強梁

話說陳仁壽將狀詞繕好，專等施公河神廟拈香回轅，便去攔輿告狀。在轅門外等了一會，金鑼響處，施公已打道回衙。陳仁壽即將狀詞捧在手中，等施公轎臨切近，他便攔住轎槓，跪在旁邊口喊冤枉，求大人伸冤。施公在轎內閃目一看，見他是個秀才打扮，施公即命住轎，問道：你有什么麼冤枉？陳仁壽見問，便將狀詞呈上。當有差役接過，施公打開看了一遍，就在轎前向外面問道：你叫陳仁壽？是桃源縣生員？你可再將此狀詞內所告各節，細細訴稟上來。陳仁壽便將梁世和與溫球惡感及譚良通盜強搶玉

貞，世和全家收監，細說一遍，請求申雪。又說：生員如有半句不實，大人一經察出，願甘誣告之罪。說罷，就磕了一個頭，仍然跪在那裏候示。施公聽罷，不覺悻然大怒道：「該縣既如此糊塗，境內有此等惡霸土豪，不能先事預防，還通同誣害，實屬不法已極！」陳仁壽你可先退下，候本部堂一面親提該縣，並及那原被人證來轅質訊。一面扎飭該縣，即日前到溫家寨溫球家內，將你聘妻梁玉貞保出，查明有無奸佔情事，再行核奪，分別治罪便了。陳仁壽唯唯而退。施公回衙，進入書房更衣已畢，立刻命人繕就飭知，委派計全何路通二人星夜馳往桃源縣，督同該縣前去溫家寨溫球家內，趕將玉貞保出，并將溫球及桃源縣知縣暨拏捉梁世和一家四口之原差，并梁世和一家人等，限五日內一併押解來轅，聽候訊辦。計全何路通奉了施公之命，那敢怠慢，即日帶了親兵，拏了文書，星夜直奔桃源縣而來。不日到了桃源，先行通報進去，桃源縣聞知施公那裏派來的人，不知爲者何事，要緊迎接進去。計全何路通到了書房，彼此相見已畢，有人獻上茶來。這桃源知縣姓胡名喚世維，是個捐納出身，爲人極其貪贓，而且心地又極糊塗，所以計全何路通到了此地，還疑惑是來打抽風的，因道：「二位惠臨，有何見諭？但是兄弟這裏清苦異常，除每年例得養廉外，毫無生色，而且桃邑強悍，地土瘠弱，

兄弟自到任以來，已賠累得不少了。不知貴衙門每年還有什麼例規？還望二位仁兄指教明白，以便兄弟設法措備。計全因搶著說道：老兄儘管放心，兄弟等此來，並非需索例規；因奉大人之命，有件小小財爻送與老兄，可即前去趕辦，不可悞事！將來辦得好，大人是一定要保奏的。這兩句話，在稍微明白的人，早知道內裏有些不妥，那裏曉得胡世維還當是真是美差，忙笑著說道：既蒙大人恩典，委兄弟去辦，兄弟何敢悞事？便請二位仁兄指教罷！計全道：當得當得！說著就在靴桶內取出一件文書出來，遞與胡世維觀看。胡世維接過，拆開封套，將囊子抽出捧在手中，由頭至尾看了一遍，不覺汗流夾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計全大鬧溫家寨 路通誤落陷人坑

話說桃源縣知縣胡世維見計全在靴桶內取出公文給他看過，方知道是爲梁世和一案，奉了施公之命，前來親提人證，并限前往溫家寨捉拏溫球，保出梁玉貞，一併押解原被人證，暨各差人等親往淮安聽候訊問。胡知縣看罷這件公文，只嚇得汗流沃背，立刻就傳差役親往溫家寨提人。那知那些差役大半與溫球有些來往，一聞此事，故意延宕，不肯立刻就去，先差心腹去到溫家寨告知信息，叫溫球急速準備。及至胡

知縣與計全何路通，追趕前去。溫球早已得消息了，準備起來，專等人來提拏。却說胡知縣帶領計全何路通，並本署差役人等，到了溫家門首，計全向何路通丟了個眼色。何路通會意，即退後了一步，看他們進了大門，他便到溫家後門埋伏，恐防溫球從後門逃走。計全等進了大門，當有莊丁故意攔道：你等爲什麼不問情由，自那裏來的？擅自向人家宅內亂撞。計全聽了此言，不由的氣望上沖，大聲喝道：好大膽的惡奴！咱老爺是奉了欽差漕總施大人之命，特來捉你主人溫球，前往淮安訊那所控梁世和通同大盜一案；你敢膽大攔老爺不進去麼？那惡奴聽說道：原來如此，既是前來捉咱家主人，難道咱家主人還躲避你不成麼？但是咱家主現今不在莊呢，等他回來叫他前去投到便了。計全聽說，不覺大怒，便道：你既說你莊主現不在莊，待咱進去搜一搜，如果搜出來，再與你這狗頭說話。那惡奴道：你要進去搜，可不怕你見怪，這是不容你撒野的。計全此時實在容納不下了，立刻即喝令親兵，將這狗頭先給我拏下。親兵一聲答應，也就立刻上前去拏。那個惡奴，不但全不畏懼，還膽敢在身旁拔出腰刀，即向親兵打來。諸公請想，計全此時，可能容他過去麼？也就拔出單刀，一撒手向那惡奴砍去。那惡奴一聲大喊，登時來了十五六個，皆是手執刀棍，一齊向計全圍繞過來，刀棍齊

施計全見此光景，不下毒手是要喫他的苦了，也大喊一聲，舞動單刀直向衆惡奴亂砍。到底那些莊丁不是計全的對手，一連砍傷了幾個，就不敢上來。再加計全帶來的親兵，一齊動起手來，立刻將衆奴打得東奔西躡。此時胡縣令站在旁邊，見這等光景，已是嚇得不敢動彈。計全見胡縣令站在那裏呆若木雞，便走上前將胡縣令一拖，口中說道：「貴縣這地方上出了這等惡霸，平時不及早治，到了這會兒，還在這裏袖手旁觀。咱此時不便向貴縣細講，且待握住惡霸，與你再說不遲；還與我去搜要犯罷。」胡縣令沒法，只得抖抖的跟著那計全進去搜查，再也搜不到溫球。原來溫球却躲在那個暗室之內；這暗室旁觀還有一個陷人坑，是專爲防備來人，萬一搜尋到此，都要叫他跌入坑內，隨後再將人捉住，或打或殺，置之死地而後已。計全見搜了半會，皆搜不出來，暗想：「難道這惡賊果真不在莊上麼？」一面暗想，一面委決不下，仍在那裏疑惑。忽見從檐上跳下一個人來，仔細一看，却是何路通。計全喊道：「何賢弟，我與你分頭去看，你去把梁玉貞找尋出來，先保護他出去，將他送到縣裏，令人看守好了，我再去找尋那溫球惡賊。」何路通答應，立刻就各處找尋玉貞，計全還帶著胡縣令往各處找尋溫球，又尋了好一會，仍是找尋不出。正自著急，忽聽隱隱有哭泣之聲，計全心下一想，暗

道：這哭聲莫非就是梁玉貞麼？仔細聽了一會，就順著聲音尋找過去，胡縣令也就跟了過來，轉了幾個灣，見有一道小門，計全便進入小門，覺得那哭聲就從後面出來，計全趕著走了進去，原來是一個小小書屋。計全又走進書房，並無門窗，計全好生疑惑。正自凝神觀看，忽見東首有個書櫥，心下暗道：莫非這書櫥就是暗門？於是走到書櫥那裏，將櫥門開了，向裏面一看，內中並無書籍，又將裏面的板用手一按，只聽剝落一聲，跳下一根門來。計全復將手在板上兩邊一推，又聽呀的一聲，那書櫥推在兩旁，中間果然露出門來。計全好不歡喜，即將書櫥移在一旁，他便拉著胡縣令一同進入裏邊。只見裏面却是一間靜室，陳設得頗為精緻，那哭聲發從這裏。計全一聲喝道：這裏開哭的，可是梁家莊梁世和女兒玉貞麼？話猶未完，那劉媽媽早已從裏間房內走出，答道：正是梁家姑娘，你老是那裏來的？計全道：咱是特來救他的，現在那裏？咱乃施大人面前河營都司，特奉大人之命而來。玉貞聽了，立刻坐了起來，扶著劉媽媽出了房門問道：那位是救我的恩人老爺？計全道：便是咱奉施大人之命前來救你。玉貞還要行禮，當時計全趕著攔道：咱們速走罷。說著就將玉貞背了起來，望外就走，胡縣令也就跟了出來。纔出得門來，只見對門擁進數十個打手，個個手執兵刃，攔住去路，一齊

殺到計全一面舞動單刀準備抵敵，又聽那些打手齊聲喝道：背女子的聽着，你可知你家夥計已落在陷人坑內，被咱莊主擒住？計全一聽此言，知何路通已悞落陷坑，更加不敢耽擱，即將身子一縮，立刻一個箭步跳上牆頭，隨即越屋穿房，將梁玉貞救了出去。何路通自悞落陷坑，被惡奴捉住，便去告知溫球，問他如何處治，溫球即命衆打手將他吊入一間空房內，也不要打他，活活的將他吊死便了。畢竟何路通有無性命之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贖太歲潛投聚夾峰 何路通救出溫家寨

話說計全背了梁玉貞出了溫家寨，本擬將玉貞送了進城，一想往返不免耽延時刻，不若就近先行送他回莊。主意已定，便一口氣跑到梁家莊，却好梁孝站在莊門口。玉貞在計全背上見了梁孝，如同見了親人，當即哭道：多虧這位恩人老爺將奴救出，不然是一定死在溫家了。梁孝趕著上前，將那玉貞扶下，當即給計全磕了個頭，謝救命之恩。計全也不及同他說話，只將玉貞放下來，他隨即就往回走；不上半里之遙，已見胡縣令坐着轎子回來。計全一見，好生大怒，立刻上前問他向那裏去；胡縣令道：我現在進城請城營帶兵前來圍他房屋。計全道：你好不糊塗，就是要請城守營前來圍他

的住宅，也不應擅離責守，或者飭差請他來，爲什麼要你親自前去？你這一走，萬一溫球趁此逃走他方，你又怎麼回覆？胡知縣被計全問了這番話，只見他翻著兩眼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。計全看了煞是好笑，復又說道：貴縣不必沉吟，依我看來，還是趕緊專差飛跑進城去請城守，咱與你再回去搜尋惡賊，倘若再被逃脫，貴縣可怎麼好在那裏交出溫球來？計全雖然這樣說法，早料着胡知縣這一走，溫球必趁此而逃，却不得不與他說這兩句，好把自己一肩的重擔，全個兒卸在他身上。胡知縣聽了計全這一番話，也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得依計全，便差了一個家丁，拿了名帖去請城守。一面仍與計全奔回溫家寨而來，此時也不坐轎了。可憐胡縣令跑得氣喘吁吁，心中恨道：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且說溫球聽得計全已救了梁玉貞出去，胡知縣又打道回衙，心中一想，我犯下這彌天大禍，若再不趁此逃走，萬一被他回來捉住，解往淮安，定然性命難保。當下主意已定，即刻到了內宅，拿了些銀兩，連家童都不會帶，換了衣服就逃走出來。出得門來，上馬加鞭飛奔而去。一口氣跑了有十餘里下去，心中一想：我逃是逃出來，但現在投奔何處纔好？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暗道：不若往聚夾峰投奔鐵頭和尚，且到那裏住下，再作良圖。你道這個聚夾峯，是個什麼所在？原來這聚夾峯在河南江蘇

交界地方，兩邊兩座山頭，中間一條小路，只容一人出入，那山險峻異常，山內有座軒轅廟，極其寬大，那鐵頭和尚便在那廟內住持，名說出家，實係據着山頭，借以落草。這鐵頭和尚生得銅筋鐵骨，一身的武藝，飛檐走壁，件件精通，手下聚了有五六百嘍兵，專門打家劫寨。溫球當日曾從他習過武藝，因此想到，不若就到他那裏投奔，再說胡縣令便跟着計全，好容易跑回溫家寨，又前後各處找尋殆遍，總尋不出。此時天已大黑，又不知何路通性命如何。計全沒法，只得到了內宅，將溫球的家小一概拿下，綁縛起來，勒令他家小交人。溫球的妻子被逼不過，只得慌騙計全，指引他到暗室內搜尋。計全聽說，只得帶了胡縣令並親丁人等，走到後花園內，將石洞挖開，進內收找，那裏有個溫球。雖然溫球未曾搜檢出來，却救出兩個女子。計全復又各處去找，剛到了花園，走過一條小巷，只聽東邊矮屋內有呻吟之聲。計全就帶了親兵，走入矮屋一看，原來何路通四馬倒吊在屋內。計全立即上前將何路通放下，復又一同來問溫球的妻子，究竟溫球現在何處？他妻子只得將溫球逃走的話說了出來。計全又問道：何時逃走呢？他妻子道：大約桃源縣離了莊上，就是那個時候纔走的。計全聽說，便向胡縣令道：貴縣如何果然不出吾之所料？胡縣令聽說，只得望溫球的妻子埋怨道：本縣與你

家丈夫有何仇隙？他居心搶劫梁家女子，反說人家通同大盜，到本縣那裏控告。本縣以爲他是個本地鄉紳，說話不錯，那裏知道竟是這等一個混帳東西！現在又畏罪逃脫，害得本縣官前程不保，還要用錢，保不定何時纔可緝獲到手。你家丈夫一日緝獲不到，本縣就要多用一日錢；到爲了你家一個混帳東西，弄得本縣官財俱喪。他不想本縣這個七品前程，已非容易到手，在上司面前不知叩了多少頭，說了多少求大人栽培的話。那裏曉得到任未及一年，本錢雖然賺回來了，利錢也未得好些，就被你家丈夫這一鬧，不但本縣利錢一個落不到，只怕本錢還有命無毛；你家害得本縣好苦呀！說罷望着溫球的妻子跳了一會。溫球妻子見他這等着急，也只得望他說道：太爺不必說了，打了倒盤罷，只當少賺了幾個，而且俗語說得好，湯裏來一定是水裏去的，看破些罷。畢竟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訊家屬追究行踪 緝強梁購覓眼線

話說胡縣令見溫球逃脫不知去向，急得沒法，只得將他的家屬一併拿入縣衙，莊房封鎖起來，候緝到正凶再行發落。次日即提出梁世和一家四口，又將梁玉貞并捉拿的原差，桃源縣親自押到淮安，聽候審問。不日已到，將一千人犯先行寄入山陽縣內，

然後計全何路通見了施公將上項事稟了一遍。施公點頭。接着桃源縣胡世維也來稟見。施公當即傳見。胡世維給施公行了禮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命他坐下，當即問道：溫球控梁世和通同大盜一案，貴縣曾訪查明白，究竟有無憑據呢？胡縣令道：卑職該死！總是卑職一時糊塗，致屈好人下獄。施公道：貴縣既爲朝廷命官，爲民父母，本縣境內遇此等強徒惡霸，應即早爲懲辦，即使力有不逮，也該申詳大府，並力合拿。爲什麼通同作弊，誣害良民？但聽一面之詞，即陷一家五口。幸是有人告到木部堂這裏，倘若無人出首，這梁氏一家就屈死貴縣手裏了。現在溫球又復逃脫，貴縣一定知他踪跡，仍煩貴縣十日內將溫球獲到，本部堂或可看貴縣一官非易，從輕懲處；倘再庇護，那時休怨本部堂鐵面無私。姑候明日訊明原被告人等，貴縣便請回衙，趕緊緝獲溫球到案。胡縣令聽了這話，那敢強辯，只得請安告退出去。次日施公升堂，先傳原告陳仁壽問了一遍，即將梁世和夫婦父子提來。梁世和夫婦跪在下面，又將前情申訴一遍。施公又命將梁玉貞帶上。玉貞跪下先磕了一個頭。施公問道：陳仁壽是你何人？玉貞道：小女子表兄，自幼經父母憑媒說合許字，尙未過門。施公道：溫球將你搶去，你曾被逼麼？玉貞道：小女子也曾被逼兩次，後因小女子驚嚇成疾，又虧溫家一個姓劉的老僕

婦多少防護，所幸小女子未被污辱。施公道：這還是你的造化；但是溫球究竟爲何事，誣害你父母兄弟，你可知道麼？梁玉貞又將前情申訴一遍。施公命他退下去，命帶桃源縣原差帶上。施公問道：你是去捉梁世和一家四口的麼？原差道：是小的奉縣太爺之命去捉的。施公道：你兩個喚作什麼名字？兩個原差回道：小的名喚吳能，小的名喚張淦。施公道：你等前去梁家時節，可曾見有強盜在他家麼？吳張兩差俱道：未曾看見。施公又問道：可拿着他真實憑據麼？原差道：也未嘗。施公道：既如此，你等怎麼憑空將梁世和一家四口拿去呢？吳能道：小的這日在班房閒坐，忽見溫家寨有個小使喚伴扣子，來喚小的趕緊前去，說是他家大爺有要緊的話說。小的不知何事，就隨着扣子去了。到了溫家寨，溫球就望小的說道：你們這兩個月內，鬧的盜案是不少了，一件皆不曾破案，我實告訴你，現在梁世和家窩藏大盜，說不定那些案內有他家窩藏的人，你只須將梁世和一家拿到縣裏，請官嚴訊一堂，就可以明白了。小的聽說，便問他道：溫大爺你老如何知道麼？溫大爺就說是他親眼看見，某日還有個山西人，實在形迹可疑，在他家住了兩日方走的。小的聽說，就回去稟知本官，聽了這話，當時就加差張淦，同小的一同前去梁家，將梁世和夫婦父子四人，一併帶到縣裏，經本官訊了一

堂，怎奈梁世和堅不承招，本官只得暫行禁監，以便復訊撤底根究。那知他是個好人，那溫球竟是個萬刁萬惡的賊子，不但小的爲他所累，連本縣太爺也因他受累不淺了。施公道：你曾得溫球賄屬麼？吳能道：委實不敢受賄。施公忽將驚堂一拍，怒聲喝道：你等還敢隱瞞，本部堂早已訪知其事，拖下去重打。一聲答應，將吳能張淦兩人重重打了四十大板。施公喝叫住了，本部堂問你究竟得了多少賄屬？張淦被打不過，只得招道：溫球先送了二十兩銀子，吳能嫌少，溫球又加十兩，分小的五兩，他得二十五兩，當由吳能進去稟明本官，立刻就同小的前去捉拿了。施公聽說，又喝令將吳能打了四十，吳能受打不過，也只得一一招出。施公又命捉溫球妻子周氏。溫周氏提到跪在下面，施公問道：你夫誣害良民，搶劫婦女，平時強霸一方，你可知道麼？周氏道：小婦人也曾勸過幾次，怎奈丈夫總不相信，前者誣害梁世和小婦人，實不知覺，就是梁玉貞被丈夫擒回，小婦人也不知道。施公怒道：好個刁婦，如若不招，再給他拶起來再問，手下答應，即刻將周氏扭轉面孔，一五一十打了四十，只打得周氏叫喊連天，哀哀求道：小婦人願招。施公命手下住手，便又問道：你丈夫究竟逃往何處？快快招來。如有半字虛言，定卽拶起再問。周氏道：丈夫逃往何處，委實不知真切，但丈夫從前有個教武藝

師父是個和尚，在甚麼聚夾峯，或者此次就逃往他師父那裏，也未可料。這就是小婦人真實口供，其餘就將小婦人拶死了。小婦人也不知道。施公聽說，便問黃天霸道：「你可知道這聚夾峯在什麼地方？」天霸回稱不知。施公也不追問，又將胡知縣傳上堂來，將各人的口供與他看了一回。胡縣令已嚇得魂不附體。施公便予了限期，如逾期未獲，定卽一併嚴加處治。又命梁世和等回家安分守業。吳能張淦及溫周氏一併着桃源縣帶回監禁，候再提訊。胡縣令唯唯退下。施公亦自退堂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聚夾峰師徒設謀 桃源縣衆寇劫獄

話說桃源縣胡世維將一千人犯帶回收監，一面購線緝拿溫球，暫且不表。再說溫球逃出溫家寨，上馬加鞭直奔聚夾峯而去。走了兩日，前面已到這山上，是他的熟路，無須請人通報，直到軒轅廟內，見了鐵頭和尚哭訴一番。鐵頭和尚就命人先做些酒菜，與溫球喫了，然後命人將山上衆頭領請來大家商議。原來這鐵頭和尚是陝西人氏，習得一身武藝，果真是銅筋鐵骨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用一根純銅禪杖，足足有七八十斤；手下聚積五六百嘍兵，更有三個頭目：一個姓萬，名喚世雄，慣用鈎鏢鎗；一個姓周，名鹿，慣用雙戟；一個姓熊，名海，慣使單刀；俱是武藝精通，能征慣戰，却又是鐵頭和尚

的門徒。三人立刻到了方丈，一見溫球同聲問道：師兄如何這等狼狽？溫球見問，便將以上各情說了一遍。大家一聽，個個咬牙切齒怒罵道：施不全與你有何仇恨？你專要管咱們閒事，與咱們一流人作對。別人由得你這賊官作威作福，咱們可容不得你這等作爲。今日又將咱們弄得這般狼狽，若不將你擒住，咱等誓不爲人。大家大罵一頓，還是鐵頭和尚說道：諸位賢徒，溫球雖然到此，他的家小一定要拘入監牢，咱們也要設個法兒，將他的家小救出，然後再預備與那賊官施不全爲難。大家有什麼妙計，不妨說出來商量商量。只見萬世雄說道：據徒弟看來，一面到淮安行刺，一面到桃源縣反監，叫他兩頭不能兼顧；如此辦法，家小也可救出，仇恨也可報了。熊海道萬大哥你這個計策雖好，劫獄還可做得到，若去淮安行刺，一人恐怕不能。在小弟愚見，莫若先去桃源縣將大哥的家小先行救出，只要一經劫獄，那桃源縣必要去報桃源縣一經去報，施不全定即派人前來，咱們再合力敵他，總要殺他個片甲不回，實做個以主待勞。若要前去行刺，即賊官手下，雖黃天霸等人不過爾爾，究竟寡不敵衆，萬一不測，反爲不美，不若如此辦法，更爲妥當。不知師尊與諸位兄長意下若何？鐵頭和尚道：此言甚合吾意，且臨時再作計議。溫球大喜。鐵頭和尚又命人擺出酒來，與溫球接風。次日

又派了四五個嘍兵先到桃源縣打聽消息。隔了六七日嘍兵回山報說，城中並無準備，惟有桃源縣知縣出了賞格，各處緝獲溫球、鐵頭和尚，便命退下，遂與眾人商議。城中既無準備，可即速速下山，恐怕稍有延挨，多有不便。萬世雄道：「師父之言甚是有理，咱們衆兄弟就是明日下山便了；但有一件，溫大哥却要改扮起來纔好。」溫球道：「我這改扮到也容易，只須將頭髮剃與師父一樣，人便看不出來；如若再恐不濟，臉上再塗些黑灰，任他眼緊的人也難認出。」大家笑道：「這個法兒到好。」於是大家便去裝束。到了次日，溫球已將頭髮剃去，就借了鐵頭和尚外衣穿了出來。萬世雄改扮了標客，周鹿改扮了賣膏藥，熊海改扮賣藝，各人暗藏了兵刃下得山來。大家又各自分開，陸續前進。到了八月十四日，已到了桃源，各先混進城來。溫球等到天黑挨城而進。這日萬世雄與周鹿見了，好生發笑，兩人會意，萬世雄當即走開，走未多遠，又見一堆人團團的圍在那裏，萬世雄擠進人叢中向裏一看，原來是熊海在那裏打拳，又各處去走了一趟，單單看不見溫球。正在暗想，忽見溫球從東首直街上行來，二人又會了意，便走到一個避靜的所在。萬世雄道：「師兄，今夜三更時分，咱們大家在東首城隍廟旁側那座觀音樓上會齊，二更過後，你便掩進監門，我與周熊兩兄弟，却不由頭門進去，打從後圍

牆上進去。你只聽大堂上鼓打三更，便砍開監門進去，我與周熊兩個兄弟在屋上面接應你，一經將監門砍開，卽大喊一聲，我便跳下屋來，指明你到女監去救嫂嫂，一面喚出尊嫂，我便再同你去認令郎。二人不敢多立，仍然各自走開。看看到了晚間，大家只等三更便去行事。不多一刻，已是二更，溫球便掩入縣門，至監門外面，却好這夜所有監卒人等，皆因中秋佳節，個個賞月，喫得大醉，睡的睡，回家的回家，因此一個不會遇見的。溫球伏在黑影地方，不一刻大堂上鼓打三更，溫球在腰間拔出一把撲刀，認定監門用力砍去，不過五六刀，已將監門砍開，便卽大喊一聲，兄弟們快來動手。喊聲未完，萬世雄早跳下來，領着溫球一同砍入女監。溫球復又大喊一聲道：溫球在此，俺的娘子在那裏？速速前來，俺救你出去。只聽一聲答應：奴家在此，快快救我出去。溫球便是上前一刀，斬斷鐵鏐，正欲前去抱他，忽見周鹿從屋上跳下，說哥哥將嫂嫂先交於我，你趕緊去尋姪兒罷。說着便將溫周氏一把就提上監屋。萬世雄又帶着溫球進入男監。溫球復又喊道：我兒天德在那裏？爲父特來救你。又見熊海從上面跳下，也不打話，便將十不全溫天德救上屋頂，於是大喊一聲道：咱聚夾峯的好漢，如有難友情願出去的，隨咱們一齊殺出呀！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萬世雄獨力退官兵 衆囚徒同心歸賊寇

話說溫球一聲大喊，衆難友有情願出獄者，快隨咱們殺出。一聲未完，那些囚徒誰不要命，是有武藝的，一個個掙斷鐵索，齊搶殺來。却好衆嘍囉已經殺到，於是一同殺出監門。此時禁卒俱已驚醒，趕忙各處飛報，不到片刻工夫，桃源縣守備鄭德標已帶了合營兵丁，點着燈籠火把，直向南門追趕前去。暫且不表。且說周鹿熊海二人，將溫球妻子二人救出，彼時那肯怠慢，立刻背在身上走到南門。他二人運動壁虎遊牆的工夫，越過城牆，一口氣跑到六七里路，揀了一座樹林，將溫球的妻子藏在樹林裏面。他二人復又回身轉來，天還未明，仍從城牆越入，就砍死兩個守城門兵丁，又將城門大開下來，周鹿便守定城門，熊海便去接應。走未多遠，只見前面燈籠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熊海直殺過去，萬世雄正與官兵在那裏要鬪，又要兼顧溫球。原來溫球本領平常，看看已抵敵不住，幸虧熊海殺來。萬世雄一見，趕着喊熊兄弟你趕緊將溫大哥保護出城。這些烏龜忘八牛子狗官，讓俺來敵他罷。熊海答應，即刻殺一條血路，將溫球保護出城，到了城門口，又合同周鹿一齊出城，走到樹林裏面，又背上溫球妻子，走到天明，就在半路上雇了一隻船，將溫球妻子一同保護上山不表。再說萬世雄與守備鄭

德標殺了有兩個時辰，鄭德標雖然本領高強，究竟敵不過萬世雄強悍。萬世雄也不敢戀戰，只得且戰且走，到了城外，看看城守追得切近，他便復轉身來，出其不意，認定鄭德標腿上一刀。鄭德標趕緊躲過，自己雖不曾傷着，馬肋上正中一刀，那馬嘶的一聲，飛奔而去。萬世雄也不追趕，帶領衆囚徒嘍兵一齊出城，直望聚夾峰而去。話分兩頭，再說鄭德標那馬被中了一刀，飛奔回去，及至換了馬，趕出城來，已是不及，只得回來查點營兵，受傷的却也不少。此時天色大明，一面去到縣衙會胡縣令商議，一面命受傷人等，先行回家養息。此時胡縣令已知道溫球會合聚夾峰大盜前來劫獄，只得趕緊命人寫了申文，飛申上去，靜候聽令。次日梁世和家也知道了，梁世和即與妻子說道：我家是他的仇人，他既能前來劫獄，難保他不前來尋仇，不若到女婿家暫避。於是合家搬進城中，稍避仇人報復。再說胡縣令申文，這日到了總漕衙門，當有善差呈送進去，施公一看，不覺大驚失色，立刻將黃天霸等傳進，說道：方纔桃源縣知縣胡世維申報前來，說是八月十五夜三更，溫球膽敢勾結聚夾峰大盜，進城反監劫獄，將溫球妻子周氏，兒子天德，並死囚六名，監犯十六名劫去。如此目無王法，膽大妄爲，若不設法前拿，將來爲禍不淺。但不知這聚夾峰究在何處？強盜共有幾人？須得細細探明，

以便前往剿滅。黃天霸等皆唯唯不答。施公道：諸位賢弟何以不答一言？計全道：大人明見，都司曾聞人說：這聚夾峯險峻，恐怕一時難破，所以都司等在這裏打算如何去法。還求大人勿存他意。施公道：原來如此，但諸位賢弟既知到這裏所在，你大家商量妥當，再去剿滅。若再姑容，何能除盡凶惡之輩？本部堂是萬萬不能容了他。黃天霸等大家稱是。施公當即批飭下去，批桃源縣胡世維居官昏暗，着即先行革職，仍一面勒限緝獲各逃犯人等，及溫球並聚夾峯各寇盜，一一到案；若再奉行故事，定即從重治罪。桃源縣守備鄭德標雖經聞報，追之不及，究屬有疏防範，着一併革職留任，以觀後效。施公批飭已畢，黃天霸等退出，暫且不表。再說溫球帶領妻子，一路上並未有查問，不日到了聚夾峯，當即挈領上山。萬世雄也就回山稟明鐵頭和尚，他說帶了好些獄中的好漢，他等都情願附從在此，即請師父定奪。鐵頭和尚道：他們既情願前來，也沒有再使他們下山的道理，好在這裏也不多他們這十幾個人，就留他們在這裏幫助照應罷。萬世雄答應，即刻出去，又將帶來的各犯領進來，給鐵頭和尚相見。鐵頭和尚又吩咐了幾句話，各犯這纔退出。萬世雄也就走出去。次日萬世雄走入方丈，與鐵頭和尚說道：徒弟們既已前去劫獄，這時節定然各處都曉得了。施不全那個賊官是一

定要委派人到此的，咱們也要預備預備，一來免得臨時措手不及，二來也使他知道咱們的利害。鐵頭和尚道：爲今之計，山上的糧草都是足的，這一件無須慮得，惟有將兩座山頭加添些擋木砲石，寨柵外面再加些鹿角上去，以防官兵前來攻打。各處隘口多派巡查，還怕黃天霸等人不是明來，却是暗至，這件最要防備。好在這山前只有一條小路可通山寨，後山的那條路是沒人知道的。萬世雄等答應，即日防備起來，以防官兵前來剿滅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鐵頭僧設險守要

黃天霸奉命出征

話說萬世雄與鐵頭和尚商議拒敵之策，鐵頭和尚次日，忽又想起桃源囚徒內中難免無武藝高強，膽量出衆之輩，我何不將他呼喚前來盤問一番。萬世雄當下出去，將那二十二人全行帶來，先令他們給鐵頭和尚行禮，站立兩旁。鐵頭僧開口問道：你們久處監牢，自分必死，難得有此機會逃脫出來，真是虎口餘生，萬分之幸。但是你們既到咱這裏，必欲待咱做一番事業，也不負咱救你等性命之恩。你等內中有武藝高強者，可卽報上名來，生平會使那盤兵器，待爲師各給你等，就在這裏比試一回，好派你等一處責守。如向來既無膽量，又無武藝的，便給你等充作嘍兵，以聽使用。只見那囚

徒中走出六人，個個猙獰，精悍無匹，一齊大聲說道：「咱等既承師父救命之恩，如有用咱等之處，皆願效死力。」鐵頭僧大喜道：「你等姓名誰？」各人道：「俺喚陸老公，俺喚曹如虎，俺喚沈三魁，俺喚魏達，俺喚韓豹，俺喚呂飛熊。」六人報名已畢，鐵頭僧又問道：「誰會使那般兵器，可自取來演試一回。」待老僧量材使用，話猶未畢，只見陸老公走到旁邊，兵刃架上取了一柄牛耳潑風刀，走到院落當中，開放大步舞了一回。鐵頭僧看見有些膂力，接着呂飛熊取了一枝方天畫戟，也走到院落中間，只見他將方天戟端在手中，忽然一擺，足足有大碗來大的花頭。鐵頭僧看見已是喝彩，又見他將那枝畫戟舞了一回，真如萬道寒光，偏身遮蓋。鐵頭僧大喜。呂飛熊舞罷，曹如虎也就在兵器架上取了一口大砍刀，也演試了一回。接着沈三魁取了單刀，韓豹取了鑊鐵點鋼叉，魏達取了爛銀鎗，三個人也走到院落中間，各耍了一回，個個皆本領高強。鐵頭僧復又問道：「你這等六人所用兵器，本師俱已試過，但你六人之中，可有能飛牆走壁的麼？」只見陸老公一聲答應，俺願獻末技與師父一看。說着一縱身已飛上大廳那中間一根梁上。鐵頭僧好不歡喜，大家喝采不已。其餘五人却不會這等工夫。於是鐵頭僧就收了這六人爲徒弟，又命大排筵宴，一同坐下暢飲，大家好不暢快。飲酒之間，鐵頭僧又

開口說道：本師自從得了這山寨，并無官兵前來攻打，現因溫徒弟這件事太鬧大了，咱料施不全那裏一定派兵前來，大家都要協力抵拒，不可使官兵得手，挫動本山銳氣。大家齊聲答應道：師父但請寬心，如有官兵前來，定然殺他個片甲不回，使他不敢藐視。於是暢飲而散。鐵頭僧即使呂飛熊、韓豹二人守東山青龍岡，曹如虎、魏達守西山白虎嶺，陸老公、沈三魁守谷口寨柵，萬世雄、周鹿熊、海守中軍寨柵，自己獨守山頭。分派已定，大家各執其事，暫且不表。且說施公是日，又將黃天霸等傳齊，說道：聚夾峰強盜猖獗，膽敢劫獄反牢，若不及早征剿，恐怕養虎成害，諸位賢弟有什麼妙計，可以破得聚夾峰麼？黃天霸道：自從那日奉諭之後，總兵等已經飭派心腹何三前去打聽，將聚夾峰的山勢情形，並山上有多少強人，爲首的究竟那一個，命他細細探聽清楚，十日內回復，現在已去有六日，早晚便可回來，一經得有實在情形，總兵等即預備前去剿滅，只好待到那裏，大家再爲商議。在總兵看來，此次剿滅聚夾峰，非多派官兵，不足以助威勢，還請大人裁酌。施公道：那個自然，賢弟等可即日挑選起來，一俟細作回來，便可前往，免得再延時日。黃天霸等唯唯答應，當即退出，一面吩咐所有漕標各營兵丁，奉了這個號令，到了第三日，皆齊集教場聽候挑選。黃天霸等當日即挑選了一

千五百人，分爲五隊，並傳令所有軍裝一切，緊趕預備齊全，一經擇定吉日，便要起行，不得有違軍令，各營聽令下去。不日細作回來報與黃天霸等知道，小的奉老爺之命，前去聚夾峯，察其形勢，并探聽一切，茲查得聚夾峯兩山對峙，左爲青龍岡，右爲白虎嶺，中間一條小路，只容一人行走。由小道進入谷中，約半里多路，便是該口外的寨柵。進內攀岩而上，還有一座中寨。進了中寨，裏面便是軒轅廟內。本是四個強盜，爲首的叫做鐵頭和尚，其餘三人，一喚萬世雄，一喚周鹿，一喚熊海，還有陸老公、沈三魁，這幾個守谷口等寨柵，鐵頭和尚自守山頭，更有嘍兵五六百名，個個皆是精悍無比。峯後還有一條小路，非本地人不知。小的到了那裏，却好遇見山上有一個嘍兵，也是壽州人氏，小的從前在家鄉的時節，是認得他的；後來因他犯了法，就逃走在外，有四五
年不知下落，不知怎樣到了那裏，小的看見他，就央他帶着小的上山，各處耍了一日。還問小的從那裏來的？小的是未敢說出從這裏去，說是由河南有事，走此經過，現在就要回家。閒談之中，他便將以上的情形通告知小的了。天霸道：你這個家鄉人，叫個甚麼名字？現在那裏管什麼事呢？何三道：小的那個同鄉，叫張四保，現在那裏充當小頭目，就派在呂飛熊、韓豹兩個名下聽用。黃天霸道：你不必走開，咱還有事用你呢。

何三磕了個頭道：老爺如有差遺，小的當伺候老爺便了。說着退了下去。黃天霸聽了何三這一番話，即刻到了施公那裏，又把衆人約齊，把何三打聽回來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施公道：既然如此，諸位賢弟當於何時拔隊呢？黃天霸等齊道：謹請大人吩咐。施公道：就是初一拔隊，管包諸位賢弟馬到成功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黃天霸督師征草寇 李公然故意敗強徒

話說黃天霸奉了施公之命，准備十月初一拔隊起行，先於前一日，施公傳諭出來，命黃天霸總統全軍，關太爲幫統，褚彪爲參謀，張桂蘭郝素玉爲中軍左右羽翼，共帶軍兵一千；李昆金大力爲前軍，何路通李七侯爲左軍，王殿臣郭起鳳爲右軍，各帶兵五百；計全賀人傑爲全軍護衛，務共各遵號令，追趕前進，一俟勦滅有功，再行保奏升賞。黃天霸等奉了憲諭，即日各按隊伍，預備齊全，到了初一天明，祭過大旗，拔隊起行。那二千五百名兵士，個個弓上絃，刀出鞘，一路上浩浩蕩蕩，直望聚夾峯而去。不一日探馬報到，前面已到聚夾峯不遠，只有十里之遙，特請元帥示下。黃天霸聞報，即命就地升炮安營，分爲前後左右中五隊，立下寨柵，各歇一宵。次日天霸傳出號令，命前隊先探賊勢。李昆金大力立刻帶領兵弁前去哨探。不一日到了聚夾峯下，李昆把馬一拍，

端坐爛銀鎗，一馬衝至谷口，大聲喊道：「你等這夥狗強盜聽者，俺老爺特奉總漕施大人之命，因你等膽敢袒護溫球，前去桃源劫獄，故特前來勦滅。爾等速速將頭領獻出，尚可免你等一死。」李昆喊了一陣，裏面并無人答應。李昆好不疑惑，再向裏面山頭一看，真個險峻異常，正在凝神觀看，忽聽一聲梆子響，兩邊山頭許多擂木炮石直丟下來。李昆趕著撥馬就走，忽聽後面響鈴嚮處，一聲大喊：「好大膽的狗官，敢來窺探咱的山寨，咱呂爺爺前來擒你。」話猶未了，一馬已衝殺過來。李昆趕著撥過馬頭，將那人的細細一看，正要問他名姓，只見那人自己報到，你認得呂飛熊爺爺麼？說著擺動方天戟，且向李昆刺來。李昆急舉銀鎗招架，兩人搭上手，就大戰起來。一來一往，殺到有十數個回合，忽見呂飛熊一戟刺來，李昆向旁邊一閃，順手一鎗，直向呂飛熊脇下刺來。呂飛熊急用戟杆向旁邊一格，趁勢例轉戟頭，便望李昆劈面刺到。李昆也急舉鎗杆向上一迎，順勢就還他一鎗。呂飛熊一面讓開，一面把馬一拍，向刺斜裏跑去。李昆緊緊追趕，只見呂飛熊那匹馬，忽然失了前蹄，李昆急急趕上，以為這一鎗定要送他性命。也因李昆自負太甚，未免大意，不曾防備得到。李昆一鎗纔欲刺下，呂飛熊忽將馬頭一領，一轉身擺動畫戟，直向李昆當胸刺來。李昆身子一偏，那一戟正中馬腹，那馬

壁立起來，把李昆掀翻在地。呂飛熊看得真切，復一戟要來送李昆性命，不提防金大力見李昆跌在馬下，他拚命飛奔前來，舉起鑕鐵棍，認定呂飛熊腿，一棍就地掃倒。那馬後足，那馬將呂飛熊掀於地下。金大力要復來一棍，結果了他性命。只見谷口內飛出一騎馬來，將呂飛熊救入谷口。金大力也不追趕，就將李昆扶起，換了馬匹給他坐上，只好回營而去。李昆回到營中，悶悶不樂。金大力在旁勸道：「李五哥何必如此，勝負乃兵家常事，何必掛懷？明日五哥再與他決一雌雄便了。」金大力正在勸慰李昆，忽然黃天霸關小西二人前來，原來黃天霸已經知道他未曾得勝，怕他有些慚愧，因此約同關小西前來觀看。一到營內，便見李昆垂頭喪氣，當下天霸開口說道：「五哥今日小挫，切勿介懷，兵法有云：我欲大勝，必先小敗，然後使他自驕，我則一鼓而下。今五哥此舉，正隱合兵法甚妙，以後小弟便處處以此法待之，包管一月之中，將此山勦滅。五哥切勿自餒，要緊，要緊！」李昆見天霸如此殷勤寬慰，也就丟在旁邊，暫且不表。再說呂飛熊回轉山頭，到了聚義廳上，鐵頭僧即命人擺酒慶功，當日合山人等，無不歡呼暢飲。一宿無話，次日天明，李昆就飽喫了戰飯，預備出營到山下挑戰。忽見關小西飛馬到來，向李昆說道：「昨晚褚老叔與計大哥黃賢弟三人在那裏議論，因使小弟前來奉達，

并使小弟在此俟五哥敗下，小弟便與他們再戰；小弟再敗，隨後黃賢弟前來接戰，還是詐敗，說是仿諸葛亮火燒博望坡七十二敗之法，以驕其心，然後便可以一鼓攻他的巢穴。李昆聽說，也覺有理，當下答應，即刻上馬出了營門，仍去山下挑戰。李昆纔到谷口，早見嘍兵飛報進去。少刻呂飛熊即飛馬出來，彼此見面，也不打話，一鎗一戟便交起手來。呂飛熊恨不能一戟就要結果了李昆的性命。李昆也處處留神，刻刻防備，兩下正殺得難解難分，忽見李昆把馬一拍，落荒而走。呂飛熊緊緊追來，李昆復戰數合又走。呂飛熊那裏肯捨，復又追來，直追至十里之外。呂飛熊方纔回馬轉去。走未多遠，又見韓豹追趕一人前來。呂飛熊看得真切，當下把馬一拍，真迎上去，却好關小西已到面前。呂飛熊即擺動畫戟直刺過來。關小西早已看見，趕着用力架開，二人搭上手又戰起來。戰未兩合，韓豹提着點鋼叉已經趕到，劈頭就是一叉，向關太撇到。關太急急架開鋼叉，便望着韓豹虛晃一刀，拍馬便走。呂飛熊韓豹那裏肯捨，奮力許緊追來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關小西刀斬呂飛熊 賀人傑鏢打曹如虎

話說呂飛熊正趕關太，忽然他坐的馬將頭一搖，立刻壁立起來，將呂飛熊掀翻在地，

那馬溜繮而去。你道這是何故？原來李昆藏在樹林之內，看見呂飛熊追趕下來，要試他的本領如何，看他留神不留神，因此發了一彈，正中那馬眼，故此那馬壁立起來。將呂飛熊掀倒在地，他尙不知何故。李昆看罷，知道呂飛熊不過一莽之夫，本領也不過如此，彼此收兵回營。次日一早，呂飛熊便下山挑戰，小軍報入帳內，李公然正欲出馬，關小西便道：李五哥這狗廝讓我去殺他死了。說罷飛身上馬，出了營門，兩邊排成陣勢，彼此更不打話，立刻交起手來。一來一往，兩個人戰了有五十餘個回合，不分勝負。此時賊兵隊裏却惱了一人，手執大砍刀，一馬飛出，大喝一聲，好大膽的狗官，休得逞能，俺曹爺爺前來取你狗命。手起一刀，卽向關小西當頭劈下。關小西正欲前來招架，官兵隊裏李公然手執銀鎗，喝一聲狗強盜，你老爺特來擒你。說着也就一鎗刺來。曹如虎端起大砍刀，將李昆的鎗掀過，李昆覺得來賊很有些膂力，把這一刀掀開，已將李昆的虎口擲出血來，將鎗於是橫在手中，正欲問來人的名姓，只見曹如虎又是一刀砍來。李昆將鎗架住，喝問道：狗強盜，你可通名來。俺老爺鎗下不挑無名之卒。曹如虎聽說，便道：你這狗官聽了，俺爺爺乃聚夾峯鎮守白虎嶺大王曹如虎是也。你亦將名留下，待俺殺一個有名的狗官。李昆大喊一聲，狗強盜聽了，俺老爺乃總漕施大

人標下都司李公然老爺是也。那曹如虎大怒，又是一刀砍來。李昆趕緊招架，好容易將曹如虎的大砍刀架了過去，正要還他一鎗，那知曹如虎刀法精通，不容李昆回手。李昆只顧招架，不能還鎗，看看已抵敵不住，只聽關太大喝一聲，李五哥莫慌，小弟前來助你。原來關太與呂飛熊兩個，鬪到有六十個回合，關太使了拖刀計，先向呂飛熊虛砍一刀，拍馬便走。呂飛熊不知他用計，只道他敗了下去，即刻趕緊追來，關太也不回顧，等他追得切近，忽然將身一轉，就從馬腹下翻起一刀。呂飛熊措手不及，被關太一刀砍於馬下，即刻梟了首級，掛於馬頸下。正欲回營，見李昆戰曹如虎不下，看看要敗下來，也便趕上前來助李公然一戰，陡長精神。曹如虎也便捨了李昆，直奔關太而去。關太舞動金背大砍刀，一聲大喝道：狗強盜你尚不知死活，看俺老爺馬下掛的是誰頭來？呂飛熊已被俺老爺斬了。曹如虎一見，更加大怒，也就奮力提起大砍刀，直向關太砍來。關太接住便殺，兩柄大砍刀殺在一處，真是一對兒，刃芒耀日，冷氣逼人。那山頂上韓豹，看見呂飛熊已被關太殺了，曹如虎恐非關太對手，趕著把馬一拍，飛下山來，舞動雙股點鋼叉，直向關太刺到。李昆趕著上前接住，四個戰在一堆，關太與曹如虎戰到有四十餘個回合，看看也抵敵不住，又使出拖刀計誘他，當下即虛砍一

刀，拍馬便走。曹如虎也不知是計，仍然緊緊追來，關太正欲翻起刀來去斬曹如虎，那知曹如虎已經看破，便大吼一聲，俺爺爺何怕你的詭計。說著就是一刀當頭劈到。關太幸虧眼快，立刻把馬一夾，那馬嘶的一聲，復又跑去。曹如虎那裏肯捨，關太正在危急，却好賀人傑一枝軍前來接應，當即舞動雙鎚，前來接住曹如虎廝殺。賀人傑喝道：賊囚不欲趕了，看鏢罷。曹如虎正趕得高興，忽聽一聲看鏢，到是他不抬頭，還可以躲得過去，那知他這一抬頭，一對金錢鏢已打入曹如虎眼內去了。只聽曹如虎叫呀一聲，栽於馬下。賀人傑看得真切，哈哈大笑，遂把馬一拍，直飛過來，手起一鎚，登時將曹如虎打得腦漿併裂。山頂上賊寇見殺了兩個頭目，趕著鳴金收軍。韓豹正與李昆殺個對手，忽聽金聲嚮處，便掀了一鎗，奔回谷口去了。這邊官軍擂動得勝鼓，大家回營。黃天霸將李昆關太等接入大寨，且說韓豹回了山寨，鐵頭僧聞知曹如虎呂飛熊死於非命，傷感不已，當下即叫韓豹且去歇息。韓豹退下，鐵頭僧便與萬世雄議道：今日一陣連喪兩個徒弟，似此看來，官軍昨日之敗，還是誘敵。陸老公說道：徒弟到有個主意在此，今夜二更時分，徒弟前去官兵營中，察看他的動靜，如果能於下手，就此將他的主將黃天霸刺死。萬一他那裏防備得緊，徒弟便趕緊回山報信，就於夜間前去劫

寨徒弟料他們殺了兩日，大家也是辛苦，今日勝了一陣，必然將我們不放在心上，趁此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可以大獲全勝而回。不知師父與諸位師兄意下若何？鐵頭僧道：此計却甚有理，但是你前去二更未免太遲，往返恐來不及，不若一黑即便前去，無須行刺，只要探聽他那裏有無準備，你便急急回山，但不可大意，務要格外小心，不能給他們看破。陸老公道：不是徒弟誇口，俺從前有個綽號，喚做一陣風，這個絕計，徒弟自己也相信得過，師父但放寬心，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探軍情妄思劫營寨 授密計暗地取山頭

話說陸老公等到天黑，換了夜行衣靠，急急的便下山來，直往大營而去。暫且按下，且說黃天霸見今日勝了一陣，又殺了兩個賊目，便思傳令出來，令各營人等暫息一夜，明日再去攻山。計全在旁說道：黃賢弟萬萬不可如此，豈不知兵法有云，我勝則不可輕敵，萬一他探知我們因勝了一陣，便疎忽起來，他就趁此前來劫營，那時措手不及，如何是好？在愚兄看來，今夜必有人前來暗探，我們儘可如此如此而行，賢弟以為如何？黃天霸大喜，即刻密傳號令，使各營於初更時分，一律吹燈息火，却暗加預備，不可稍有疎忽；二更以後，聽候調用。一會子，只見前後左右中五營，一律吹燈息火，大家互

相說道：這兩日實在辛苦極了，難得統領今日發令出來，我們不要耽擱了，早一刻多睡一刻覺呢。明日還要出去打仗，但愿這兩日就將那個忘八羔子鐵頭和尚捉住，我們就可以回去了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語，說個不休，一會兒工夫，這五營內連一點聲息都沒有了。陸老公早已到了寨內，方纔天霸看見那個黑影兒，就是他在那裏偵探。所以黃天霸發出那枝號，故意使陸老公聽了回山送信，叫山上的衆寇前來劫寨。就在這個空兒，黃天霸就密傳號令出去，令李公然分一半人馬，會同賀人傑何路通二人，暗暗抄出大路，直望青龍岡東首埋伏；李七侯分兵一半，會同王殿臣郭起鳳二人，暗暗抄出大路，直望白虎嶺西首埋伏；只聽中軍號炮一響，卽搶上山各將山頭佔住，不得有誤。又令張桂蘭郝素玉各帶精兵二百，在營門左右埋伏，但聽中軍號炮聲響，却按兵直殺進來。又令關小西與計全各帶兵丁二百，在青龍岡白虎嶺腳下埋伏，但聽中軍炮響，却按兵不動，等到連珠炮響，卽便前來接應，以斷賊衆歸路。自己却與褚彪把守中軍，各人得令而去，真個是人啣枚，馬勒口，各人領了兵卒，暗暗的埋伏去了。却說陸老公回至山寨，將前項的話說了一遍。鐵頭和尚立刻傳齊衆寇，便令萬世雄周鹿，帶領嘍兵二百名，直搶官兵大營；熊海韓豹各帶兵丁二百名，直搶官兵衆營；沈三

魁衛達帶領嘍兵二百名，直搶官兵右營；陸老公溫球帶領兵丁二百名，往來接應。吩咐已畢，衆寇各帶人馬，也是人啣枚，馬勒銜，直望山下而來。到得官兵大營，正交三鼓，萬世雄周鹿一齊殺入大營，不見裏面動靜，他二人以爲却中妙計，直奔中軍殺來。剛走至箭道，忽聽一聲梆子響，兩邊燈毬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左邊黃天霸殺到，右邊褚彪殺來，萬世雄周鹿知道中計，正待要走，已來不及。黃天霸戰往萬世雄，褚彪接住周鹿。萬世雄周鹿正在危急，却好韓豹熊海從左邊殺來，沈三魁衛達從右邊殺來，黃天霸見左右皆有賊兵接應，卽命人將號炮放起。只聽一聲響亮，張桂蘭郝素玉各帶兵丁二百，從營門外掩殺進來，一見黃天霸褚彪與衆在那裏混戰，黃天霸被萬世雄周鹿二人困住，看看要抵敵不過，卽在身旁掏出袖箭，颼的一聲，直向萬世雄面上打去。萬世雄毫不防備，面上中了一箭，只聽哎呀一聲，手這一鬆，那兩柄飛刀丟於馬下。天霸看得真切，知道他中了暗器，順手就是一刀，結果了性命。周鹿看見萬世雄已死，奮力來戰天霸，却被天霸出其不意，在周鹿手腕上砍了一刀。周鹿負痛，不敢戀戰，把馬一拍，衝殺出來，却好金大力正來接應，一見周鹿敗了，不問情由，迎將上去，夾馬頭就是一棍。那馬嘶的一聲，壁立起來，將周鹿掀於馬下。金大力正欲上前舉棍去打，斜刺

裏跳出陸老公將牛耳潑風刀，架住金大力的大棍，周鹿趁此逃脫。金大力與陸老公戰不三合，被陸老公一刀砍傷右腿，金大力只得負傷而逃。陸老公也不追趕，便去接應熊海、沈三魁等人。褚彪此時已將韓豹砍死，沈三魁、衛達、熊海三人，正被黃天霸、褚彪、張桂蘭、郝素玉等衆團圍住，在那裏廝殺。正在危急之際，見陸老公殺入，他們三人還不出力殺出重圍，難道還是坐以待斃麼？黃天霸等見熊海等奮力殺出，一面將連炮放起，一面追趕出來。計全、關小西一聽連珠響，也就帶了兵丁前來接應，却好正遇沈三魁等人出來。關小西一見，也不打話，當頭便是一刀向三魁砍去。沈三魁那裏還敢接戰，只得將關小西的大刀架開，仍自奮力衝出。關小西那裏肯捨，接着又是一刀砍了進來。沈三魁心下一慌，手中一慢，正欲招架，又被關太一刀砍於馬下。此時熊海越發不敢戀戰，急急的上馬加鞭飛奔而去，却不向谷中逃走，反而落荒而逃。計全緊緊窮追，轉了兩灣，忽然不見，計全不敢深入險地，恐有埋伏，只得拍馬而回。你道那熊海何以忽然不見？他却轉過山後，那條小路上山去了。此時衛達、陸老公仍在營中，未能逃出，二人正在危急，不得殺出重圍。陸老公忽然心生一計，望著天霸手這一揚，一聲喝道：看寶貝！黃天霸一聽，只當他有暗器打來，要緊把頭一低，陸老公就在這個當

兒身子一縮，穿上帳房，連踪帶跳，登時不知去向。衛達見陸老公復又逃走，自知不能活命，只得下馬受縛。黃天霸等人並不收兵，復又殺出營門，直向聚夾峯而去。畢竟青龍岡白虎嶺如何攻破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衆英雄合力攻山 鐵頭僧拚命拒敵

話說黃天霸等到了山下，仍見李昆在那裏攻打青龍岡白虎嶺。你道這是何故？原來這兩個山頭形勢頗險，加之山上多設插木滾石，不必說李昆等人，就是飛將軍也不能立破。先是李公然一聞號炮，知道大營裏已經得手，立刻率領兵丁殺上山去，走至半山，只見插木滾石如雨點般直打下來，衆兵丁不能上去。正在爲難之際，却好黃天霸等率衆來攻，遂領兵一同殺攻上去，仍然不能上山，只得收兵回營。再說鐵頭僧打發萬世雄等下山劫寨，到了三更以後，忽然大營內號炮聲響，心中便自疑惑。不一會忽見青龍岡白虎嶺兩個守山的小頭目，慌慌張張的進來報說：大王師父大事不好了！大營內已經有了準備，現在兩個山頭被官兵攻打甚急，請令定奪。鐵頭僧一聞此言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也就慌張說道：爾等務要死守，若被攻破此山，我等性命難保。小頭目得令，趕著飛奔回了山頭，死力拒守，因此不曾失去。到得天明，小頭目又復來報

道：大王師父現在官兵已經退去，青龍岡白虎嶺均幸無恙。但不知大營內諸位爺們如何光景，也恐怕敗多勝少，怎麼不見一位爺回？其中必有不妙之處。正在那裏說着，忽見熊海狼狽而來，一見鐵頭僧哭拜在地。鐵頭僧一見，忙問道：勝負究竟如何？熊海道：師父不必講了，現在萬世雄周鹿韓豹衛達沈三魁俱已殺死，溫球不知去向，所有嘍兵盡遭殺戮，徒弟幸虧拚命殺出，纔得回山。爲今之計，這個地方住不得了。鐵頭僧聞言，大叫一聲：氣殺我也！本師定與這黃天霸小子誓不兩立。正在怒不可遏，忽見陸老公抱頭鼠竄而回，走到鐵頭僧面前伏地請罪。鐵頭僧道：你還有何面目見我？老公伏在地下兢兢說道：徒弟到他大營的時節，分明見黃天霸等聚衆飲酒，快樂非常，後又傳令叫各營一律安息，纔敢回來報信的。那知他其中有詐，現在徒弟自知罪不可赦，求師父作主便了。鐵頭僧聽了這番話，也知他并無他意，不過未曾識破官兵的詭計。因道：亂報軍情，本當推出斬首，尙念你並無他意，不過識見短少，誤中敵人詭計，本師恩加格外，既往不咎，爾須知到現在山中兵力已衰，從今以後，務要死力合兵拒守，但能保得那兩個山頭，這大寨尙可保全無恙。陸老公道：徒弟蒙師父不殺之恩，定竭力死守，與敵人相拒。但是寨中兵卒無多，衆弟兄殺戮殆盡，如何守法呢？鐵頭僧道：這

兩個山頭，只要閉關死守，切不可與敵人接戰，他自不能飛上山來。爲今之計，熊海與你二人各守一山，你守青龍岡，他守白虎嶺，若再疎忽，本帥一定二罪併治。陸老公唯退下，各去把守山頭不表。且說黃天霸等過了一日，便留張桂蘭、郝素玉、褚彪三人守營，其餘出隊，一同前往聚夾峯攻打。到了山中，分兵一半，黃天霸何路通、賀人傑、王殿臣四人攻打青龍岡，關小西、李公然計全、郭起鳳四人攻打白虎嶺，只聽一聲炮響，如潮湧一般飛奔上山。那山頭上播木滾石如雨點般打將下來，那些兵卒打得頭破血流，紛紛退倒下來。一連攻打四五次，皆是如此，只得傳令收軍。黃天霸等回到營中，卽將前日那做細作的林保喊來問道：誰人叫你前來窺探本帥的大營？速速招出，若有半句不實，推出營門斬首。那人嚇得戰戰兢兢的說道：小的實在不是奸細，是本地土人，姓林名保，家住不遠。只因我到娘舅家去，由此經過，看見老爺這裏頗爲熱鬧，不曉得做甚麼，要想進來耍一會，不料被他們拿住，硬說小的是強盜，差來做奸細的。小的實在冤枉，求老爺開恩。黃天霸看見林保那種樣子，却非奸細的舉動，因說道：你既不是奸細，本帥差你去做一事，你若去做得來，本帥不但放你，而且有賞你。若做不來，本帥定要把你作奸細，推出去斬首。林保道：小人願做，聽大人吩咐。黃天霸道：你可知

這聚夾峰有幾條路可以上去。林保道：前面谷口有一條路，後面走田家窪，轉過去還有一條路，就這兩條路，再沒有第三條路。黃天霸道：這田家窪離此有多遠呢？林保道：不過五六里。黃天霸道：你認得麼？林保道：小的但知有這條路，却不會到山上去過。黃天霸道：你既認得，今夜三更時分，可同本帥前去，將功折罪。林保道：小的是不去。黃天霸道：你爲什麼不去？林保道：山上的強盜甚是利害，若是被他知道，是要殺小的性命。黃天霸道：你怕強盜殺你，不怕本帥殺你麼？林保道：小的怕老爺還比怕強盜好些；老爺講理，強盜不講理。譬如現在小的是被老爺的人捉住，還問小的許多話，但不過要殺小的，並不會真殺；若是被強盜拿住，早已頭不在脖子上了。黃天霸道：本帥決不騙你，只要你帶領本帥認明路徑，你便回去就是了。林保答應。到了三更時分，黃天霸換了夜行衣靠，即同林保上山。畢竟如何捉拿鐵頭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黃天霸偷渡田家窪 衆英雄大破聚夾峯

話說黃天霸問明土人林保的路徑，心中大喜，當下就將林保留在營中，一面聚起衆英雄商議，便說道：方纔拿到一個土人，問明到聚夾峰山後的小路，現在已將他留在此處，晚間叫他帶同小弟前去。爲今之計，李五哥計大哥李七弟何大哥四人，可於三

更時分，率領兵丁前去攻打青龍岡、白虎嶺；小弟却帶同賀人傑、王殿臣、郭起鳳四人，偷渡田家窪，由山後小路上去打軒轅廟；關大哥、褚老叔、張桂蘭、郝素玉四人看守營寨；如此裏外合攻，任他聚夾峰、鐵打銅澆，也要於今夜攻破。若再攻打不下，小弟誓不回營。大家聽說，齊聲說道：「難得有此機會，這聚夾峰今夜必破了。」衆英雄俱退出。到了二更以後，黃天霸賀人傑、王殿臣、郭起鳳，皆換了夜行衣靠，各帶短刀，藏好暗器，將林保喊進，當即命他帶路，一路出了營門而去。不一會已到了田家窪，林保便指道：「那邊彎彎曲曲的，便是上山的小路了。」說着又轉了幾個彎子，約有二里多路，林保便站住脚不動，指看前面的路，向黃天霸說道：「老爺已到了，由此前進，就是山上的那條路了。小的聞得半路上，還有一道寨柵，有強盜在那裏把守，老爺們此去可要小心，不可大意，那條路上不甚好走。」黃天霸聽說答應道：「你要回去，你就走罷。」林保走了，黃天霸便同賀人傑、王殿臣、郭起鳳三人，順着路徑，扳岩附葛，爬了上去。走到半山，已望見前面有道寨柵，黃天霸一看，只見寨柵上釘了許多三稜釘，外面排着許多鹿角。黃天霸卽拔單刀，到了寨柵面前，先將鹿角砍去。正砍之間，寨柵裏面已跳出兩個嘍兵，手執朴刀，向黃天霸腿上砍來。天霸身子一偏，順着手劈面就是一刀，將一個嘍兵砍倒在地。

還有一個看見這個已被砍死，趕這就要逃走，早被賀人傑看見，砍上一刀背，正中那個嘍兵肩膊。只聽哎呀一聲，已跌倒在地下。賀人傑即走上前，將那個嘍兵一把提起來問道：你如要命，帶領老爺們進去，指明鐵頭和尚的住所，便饒你的狗命，倘着不然，就是一刀把你殺死。那嘍兵一見，趕着哀求說道：小的愿領老爺們前去，只求老爺們饒命。黃天霸便走過來，一手提住那個嘍兵，一手執着刀叫他領路。那嘍兵只是動也不敢動，直向前面領着黃天霸等一直上山。不一會已到山頂，天霸道：鐵頭和尚住那裏？那嘍兵道：就在迎面這個廟內，此是後垣牆，廟門還在前面。黃天霸又將他提住，走了一刻，已到廟後。黃天霸手起一刀，將那個嘍兵殺死，即命王殿臣郭起鳳從大門殺入，他便同賀人傑跳上牆垣，一路穿房越屋，直向廟內大殿而去。到了大殿屋上，先看明了出路，然後又向後面方丈而來。不一會已到方丈，黃天霸從檐上將身子一偏，倒下來向房裏一看，但見那房裏點着燈火，並無一人在內。復仔細的一看，只見靠牆坐着一人，却不是個和尚在那裏打盹，天霸一想，何不就將他捉住，望他問明和尚的蹤跡。想能即飛身下了房檐，一伏身即穿進房內。那人正在那裏打盹，忽然驚醒，見有一人身穿夜行衣靠，便即問道：你是何人？敢來此地作賊。黃天霸聽說，也不與他辯白，趕

忙上前迎面一刀，喝道：你是何人？可認得老爺黃天霸麼？那人一聞此言，便要大喊起來。天霸又將手中刀在那人面上一晃道：你喊就是一刀。那人再也不敢喊了，只得跪下哀求道：求老爺饒命，小的是服侍鐵頭和尚的人。天霸聞言，因即問道：老爺正要問你，那鐵頭禿賊如今往那裏去了？那人道：和尚因外面官兵前來攻打青龍岡白虎嶺，甚是危急，他自己出去幫助把守去了。黃天霸道：此去前面山頭尚有多遠？那人道：約一里路。黃天霸道：你可帶領老爺前去，便饒你的狗命，不然就是一刀。將你攔爲兩段。那人答應，黃天霸便提着那人出了房門，到得院內，即將賀人傑便呼下來。走不多遠，却好王殿臣郭起鳳業已殺到。天霸一見，即向王郭二人說道：你兩位可在此，將這方丈放起火來，咱便前去捉拿鐵頭和尚。王殿臣郭起鳳二人答應。天霸即與賀人傑押解着那人去到前面。走不多遠，只聽喊殺之聲，震動山岳。天霸即催着那人快走，那人不敢怠慢，半走半跑，未有一刻的工夫，已到了青龍岡。天霸向人傑說道：賢姪，把這人交把你，叫他領你去到白虎嶺，可如此如此。人傑答應，即走過來將那人在黃天霸手中換過去，隨時就往白虎嶺而去。且說黃天霸到了青龍岡，遠遠看見一個人在那裏指揮衆嘍兵。黃天霸一見，便一聲大喝道：俺老爺黃天霸在此，狗強盜你等死在頭上。

還不覺到，軒轅廟已被俺老爺燒燬了，鐵頭僧已被咱老爺殺了。說着就飛舞單刀，望熊海殺來。熊海也就接廝殺。那些嘍兵一見他二人廝殺起來，曉得大事不妙，也就一跑個干淨。山下李昆等人，一見山上擂木滾石不望下打，知道上面已經得手，當卽奮勇上山，大喝一聲，俱已上了山頂。熊海正與黃天霸殺得難解難分，忽見青龍岡已破，山下的官軍俱已上山，兵刃齊施，亂砍亂殺，正要逃走，忽聽一個嘍兵飛奔前來，報道：軒轅廟已經被火焚着了。熊海聞言，那裏還敢戀戰，只得抽身而逃。黃天霸見他逃走，那裏肯捨，卽取出鏢打去，正中熊海小腿，登時跌倒在地。天霸卽趕上前，手起一刀，結果了性命。於是大家會合一處，直望白虎嶺而來。不一刻已到，瞥眼看是賀人傑正在那裏與鐵頭和尚廝殺，已是抵敵不住。黃天霸一聲大喝道：賊秃休得逞能，咱老爺黃天霸前來擒你。賀人傑聽見天霸已來，頓覺精神倍長，飛舞單刀，直望鐵頭和尚如旋風一般攻進。接着黃天霸等人又擁上來，鐵頭和尚也就飛舞禪杖，力敵衆人，毫不懼却。大家正殺得難解難分，忽聽李七侯哎呀一聲，登時跳出重圍，向旁邊蹲下。原來李七侯被鐵頭和尚禪杖打中右腿。黃天霸一見更加大怒，奮起雄聲，大喝道：衆兄弟出力呀！不要將那賊秃放走呀！一聲未了，刀槍棍棒一齊如雨點般打下。大家正在奮鬪，

此時白虎嶺已被何路通計全等攻破，登時擁上山來。鐵頭和尚見白虎嶺已破，正在驚皇無措，猛一抬頭，望見山內火光燭天，知道廟已被焚，不敢戀戰，急想逃走。畢竟鐵頭僧如何捉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惡戰頭陀凶僧被捉 掃清賊寨衆將班師

話說鐵頭和尚被黃天霸等人圍得鐵桶相似，雖欲逃脫，插翅難飛，因自己想道：我前後總是一死，與其逃走不出，被他們殺死，不若打死他們幾個，我就死了也還扯直。於是大喝一聲，爾等不要走，看佛爺的傢伙。說着端起禪杖拚命掃來，真如出水蛟龍翻江攪海一樣，只見他那條禪杖神出鬼沒，那個雨點都洒不進去。黃天霸等看了只嚇得個個伸舌，大家也就拚命殺上前去。不一刻何路通被那禪杖在肩膀上掃了一掃，幸虧讓得快，稍慢一點一隻右膊已被他掃折了下來，何路通只得負痛而逃。又一刻計全後背又被那禪杖點了一點，計全也就禁受不得，只得走了下來。李昆正欲一鎗刺進，被他的禪杖一掃，一桿爛銀鎗折爲兩段，李昆也不敢戀戰，只得退在一旁，在那裏助喊。黃天霸見許多人殺他不過，心中好不着急，暗道：若再被他逃去，咱們也不算人了。於是急中生智，故意將身子一縮，呵呀一聲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黃天霸已將飛鏢取

出在手內。鐵頭和尚見黃天霸灣下腰去，又聽呵呀一聲，以爲他中了禪杖，卽搶着一步打來。黃天霸就在這個空兒，一個鷄子翻身，滾在一旁，撒手已將一枝飛鏢，認定鐵頭和尚面門打去。只聽鐵頭和尚說一聲不好，那枝飛鏢早已打中鐵頭和尚額角上面，陷進有二寸多深；又聽呵呀一聲，鐵頭和尚已跌倒在地。大家一見，方纔把心放下，來一齊走到面前，先將繩索把他綁起，四馬倒攢蹄捆了個結實，然後將鏢拔下，已是血流滿面，不省人事。此時陸老公見事不妙，已經逃走。不料走至半路，却遇到王殿臣郭起鳳二人在廟內放火回來，一見陸老公接着就殺。陸老公見廟已焚燬，兩個山頭又被官軍得了，那裏還敢戀戰，恨不得插翅飛去，逃得性命，猶如升天一般。那知心內一慌，手內的兵刃，不必說與人家對殺，連招架人家的兵器，都有些不活動起來，因此被那王殿臣郭起鳳二人捉住。那些嘍兵更不必說，早已逃走去了。於是大家合在一處，把鐵頭和尚與陸老公推在一處看守。黃天霸便率領着衆兵丁，前前後後搜查溫球，並他的家屬，各處搜尋不出；忽然尋到一個馬棚內，見裏面有呻吟之聲，大家進內一看，只見兩男一女在那裏上弔。衆人一齊上去，將三人解了下來，當時就問了一遍，原來就是溫球與他的妻子。黃天霸便命人將三人綁了，也抬到裏面，與鐵頭僧一齊

放下，你道溫球如何同他妻子在馬棚內上弔？他因大事已去，無處可奔，與其被官兵拿去，解到淮安斬首，不若尋個自盡，就是被官兵尋找出來，見他們已死，也可就此算了，不能再殺問罪。那知他惡貫滿盈，不能容他不受國法，所以雖要自盡，也不能由他，還要被黃天霸等搜出，帶回淮安以正國法，可見天理不能背的。閒話休表，且說黃天霸等人，見山寨已經掃清，強盜已經捉盡，不曾逃走一人，心中大喜。又命衆人將餘火撲滅；又命衆人到青龍岡白虎嶺兩處，將寨柵也放起火來，燒得個盡絕；又將山寨內所有金銀財寶，一起查點清楚，派了兩個小軍在山上看守。於是大家喝令小軍，抬着鐵頭和尚陸老公，并溫球夫妻父子，一齊押解下山，回到大營。當有關小西褚彪、張桂蘭、郝素玉迎接進去，大家聚在一處。當日在營中大排筵宴。此時金大力傷痕已好，李七侯何路通二人並未受重傷，大家就在大帳內暢飲起來，直飲到二鼓方纔散席，說不盡那般快活。一夜無話，次日即命小軍到山上，將所有金銀財寶，一起抬到大營，以便帶到淮安存庫。不一刻，小軍已將金銀財寶送到，天霸一點明，寄在一旁。又飭令小軍將所殺的士卒查點清楚，共計死者若干。小軍查明一會子來報，計共殺死兵二十四名，受傷兵丁二百一十六名。黃天霸即命將已死者，趕緊掩埋，受傷者帶回淮安。

醫治。小軍答應，又將死屍掩埋起來。諸事已畢，大家休息一日，預備班師。過了一日，黃天霸卽命班師拔隊，轉回淮安。一路上真是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還。不一日已到淮安，黃天霸卽命兵丁仍歸各部，當日就率領諸人，見了施公行禮已畢，施公將以上情形問了一遍，大加慰勞。當下卽命將鐵頭和尚、陸老公並溫球夫婦父子，共計五人，一同交山陽縣分別收監。黃天霸等回衙門的回衙門，執舊事的執舊事。隔了一日，施公又將鐵頭和尚等五人提出監來，問了一堂。鐵頭僧等直供不諱。施公卽命黃天霸監斬，將鐵頭僧等五人，分別綁赴市曹，按律斬首示衆。於是聚夾峰一案纔算清楚。隔了兩日，施公在書房間看書史，忽然奉到一道聖旨，施公當卽排設香案，將聖旨跪接下來，拆開跪讀已畢，施公大驚失色。當下謝恩已畢，回到書房，卽傳齊黃天霸等說道：本部堂方纔奉到聖旨，因仁壽宮有御提寶馬一匹，忽然遺失，不知去向，在京師文武各官緝獲殆遍，查無下落；今奉上諭勒令本部堂限三月緝獲原物，恭送進京，這不是一件難事，叫本部堂如何覆旨呢？大家聽了面面相覷，不能答應，畢竟這匹馬究爲何人盜去？如何緝獲出來？并有賀人傑追趕馬飛鸞，黃天霸三進連環套，請看七續中分解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8 8263B

